

吳稚暉先生著

觚盦客座談話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0
4

# 上海泰東圖書局書目

## 教育審定部

鍾秀著 谷

(冊一銀一平)  
(角六元一洋價定)

(冊一字金皮布製精)  
(元二洋價定)

### 中外學校用

### 外國地理

是書專述外國地理之重要，其後才分定。及先教部頒定。新章中學師範。世界各國地現。形氣候物產。業人民之程度。政治之精確。述及關係於中。外關係之統計。較之領土屬比。之變遷尤稱詳。盡表三百餘幅。圖表至日。俾讀者一目了然。所知世界大勢。所趨及消息盈。虛之理由藉以。養成正確之知。識誠地理中。新善之佳本不。但可為中國師。範之最良教科。凡關心於世界。大勢者均不可。不手置一編也。

中華師範學校用

會毅撰

精製布皮金一字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再版

### 中國文學史

本書按據現世歷史體裁分畫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大時期雜探經傳史策諸子百家之言鉅述文學上散文駢文詩詞歌賦劇曲小說及與有關係之經學史學理小學凡一切源流派別變遷之所由並各時代盛衰升降之特色靡不鉤深探遠縷縷本世界之眼立正確之評判博而不繁簡而貴當辨而能審樸而能華不固一隅不徇偏見於數千年之利病甘苦實能言之娓娓至行文之精悍敷詞之條暢尤其餘事讀此編者不特文評詩話目錄之書可以廢即二十四史中之文苑儒林亦可暫置不觀而文學界之津梁藝苑中之鴻寶也方今國學漸徵文華沮落抗心往哲之士不可不手置一編也。

日本學士西風

胡茂如譯

特製布皮金一字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三版

### 論理學

是書綜合形式論理歸納論理並參以佛乘因明之學閱深精透開論理學界之新紀元是以大西博士甫逾弱冠即為日本文學之泰斗今其人雖故其書仍風行全國胡君本選於諸子之學以深雅之筆而譯是書斯學益著久為論理學界之良師益友凡從事論理學者當先視為快也。

072.8  
437=2



3 0466 3924 5

客問：實習機械之工。既止銼鐵磨刀。刮刨鑿諸粗事。常有簡單實習之法。人人於家中可朝夕為之。



答曰：機械之工。固不若是之簡單。我所謂盡於銼鐵磨刀而已。自己甚言之。請勿謂  
害意。但客所謂人人家中。可朝夕為此刮刨鑿之粗事。則在我實有此種深刻之感  
想。英國小學有木工。中學兼習金工。引起生徒在家中或刮或刨或鋸或鑿。德國即苦  
力家中。亦有完全工作所。則因此次戰事。而彼等暴露於世界之能力。亦已十有六七。  
即為刮刨鋸鑿之結果矣。此意吾已略詳於旅歐教育運動之勤工儉學傳書後。及陳  
獨修先生之新青年雜誌中。今勿贅說。今可推論者。如昔日魯伊十四。欲使人民愛植  
番薯。即親插其花於襟上。我國偏重造林。亦即由大總統躬行植樹之禮。我國今日之  
缺憾。貧弱固矣。而同為人類。人造輪船我乘之。人造火車我坐之。人造汽車我馳之。人  
造電燈我照之。甚而至於人織布疋我衣之。人製鐘表我玩之。假使以人類為同在一  
邱之螞蟻。我等立邱上閉觀。邱西螞蟻能製作如是。邱東螞蟻惟享其現成。否則邱東  
螞蟻自矜別有道德焉。或議粗安於腐土敗葉之下焉。邱上觀者。慈悲否乎。允許否乎。

故吾友丁芸軒君有云何物叫做人爲。天然本條直者。縲曲之以爲美觀。天然本縲曲者。條直之以自矜異。如是而已矣。此語雖諧。然什麼是文明。即可權且以此解答。無非所謂天然之美。出於他力者。日進不已。更當有人爲之美。出於自力者。相助而進。因吾人類之自力。亦即種種他力中之一種。不能種種他力皆進。而吾人類自力獨可偷惰。如何而謂之爲進。即條直其縲曲者。縲曲其條直者。瞎忙一番。衆以爲愜心貴當。吾亦曰愜心貴當而已。故衆以爲至於今日。當有輪船火車之種種。而吾亦且便之。遂覺有之。即爲盡力。無之即爲偷惰。由偷惰而生貧弱。無可呼寃。如由立於地球之頂之異物。評斷之。直以爲當貧當弱而已。故吾人於道理欲免於偷惰。於境遇欲免於貧弱。皆不能不求生活於刮刨鋸鑿。如以皇帝親插番薯花。總統親植樹爲比例。吾人暫時宜於客座上。陳設斧頭鑿子。刨床鑽座爲美觀。暫時即不應陳設鐘鼎字畫。以常情常理。世界通例言。自然陳設鐘鼎字畫較雅。陳設斧頭鑿子甚俗。然我有特別境遇。則不能不權雅其俗者。亦如蕃薯花之有時反貴重於玫瑰花也。故爲文學之當講。國粹之當重。我亦熱贊。然當此貧弱達於極點之時代。日報中猶止有文學古玩等之廣告。科學書

甚少。工藝書尤少。我常常以此卜時世之通塞。蓋百無一失。文學古玩等之廣告愈多。即其時代殆愈腐敗也。

### 附青年與工具

坐吾於一室之中。悠然四顧。惟吾此身。與相對之一貓。及窗前之樹。爲天然品。餘則上椽下席。筆硯几案。衣飾織履。藉貓之褥。支樹之檝。皆非天然所有。概稱之曰人爲品。蓋莫不一一皆造自人也。苟其無人。則此椽此席。此筆硯此几案。此衣飾襪履。與夫此褥此檝。皆無從出現。貓則藉草。樹則枕石。皆在山川雲物逶迤回盪之中。生活於天造之草昧而已。縱亦有獸窟之穴。鳥築之窠。蜂成之窠。蟻聚之塚。稍與大造爭別異之觀。亦止獸軌於大陸。一若山川雲物。必待城郭舟車。共組而爲世界也。然則吾人言人事。所可表異於天然之界者。惟此世界相待以爲組織成分之人爲品而已。

吾決非崇拜物質文明之一人。惟認物質文明。爲精神文明所由寄之而發揮。則堅信無疑。幸福者果何物乎。幕吾以天。席吾以地。繼籬莖於吾身。坐山石之上。歌聲出金石。固何歎乎精神完固之我。而不認爲有一種高尚之幸福。但此種幸福。皆在物質備具。充養吾之精神。已使演進而有餘。而後偶任吾個體之返本自適。遂有若天地甚寬。其樂反未央耳。若真在籬葉纏身之世。吾共幕於天。共席於地之同胞。皆苦籬葉之不供。吾纏吾

身發實其罪。殺身之慘。可以區區尊身之簾葉。安在而能如戒約完具。盜賊屏遠之人境。有晏然之山石。可坐。即非出於人與人之相害。以簾葉自纏。苟焉生活之人功。豈能使蛇龍兇虎。斂迹深林。而多乾淨可坐之山石。而且歌則有思。哭則有懷。縱原人亦自有嗚嗚之天趣。然安在所謂聲出金石者。而望簡冊不富。纏綿不具之人類。足生吾人代為設想之繁感。是則吾人理想中高尙之幸福。一若全發揮於精神者。亦幾幾乎實由物質。文頌伸縮之區域。為其發揮弛張之區域耳。且認識幸福於自身。由慷慨不敢儲物之天德。覺與物質文明之滄退無關。倘推舉吾為幸福之製造家。則吾將造蛇龍兇虎交相騰躍之山石。而坐吾同胞於其上。為盡職爭。御將張羅設阱。驅蛇龍兇虎而遠行。潔英害不生之山石以坐之乎。循此以推。將使終年露坐於山石之上。舉嚴霜畏日。爭烈於朝暮乎。抑將教之編茅伐竹。蔽山石之半。俾可頓坐暮息。晴出而雨休乎。一一儲物無依。爾物質文明。遂與人類幸福。相驅而並進。於是幸福中不能不含有巨大成分之物質文明。吾視鑿然吾綠。鬱然吾席。對精良之筆硯。憑堅適之几案。衣飾褻履。莫不周體。慵貓壽於褥。瘦樹扶於檮。吾草此文於其中。方風蕭之瀟瀟。而吾憂如鄉之人力車夫家。大風吹折其樹枝。破椽瓦而去。雨水漬床前。坐三腳椅上。扶破桌。身營羈衣。颯颯寒戰。磨金不換於篋底。執大蒜頭筆。伸表心紙作書。乞貸鄉人。彼此之情狀。製造幸福家。厚吾抑厚彼。若謂所予之幸福。果分厚薄。無非儲物以貽吾兩人者。周與不周耳。是則物質之文明。決未可於人類之幸福有所蔑視。

物質文明者何。人為品而已。人為品者何。手製品而已。故夫手也者。一切人為品之產母也。生類萬物之造作。

其工具以角以口以足。角與口足之外。更無別種之工具。人之初祖。立其兩後足。使能支持其全體。乃以兩前足轉變爲手。自有手而生類最良之工具。因以出世。何也。惟手之爲工具。能產生他工具。若角若口若足。皆不能。鑿枝而爲杖。拾石而成斧。此產生最初簡單之他工具。手能鑿燧或引日以取火。若角若口若足又不能。火之利用。薄杖且條焉爲矛。斧且條焉爲刃。由乎產生之簡單他工具。又產生較繁複之他工具。於是網罟耜耜。舟矢舟車。以漸而備。自書契以來。經六千年之演進。於百年前十八世紀之末。尤繁複之工具。所謂蒸汽機者。產生焉。蒸汽機既產生。不惟蒸汽機自身爲工具。千萬倍於手之作用也。即有所謂機轉之刨床者焉。他刨所不能刨者。刨床能之。又有所謂機轉之鑽臺焉。他鑽所不能鑽者。鑽臺能之。又有所謂機轉之鋸座焉。他鋸所不能鋸者。鋸座能之。不惟能刨能鑽能鋸。擴張無限之力量而已。而且由刨床鑽臺鋸座之所創且鑽且鋸者。能得千分萬分之一之精密。決非手之所能爲功也。此類之刨床之鑽臺之鋸座。儘有號爲機轉。不過有機焉。可手搖足踏。非必盡轉以汽機。惟此床此臺此座。能具精密之機件。可手搖足踏。而功用繁富。其所具之機件。固必造自汽機。所以自汽機之產生。汽機自身。固突然而爲古來未有之工具。由彼產生之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者。亦皆爲古來未有之工具。蓋由此等工具。皆能產生若斧若鑿若樞若括。無數能力皆備之工具。以佐吾手之不能也。

吾今卑之無甚高論。以今東方不能備物之民。與西方備物甚富之民較。固無異由人力車夫家之短垣。以窺吾室。備物周與不周而已。其備物不周之故。推想於物之所以備。即工具短缺是矣。工具短缺之情形。普通皆

有覺悟。如所謂主張推廣機器製造也。所謂傳布實業主義也。所謂注重科學教育也。無非間接直接。亦豈增多其工具。雖然。如不能成真正工具之嗜好。普及於青年間。則所謂機器製造。所謂實業主義。所謂科學教育。皆如隔雲霧而談天際也。古之青年。負篋於外。略具自治之能力者。其篋中必有小剪。有縫針。有修腳刀。或有鐵錘。今之青年。則有進於上數者之外。又有裁紙削筆之刀。有開瓶之鑽。有起釘之鑿。甚而至於有剗孔之螺鑽。此人人認爲與時辰表寒暑計畫圖規尺。爲青年之所必備。嗟呼。此真中國之青年。欲知他國青年之生活。正在夢中。

西國鄙諺。卽眼前品物而比較文明野蠻者。以吾所聞。凡三。一曰國之文野。可以肥皂店多寡分之。二曰國之文野。可以硫酸製造所多寡分之。三曰國之文野。可以工具發售處多寡分之。三者各有其持論之目的。吾以爲工具發售處。尤爲其母親肥皂之廠。硫酸之器。皆從極便利極精密之工具。得保有廉值。保有良果。始能日以發達。正如甲生攜有小剪縫針。方不至足穿裂縫之襪。裙曳垂落之紐。如乙丙各生之去家方遠。常露其窳態。吾國昔年除張小全王麻子之外。曾否有正式之工具店。大匠之所具。百工之所爲備。或專有一匠。爲特別行業。鎔造於陰春。或就普通鍛鐵所。由求者口講手畫。以指製。所可適市而求者。不出乎小剪縫針修腳刀鐵錘而已。偶或有裁紙之刀。所謂開瓶之鑽。起釘之鑿。剗孔之螺鑽。必求於洋貨鋪。求其物於洋貨鋪。吾所不忍提議。惟就洋貨鋪而得工具。能得其製造之母親。待之而久之。可以不復更得。此正所謂借矛攻盾者也。然中國之洋貨鋪。能求得機轉之刨床否。能求得機轉之鑽臺否。能求得機轉之鋸座否。吾恐吾之青年。既未見



其製。或且未聞其名。有之。在上海鬧市。方用於廣東寧波之工匠者。雖有無論何種青年。當備於其家中自修之室。而乃概駭之爲機器。不曰工人所用。即機匠所需。與社會普通青年無關。有無干涉。亦工料之青年而已。嗟乎。此真中國之青年。欲知他國青年之生活。正在夢中。

幸而世界事業演進之發達。循自然而推暨。年來工具之輸入。有所謂五金店者。月推而日盛。苟其之青年。能聯合全國青年。開一歡迎五金店之大會。而中國青年之生活。必開一新紀元。其故無他。吾所謂機轉之刨床者。五金店間可以求之。所謂機轉之鑽臺。機轉之鋸座。五金店且盡可以求之。節儉青年製裘觀劇會食。種種銷耗無益之資。先求刨床。求鑽臺。求鋸座。置於家中。自修室中。開其手匣。有小剪。縫針。修腳刀。鐵錘。裁紙削筆之刀。開瓶之鑽。起釘之鑿。剗孔之螺鑽。無不畢備。捫其衣袋。時辰表。寒暑計。畫圖規尺。亦無不具。於是燒蒸水之玻璃瓶。蓄電氣之積累機。與所謂普通斧鑿。若槌。若括之支架。相位置於刨床鑽臺鋸座之間。復有六經三史圖譜哲像。互相點綴。此等青年。方爲文明之青年。此正如古人驕養之青年。其父兄諄能永給子孫之駟馬。無所用其手足。遂任天生之工具。萎縮而不用。今共知以駟馬慶其手足。緩急之苦累無窮。所以今日無論家富驕馬者。亦主張有相當運動。發展其天所賦予之工具。推而進之。今日開明人類。知欲充吾天然之工具。至於相當者。不必發高論。而普通之所謂機械品。宜人人附於天然工具之一手。皆求而有之。而後充一普通人之能力乃完。故吾不望青年爲偉人。僅望青年爲普通人。當求刨床。求鑽臺。求鋸座。

吾略据英國之青年爲報告。其十二三以下之青年。其自修室中。大部有玩具 (Toys) 所謂刨床。鑽臺。鋸座。皆

刻以木或製以馬口鐵。運動之以火酒。此意焉而已。而尋常之鋸鑽刨鑿。皆由歲時即求備於鄰近之五金店。十三四至二十以外之青年。遂有模型 (Model) 模型之爲物。則影響大矣。鼓吹此等模型之報。已有十數。交換此等模型之古物店。間有百數。製造此等模型之工廠。資本數十百萬者。亦以十百數。此等模型之能力。所謂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者。若連結於五六匹馬力十數匹馬力之汽機油機馬達以動。而廣東甯波工匠得之。能設機器巨肆於虹口洋涇浜之間。皆常出現於彼中青年家屋內自修之室也。即借此刨床鑽臺鋸座之能力。自製一半匹馬力至兩三匹馬力之汽機油機馬達。以自牽其刨床鑽臺鋸座。不僅僅倚恃於手足。亦每日下午放假以後。聚議於其圓球架之旁。至尋常也。所以去吾鄰居之半里。有中校焉。爲生徒者七百。其中二百人家中皆有可用機力牽引之刨床。有正式製造小物之能力。自軍火立部以來。所謂愛國之青年。皆思出少力以助公家。於是於星六及星日。此三百青年者。各領鎗子二百。兩日中就其自修室之刨床而竟工焉。蓋一中校遊戲工具之所助。乃週助六萬。必馬。以青年不幸而造殺人之具。此別一問題。自當特別研究。至就工作之本題能力而言。吾青年僅藏小剪縫針鐵錘而罷者。方如具有工具之人類。與止有若角若口若足者相比例矣。然而英之社會。自戰事發生以來。猶痛詬其青年。以爲工具之教育。遠不如日耳曼。日耳曼即一車夫之家。皆有一工場 (Work Shop)。惟用 Work Shop 表意乃顯。譯曰工場。嫌太廣。曰工作所。又嫌太狹。所謂 Work Shop 即種種工具。如牽機之汽機油機馬達。工作之刨床鑽臺鋸座等。無不格外具備。工作可以完善。工場何物。我之青年必對曰。在裘信昌及製造局。豈曾夢見自修室中有之乎。

欲言決非崇拜物質文明者也。如稍有一毫不能打破備物以爲幸福之理論。請吾青年視其手。又視文明之工具。決非工科青年。方當注重於工具者也。

## 再論工具

余居英時。重感歐洲人職工思想之發達。前日爲青年與工具文一首。略罄積想。隨便填塗。得就商榷於我國高尚之青年。不勝欣幸。今果承陳先生蓬心急表同意。且欲提議要求商廠製造廉價出售。廣惠青年。聞之更爲氣壯。陳先生欲詳叩刨床鑽臺鋸座等之形製。愚當時隨便舉此三品。因此三品。爲機械工作最有能力之器具。且皆爲東方人看作工廠機件。不以爲青年家庭玩弄之物。故特舉例於文中。將藉以見西國青年之自修室。往往備有工廠器械。其實青年所玩弄。與真正工廠之器具備者。固尚有間也。（若上海小工作店所用者。往往不及西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之所用也。）推而至於極盛。而德國則尋常車夫家皆有「工場」(Werkshop)「工場」之意。則裝備更完。非如英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中之尙多苟簡。故吾前文會言戰事發生以後。英人尙有自譏其國之荒陋者。無論得稱爲「工場」。固以刨床鑽臺鋸座等爲其間主要之品物。然其適於手頭。日日不可離之小件。以對木工金工。如老虎刨。如手鑽。如手鉗。如刨。如鑿。如種種量尺等。應備之物品尙多。即尋常西國青年家庭自修室中。備如刨床等者。皆在成童以後。（自亦有少數偏嗜文學等而不備者。若手鑽手鉗等。則在兒童時代。早已爭購。父兄親友亦以此爲玩具中之適用贈品。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傷心於我國稚幼之狀態。及寒儉之生活。計其初步。且可喜五金店之逐年興盛。始先各購手鑽手鑿等之小

件無端而斷木斬金。結成嗜好。且惹起工匠之興味。附加於我國紳士子弟之習慣中。稱詩述禮。與修築鑿桌。備於一人之身。自結青年之善果。苟其有力者。竟問鼎於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自愈償私願。惟吾前文之所舉。例固未有以爲一切奢望。皆可包括於刨床鑽臺鋸座之三者。即青年自修室中工具之能事已完。彼三物者。不倫不類。隨舉其要。以質文料而已。惟彼三物。如姑以萬能之廣義評判。暫相假借。亦實無愧。所以陳先生既就三者而欲先以形製說明。愚謹當略答一二。惟圖形則不及製板。姑缺之實爲憾事。

刨床者。兩名 *Table*。舊時有名刮鐵床者。有名車床者。有名旋床者。大約以旋床之名爲最高。前文倉卒名之爲刨床。偶偏想於刮使外光之功用。因其未有定名。行文時隨便填舉一名。後頗以爲不安。因如刨木刮去平。面皮屑功用之具。實另有刨床專器。西名 *Planing Machine*。前文意不謂彼。故今當改名旋床。中國旋床之製。則有旋木之車床。旋製桌凳圓足之類。想亦有之甚古。西方今日之刮鐵旋床。爲工具之大王者。其機件自然遠繁細。其原理則同。此器大至巨廠。小至青年自修室。凡欲以機器產生機器。皆有不可須臾離之狀況。且面目屢變。其構造之原理。終不出於一旋床。旋床之功能。能刮能鑽能鑿能刨。即前文所舉三物。而鑽臺鋸座。亦可以旋床爲代用。上海大小工作之刮鐵店。所在皆有。其中皆有一二旋床。旋床之品質。似甚多。出於中國之仿造。或竟有。即爲商務印書館所造者。亦未可定。其上所含機件。粗細至不同。中國價值。余未深悉。若西方青年玩弄之旋床。其粗者約價三四十元。精者百元。亦有價至二三百元者。

鑽臺西名 *Drilling Machine*。今凡上海工作之刮鐵店。吾所見大小皆有一具。即南京路之銅器店等。亦有。

之鑽用輪機。在寸厚之鐵板。開一徑寸巨孔。一二十分即可完事。其小者購自五金店。約十元以內。西方青年之精良自修室。則有備三四十元一具者。聰巧子弟貧不能得旋床。即以鑽臺轉變代用。頗能適合數事。鋸座者。西名 Saw Bench。用機械動作者。大都爲圓鋸。此則特別工作所急要。尋常青年之自修室。備有手鋸外。每備旋床代用。即上海工作店。備此物者亦少。其價最簡單者止五六元。

前文所舉三品。固不過隨便學例。以實文科。非有以爲必備之品。審量次第。而特別敘列也。今欲購求工具於上海。除旋床必特別訂購外。餘則頗可隨便得之於較大之五金店。陳先生之意。欲商務印書館之周先生厚辦等者。自行製造。以適於我國青年之購求。鄙意十分贊同。不惟可以利不外溢。且此等青年工具之玩弄習慣。所以造成者。西國全賴有此種專門書報。與供給此種品物之專門製造所。兩相促進也。周先生必有與會。以答我輩之希望。或者彼正從事着手之矣。亦未可知也。余則一物不知。僅有一種強烈之感想。無可切實提倡。甚憾事也。

答問

子所言斧頭鑿子。即尋常木工所用者耶。

答曰。此亦甚言之耳。但即中國尋常木工所用之斧頭鑿子。亦非不祥之器。若以懸掛牆壁。亦可云較雅於江湖之字畫。打油之詩歌矣。然此不過爲諧語。正經商量。如中人

之家。有子弟者。能在有餘書房。安設一小小工作所。中間放一白木堅牢之長桌。桌上固定一兩三元之老虎鐵鉗。白木抽屜之內。大小銼刀五六把。截鐵鋸子大小兩面。兩三元之鑽鐵手鑽一具。可鑽英寸四分一之孔。量尺比例尺等各一具。刮刀定心針手鉗製螺絲器等。隨時走過舊貨攤或五金店時。續續添購。又於白木桌旁。安設白木長板凳一條。凳頭固定魚尾木叉。爲刨木鑿孔等固着作物所用。室隅放一白木小櫥。櫥中安放木鑿小斧木銼木錘刨子等等。其品物皆宜購自五金店。工具暫用舶來品。不算吃虧之事。因使用工具既慣。漸有製造工具之野心。終有一日能全用本國出品也。櫥上壁間懸掛木鋸一二條。手搖木鑽大小兩個。而室之又一隅。如備一車木之床。亦不過兩三元。其餘如製造鏡架之截角器。雕刻小模型之各式鑿刀等等。亦可隨時添入。總以上金木兩器之小工具。及桌凳一切。亦不過二三十元。較之備小堂畫一幅。泥金箋對一副。小掛屏八條。霽紅花瓶一個。小坑床一張。書椅茶几六事。痰杯一對。價亦相等。金木玩具家具。隨時可導子弟入內修理製造。能按照金木工之教科書等。變通仿製。自然尤佳。其宗旨固不必節求與製造之藝術爲直接。先使刮刨鋸鑿。代用室內

體操。其能煥發精神。透表汗液。滅除游思。皆於子弟身體非常有益。間接亦可略知。刮削鋸鑿之事。固盡人所能。不限於工匠。免致壞了門臼。愁歎守夜。折了凳脚。驚惶失色。影響至於寬袍大袖。目製造爲神奇。或鄙之爲匠作。被世界各國人看做廢物。其爲益已不少。不必真能成爲工學博士。將建設大製造廠也。積家家之子弟。視金木工作。如家常便飯。行所無事。而社會之風尙必大變。其中千人而有一人爲工學家。我國二萬萬男子已當有二十萬工學家。二十萬工學家。人人欲發洩其能力。至少必有一千萬工人歸其使用。大製造國。卽如此而湧現。書房變作工所。客來請在工所板凳上講話。正與皇帝插番薯花。總統植樹。同一倡導時代之佳話也。

### 客問

小工作所。不過三四十元之事。中人之家。自尙輕而易舉。若等而上之。今日中學程度之學生。在外入校。往往號稱一二百元學費。膳費者。其需用費本筆墨。往往用至一倍。倘

能稍加節省。父兄再加補貼。是更可有爲矣。

答曰。豈不良是。吾人已有習慣。往往親朋往還。同上酒樓。二三元之酒資。毫無吝色。若有新書出版。定價兩元。印刷局必幾經審慎。而後敢付印行。買客亦必唾舌搖頭。以爲

書籍。買書爲我國社會上人人鼓吹之美事。猶尙如此。如何肯有閑錢。購備工具。雖工  
 具之重要。一時或可過於書本。亡國滅種之隱禍。不妨甚言之。謂卽寓於工具之有無。  
 今且不說閑話。卽如客所謂今之中學程度學生。年費零用一二百二三百元者。如稍  
 從此中節省。其父兄又加帮忙。此等人家。儘可各自備一德國苦力人家所完全備具  
 之工作所。今以實事證之。十年前余在巴黎印局排字。有山西學生某君。歸化城近邊  
 之人也。敦樸而好學。又熱心於地方之開通。因思印刷最爲重要。邊遠僻郡。苦不習其  
 事。一旦若欲印刷書報。恐工匠無從雇請。倘有人會知其大略。卽可就土人教練。彼挾  
 此意。因於暑假時約來我們印局同習排字。晨來夜旋。一日彼出示一金表。謂買自倫  
 敦。價值四十金磅。四十金磅之金表。在彼中雖亦富人所購。然究屬尋常事。惟購由最  
 節儉之某君。則不免稱奇。嗣悟此君生長山西。實不免尙有土富奢金之習。故其物製  
 之以金。彼意卽非廢物。得一貴價之表。報秒刻。指月令。事事完全可作奇器。開通愚夫  
 婦。當時予亦避之。及前年秋間。病榻無聊。閑讀歐洲十八九世紀之文明進化小史。頓  
 悟什麼叫做文明。斧頭鑿子而已。什麼叫做貧弱。卽缺少斧頭鑿子。乃一日又與山西



另一朋友閑談。羨慕彼處之煤鐵。廉賤等於不要錢。又問有否土冶鐵器。彼固云澤潞間之鐵器。遍銷西北數十州郡。余乃拍手曰。若所謂煤鐵計畫。山西人人以爲大利者。此事一則已有無數人着想。已有無數人研究。余門外漢。非所能言。二則我國所苦合資公司無信用。資本難於籌措。僅集數萬數十萬元資本。鬧起排場。欲計煤鐵大利。幾乎我敢寫與包票。無不虧本。故煤鐵大利之夢。又我所不欲驟勸人空洞懸想。我所欣然者。卽對於土法開採已有之煤鐵。等於不要錢。則我山西朋友。人人買一變相的金表。回去與家人父子。鄰閭鄉黨。作一個煤鐵計畫之演說品。所需人才。卽一個補鍋匠。最要請他坐頭一把交椅。歐洲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年。坐頭一把交椅者。卽一類於補鍋匠之打鐵漢。一鐘表匠也。今我則補鍋匠固不缺乏。而鐘表匠卽以我輩學生自代。當優於向日彼中之人物矣。

客問何爲變相  
之金表。

答曰。卽同一價值。亦可供備玩弄。亦可示奇於鄉里愚夫婦之物是也。當時對於山西

廉煤廉鐵之區言之。故若其物專與煤鐵爲緣。且專與廉煤廉鐵爲緣。今姑承認此意。前不云乎。什麼叫做文明。斧頭鑿子是也。斧頭鑿子者鐵也。成鐵爲斧頭鑿子者煤也。故換言之。什麼叫做文明。卽烏黑之煤鐵是也。今且述我等正文。某君所購之金表爲四十磅。合華銀四百元。然在西洋習慣的感覺。亦不過如四十銀元。常常會館請年酒。便請如此之款。向政府打電報。又打了如此之款。故頗有無數學生。照着如是之款。或辦百科詞典的。或買照相器具的。或簡直置辦紳士服裝的。一言以蔽之曰。此等數目。慣有人隨便用去。以明並不算作非常巨款。請我代着買金表的朋友打算。我便照購如下。

五匹馬力摩托引擎一具。金五磅。

發電「櫃乃摩」並可轉變爲馬達者一具。金五磅。

臨時蒸發瓦斯機一具。金五磅。

汽油蒸發機。蓄電池。電綫皮帶等種種附屬品。金七磅。

共爲二十二磅。此等器具。必化半年功夫。逐日留意告白。於萬千之「第二手」貨物事。

揀取又廉又美十分完全者。逐漸買齊。二十二磅之金。約可購得新貨定價六七十磅之物。有以上抵過大半隻金表之器具。其能方便可用一個小銅錢一斤之煤。作出瓦斯。即煤發動摩托引擎。轉動發電櫃乃摩。點起二三十盞電燈。多數電燈及裝置各室電線。自在此二十二磅之外。二十二磅內所包含者。惟三四試驗電燈。及其數十尺之電線而已。小小慶壽結婚。可以幫助熱鬧一番。或則竟以瓦斯通管。試點紗罩明燈數盞。亦一新內地窮鄉之觀覽。如不及蒸發瓦斯時。本備有汽油蒸發機。預先貯有摩托汽車所用之油一二箱。可供隨時應用。然此二十二磅之目的。著意於電燈瓦斯燈者。不過其附帶條件。並非將令與上海汽油燈租賃鋪搶生意。成爲趕喜事之電燈小借戶也。其所注意者。即連結還有小半隻金表。專與煤鐵成一更有趣味之玩具。

### 客問

尙有小半隻金表。應當如何處置。

答曰。前所言二十二磅。買得摩托引擎等之大半隻金表。既不專爲電燈與瓦斯燈。欲爲喜事租燈之小借戶。即所有五匹馬力之力量。其意即抵過八十工人。每馬力抵八力十六。已

在飛機條中。答別客。欲此八十工人。爲我廉價之煤鐵。生出小小作用。於是小半隻之金表。其處分又如左。

螺絲推進之複式車床一具。金五磅。

工作所之鋸銼鑽鑿等。如備於前所言之有餘書房中而略增多者一副。金五磅。

雕刻模型及冶金小工具一副。金八磅。

得此則先以車床連結摩托引擎。使八十工人。將現成銅鐵。做起許多日用品物。板凳。做出轉腳來。屏風釘起螺絲來。門門藏入壁間來。手車加着彈簧來。種種有味之小件。皆仗刮鋸刨鑿之殊能。俾舊日鐵工之所束手。銅匠之所搖頭者。統由此八十人造工人。獻其小技。於是乃延請補鍋匠。坐着第一把交椅。出有偷鑄小錢之老本。領造一野蠻冶鐵爐於馬棚間壁之小屋中。鼓煤熾炭。鎔解飯鍋田器之粗鐵。雕吾不完全之模型。翻吾杜造之砂坯。略佐以八磅金之文明小利器。爲軸爲輪。爲凸爲凹。居然搆造小小之機械。而比吾舊日稍精良之刀斧鋸鑿等等。亦即滿於車床之左右。以待刮刨。至此而一隻金表。完全裝成。倘一縣出五個買金表者。山西即有一兩百處。皆能聞摩托

非擊聲。轉動車床。而出種種利器。或者趕集之市墟。於鑪鑪磁基之外。略有幾件似機器。非機器之玩物。亦足以開鄉人之眼界。而得便利之小用。若云將以奪舶來品之生意。且價廉於彼。姑云勿爲此吉語。蓋吾目的爲教育。非爲實業。當嚴辨此等分別於胸中。教育之品物。雖以倍價成之。猶應大呼值得值得也。

客問

一隻金表。如此轉移而處辦之。亦饒有別味。然惜不能到處有廉價之煤鐵耳。

答曰。此大不然。吾特就山西朋友之金表起義。與山西朋友閑談。豔羨其已有土法開採之賤煤鐵。復知其有煤鐵之天庫。故金表之轉換法。於此等設施。亦正恰合。然若語其實。在吾所言者。卽德國苦力家且能設備爲極普通之工作所耳。換言之。在有餘之書房內。備一二三十元之工作所。乃爲家有小學校子弟言之。合有餘之書房及馬欄間壁之小屋。備一三四百元之工作所。可以延請補鍋匠者。卽爲家有中學子弟說法也。其間燒得幾斤煤。用得幾斤鐵。必就廉價煤鐵區處爲之乎。彼人有金表。可值四百元。各處獨無可值四萬元之閑款。可省下而轉移爲之乎。其家苟有萬金產業者。區區

提出千元營此工作所。並設一理化試驗室。亦復不必作爲子希。可以少費。意係爲開放於有餘之兩間書房。用一名小厩。銅也鐵也。擦得精白。耀日。耀也。耀也。隨得來籌。每度。亦何嘗減色於均窳瓶。漢瓦。周鼎。唐礎。宋畫。明刻之。康熙字典。耶。若無端。應爲嫡太太。報効老鳳祥。楊慶和。尤爲可憐矣。

客問

照此說法。予之所。宜備於學校。或教育博物館者。可一一多備於私家矣。

警曰。此又何足奇哉。人惟急不能切實加察耳。今之學校。試驗室。及教育博物館。尙多不能備此。似乎私家更不足提。且提起此事。亦當勸人力助學校。與博物館。方爲正理。余則對曰。力助學校。與博物館。自爲一事。而備之私家。又自爲一事。我國重視圖書館。由來久矣。然捐建圖書館。雖其聲譽。而十無一成。若私家藏書。往往寒素之士。即聚成一二萬金之書。插架瓊瑣。自享其有於書房。準此而言。不嫌翻識私家設備。工作。試驗室。與勸助捐助公家。同時並進。尤爲合宜。且私人家。而知色無圖書館。其藏書數千金數萬金者。縣有十數。不以爲泰。即可見其人。若自於學校。及博物館之外。亦未

設工准新識。驗室於家中。仍了不足以爲泰。

答問 若至外國學習小  
工藝。當甚容易。

答曰。此事一言難盡。當今之世。吃飯問題爲最難。無意夫。就而欲圖謀少飯碗。則難之又難。並且自己茫茫然。無所別擇。而惟委其運命於學校。則於百難中更添一難。蓋學校惟日就月積之年載。予人以較有系統之智識。斯其一長。若欲以急就之章。教人以做飯之本領。苟非其人。富有四圍之境遇。而又舉一必反其三。苦往即能求來。速成之科。即告技窮。不必如上海之理化傳習。工藝函授。無可謂武。幾受滑頭誦讀之冤。即魯國之夜學校補習所。遇着此輩信天翁之學生。亦止能學些關門。免遭不白之非。雖吾竊以爲中國今日發憤之士。願茹苦勞學。亡命海外。謂其有志則可矣。謂之爲有腦。則酷刻批評。才難得一。吾竊爲滑稽之此喻。吾人當學生者。十有八九。自己看件自己。譬如麵筋。視學校則如油鍋。視外國更如大油鍋。麵筋不需自有主張。但放入學校。即如放入油鍋。馬上即成放太之大個兒。若往外國。更如入大油鍋。感可一毫不費力。發

達更速。今即就狹義之小工藝而論。外國可得之小工藝。自多不可言。然將自己當作麵筋。而欲以不動天君之法。搜索於外國之學校。或其街市。幾乎一物無有外國之發。學校與補習所。皆可窺之。如上海之理化傳習。工藝函授。謂為滑頭碼子。調錢生涯矣。故必望有志之士。更變為有腦。非惟外國實多可習之小工藝。即吾鄉人中。曾有堂錦。夥計。僅看上海出版之書。今為有名之博物學大教師。某中學校之教員。僅受理化傳習之功課。嗣後關於理化者無書不買。試驗之器。着手皆通其要領。亦幾為理化專科。外洋畢業生所不及。然則以有腦為有志之發。援實隨在是學。能去外國。更如身入寶山。決不至於空回。有腦之人。皆精神四照。觸悟無方。斷不敢以羈旅空乏之身。僅委於教師學校。俟其自然發展。必且全仗自力。知學問也者。有學又有問。學於學校。學於畫報。學於廣告。學於耳目之所能接。於是問於教師。問於同學。問於不如己者。問於煩苦。吾所瑣問之人。如是雖不得學校。而身為苦力。猶足賴外國四圍境遇之大適深造。尙可。何況區區之小工藝。

客問

敬問西洋之所謂疲學者。厥狀奈何。



答曰。地方圖書館之緊要。吾已答別客矣。至於夜學。自然又居社會教育最重要之一物。不惟我國教育狀況。猶未發達者。當視此爲社會之性命。卽各國亦在城市經營此事。不遺餘力。所以豪富臨歿。有將其遺產捨作公益者。最首重者三端。學校、醫院、圖書館。學校則每注重於夜學與孤兒院。蓋此兩種之學生。皆可變成社會之廢物。一則無父老之教養。一則羈於職業。限於年齡。無入學之機會。特變此廢物爲有用之物。不但其個人。使足盡人類之天職。而得人生之愉快。卽於社會。如能多得各盡天職。而獲當然快樂之人。則與之俱居此社會者。亦當然身安心樂。否則社會廢物太多。卽彼等少數。能晏然而得易盡之樂事。吾人與居其間者。亦且富厚豐足。然觸目皆爲傷心之輩。推想必有波及之禍。社會不安寧如此。獨有富厚豐足之人。而能閉門安寧者。必其習慣之謬觀念則然耳。不然。其閉門各掃雪之苦痛。稍一深思。卽可自覺。是以我之古人。夢想盛世之樂。亦必曰家給人足。夜不閉戶。行不戒備。以此爲祈願之社會。此固人類之通性。非我國富人。獨喜遺財子孫。享閉門之樂。特其不及深思。人類關聯之緣故。及免此缺憾之方法耳。歐洲百年以前之狀況。猶夫吾人。百年以來。人類生活之思想。突

翰進步。而其方法之補救於人類間。使能獲關聯之實益者。六通而四顧。自積而愈多。適有今日之組織。而猶考時時改良而未已。繁纒如今日種種之組織。四五十年以前。可法全球皆不如是。故今我等不必為廣漠無垠之談話。僅就夜學一端而論。斯武者。均自幽萍窮。就倫敦一隅而言。夜間之學校。設於陋方。而為較次等之住民設法者。大都借設於市小學。市小學者。即上海所謂華童公學是也。此本收市區稅者所應設。市稅即上海所謂巡捕捐。此捐惡辦者。道路、公園、病院、書樓、市學、及巡警等等。所以白渡橋之公債。不許華人人內。即為二擺渡橋之小公園以敷衍之。彼換其橫行之勢力。何以亦議收市。適彼中亦有知道之人。足以批評。恐其習慣十分廣行於外。即或傳染於內。流血而爭百年以得者。使少數因橫行異域而壞之。人情有所不甘。故少數知道者。自然常有公平之爭執。然人類向未有全球關聯之遠見。及其免於衝突之善法。則所為異族爭得者。不外乎敷衍而已。故二擺渡橋之小公園。麥家圈之醫院。小榮邊之書樓。北顧建路及下德路之華童公學。皆彼中有道者之所爭來。以敷衍巡捕捐者也。若有人以為華童公學。彼人將施。兼外向之敷衍。真暗恐憐也。此類倫敦之地方夜學校。皆為舊式的。其中關於職業之教育。非盡完備。不過簿記縮寫。燒飯洗衣。木工金工等等。皆增益普通男女職業外之副收。入或改良其現就之小職業。惟文字算數等等。程度略高。是以多加此輩普通男女之能。雖吾人而能得此一二校。有之。即上海青年會等是也。設於各大城市。已覺難能可貴。彼有四五十。在彼中為平常。惟有十許理化機械等等專門學校。與其大學內之附設夜班。則

日改日新。亦且日增日美。直與日班爲競勝。而吾注意有此等學校之出現。遠比望本學爲切也。

答問

所謂倫敦理化機械等專門學校之夜學。可言其略乎。

答曰。倫敦理化機械等專門學校。設有夜學者。約有六七。此等學校。英人率爲之。爲各種工業學校。其品類則略與日本東京淺草區之工業專門學校相似。英國學制。每舍同城若干學校。其程度略可相配者。稱曰某處大學。隸屬於倫敦大學者。學校及醫院實習科。共爲校五十餘。倫敦大學之本校則二。一名「大學校」。一名「王家學校」。二校皆近鬧市。比之於上海。大學校在北京路。王家學校在老巡捕房對面街上也。二校皆開夜班。直接隸屬倫敦大學者。其校有三。四。以倫敦經濟學校。及中央工業學校。中央理化學校。王家鑛業學校爲最大。倫敦經濟學校。爲世界有名之學校。亦近鬧市。而設夜班。我國留英習經濟學者。大半皆爲此校之學生。其次則爲六七種工業專門學校。此等校內。有一部分之教員。爲大學承認之教授。受課於此等教授者。即認爲倫敦

大學內班生。可試驗學位。與受課於大學本校者相同。此種六七多種工業專門學校。日課固與大學等同一慎重。而又專負改良夜學之責。其校分布於鬧市及近部之小市。所以專設於市中者。卽便利於夜學之故。我亦主張我國今日設校。必當近市。理由頗多。此等多種工業專門學校。設備亦極完全。就吾寓八德西區之多種工業專門學校而言。在倫敦六七同性質之工校中。當排在三四名之數。其建設之費。已化七百萬元。就中以在城心近於我國使館麗景街之一校爲最新式。此校吾於十年前。曾在其中。習過寫真銅版術。後在五年前重新建築。中間愈益美備。今卽舉此校之狀況。以見倫敦新式夜學之一班。此校改建後。巨石爲楹。層樓高聳。捐建校款之某君。鑿銅像於街心。校固壯麗。然雜於大商店與大客寓之中。亦不過看作一商店。且以商店喻此校。既合其面貌。尤符其用意。此校大門。如上海西洋客店。設極大玻璃之輪門。入門爲廣室。一隅裝設絕大之櫃台。司事十數人。如商店之夥計。分立於一段之間。倚櫃台而與男女「買客學生」戲加此名。愈見真相。相交涉。或乞章程。或問科目。或購票券。或買入場券。此校會遊藝會等。每週必有數起。入場券者。卽僅赴會一次者也。廣室四壁。皆設大椅。其又一隅。裝如客廳。列美麗之桌椅。客

坐於四壁大椅。男女雜坐常滿。而又三三兩兩。雜立而談話。宛如車站之待客室。好在英人習慣。談笑皆不出聲。雖一室數百人。相聚無數團。或立或坐而談講。仍然不聞聲響。倘變而爲華人。則沸翻搖天。有如擔賣紡織娘草蟲籠子矣。此門內之廣室。不問何人。但無粗劣行爲。皆可自由入內。雖有衣着制服之閩人。遇入門者。如無所見。蓋每夜六七鐘時開始。常有男女買客學生千百人。如火車站之上車然。向廣室後第二重門。續續而進。續續而出也。此第二重門之內。皆課室及演講廳之所在。門外亦立有着制服之閩人。照例必驗聽講票與入場券。然後放入。然除入場券必隨時收訖外。而聽講票則買客學生懷之。偶或要求出驗。非如火車票之必加剪孔也。

**客間**。麗景街多種工業學校之學科。可聞其略乎。

答曰。其相應於日班。而爲有志之人。攻習大學程度之科目。繼續數年。取得學位或工程師等之資格者。則有機械工程科。有電氣工程科。有土木工程科。有純理化學科。有應用化學科。有物理學專科。有大學補習科等等。教程與日班無異。上課之時期既足。

亦許應學位試驗等等。憶數年前偶看小報。其上載一新聞。並刊一巡警之肖像於報端。言此巡警於站崗之暇。卽刻苦力學。並入夜學修業。繼續五年。竟得一學士之學位。似此類者極多。今特舉一以見例。不暇縷數也。凡到夜學之正班。皆供有職業者。亦欲求較高有系統之知識。而設吾名之曰有志之人。不曰有志青年者。西國入學之人。實不止青年。而夜學自然尤甚。頗多于思于思之老先生。逐隊其中。若二三十歲之小學教師。及商店夥友。固相當之夜學學生也。正班以外。則有數十門之雜班。皆爲種種有用之科目。不惟供有職業者。增添吃飯之能力。而且亦供游藝家。或方爲大學學生者。補益有味之知識。然又愛惜學生之腦力。凡爲日班生者。照例禁止再入夜學。但習於他校。亦不過問矣。如我國安徽某君。本中央理化學校之高材生也。其人嗜學如命。細大不捐。而黃昏又在夜學習造紙。而所謂數十門之有用科目者。如化學工藝科內之染色爲一門。造紙爲一門。造肥皂爲一門。鍍金爲一門。某某爲一門。其他雜隸於各科者。如照像術。如工藝照像術。如雕刻術。如畫圖術。如冶金術。如建築術。如某學某術。關於雜藝者。如演說術。如飛行術。如游泳術。如某某。關於婦人所獨者。如烹飪法。如裁縫

術。如洗衣術等等。其普通者。有各國語文。希臘等古文。算術簿記縮寫之屬。而一門之中。又分子目若干。各爲課室。如照像術一門。有習攝照者。有習印晒者。有習修改者。有專研究於告白照相者。有習活動影片者。大約每一子目。平均皆納費三四元一季。每週十有四小時左右之功課。僅習一子目可也。兼習數子目亦可。入課堂則驗票而已。一若看戲與聽說大鼓書。實習之頃。一若入彈子房溜冰室之獻技。故與其謂之爲學生。無宵稱之爲買客。凡此雜班。除供有職業增添能力。供游藝家或大學生補益智識外。而養成工匠。亦爲主要。各業皆成大公司。徒弟之招容。日見其少。則凡一切有需乎文明器具之工藝。既不獲入廠練習。又無力購辦試驗。故必夜學校爲之備具器械。使練習於學校。於是入廠竟卽上工。故夜學者。其人若本有四圍相適之境遇。因可視爲普渡之慈航。所謂四圍相適之境遇者。例如某高材生。本有極高之化學知識。則於僅講大略之夜學造紙科。聞其說固聲入心通。卽見其器亦恰相印證。自較麪筋學生。欲全藉此夜學造紙科。得造紙全般智識。歸來卽開造紙廠者。必有間矣。在前者固認其爲三四元之學費。不會虛擲。在後者非凡失望。必以爲夜學騙錢矣。

答曰。阿境遇相適於夜學者。子即大學高材生以例。則夜學乃爲大學之附屬物矣。然則夜學將以補教育之缺陷者何在。

答曰。前所言。蓋謂大學高材生。亦有相適夜學之條件。彼爲相適之一種。極言夜學雖竭意經營。而能力甚小。即日課亦何嘗不然。遇相當之人。則能力乃顯。如以不相當者習之。竟可認作騙錢。所謂相當與不相當。不如質言之。謂爲習之有用與無用亦可。假如造紙之略。遇化學高材生而足供參考。固有用矣。然如其以正相反之法證之。倘爲彼中一粗工。方擬赴造紙廠作工。習此造紙略說。亦大有用。更以普通之法證之。倘有一面在夜學肄習造紙略說。一面於所有造紙之書。無不勉強鑽研。於所有關涉造紙之設施。無不輾轉刺探。則此夜學所受之造紙略說。所見之造紙殘缺試驗具。亦即有用。故更舉不相當者以見例。倘以此夜學之造紙略說。授之於麵筋學生。彼人有志而無腦。盡委運命於三四元學費之科目。其意若曰。吾將爲苦工于海外。第一當先問有夜學可入。夜學亦與日班相似乎。若告之曰。歇工之時。儘有夜學可入。夜學功課。亦與日班無大差別。則欣然色喜。然甚懼其抱此區區之略說。雖亦頗覺茫乎未有所得。而疑學校



應不若是欺我。於是挾之而歸。語參考則無其素學。作粗工則無此工場。且亦有所不層。以云自求之於書報與考察。惜當時誤以爲已有學校。可不需此枝贅。至此始知仍爲一客。何能客無能之一物。乃惟有恨夜學騙錢。

客問

然則學問之事。學校固不可盡恃矣。

答曰。不可盡恃學校。必當有自力之參考。自力之調查。此固顛撲不破之金言。雖居極高明之學校者。復有極勤細之參考與調查。成就必然大異。然苟其人有得入日校正班之機會。而又有從容卒業之年期。麪筋在油鍋裏炸到火候。卽盡策運命於學校。其人自終能得一知半解。大小可適於一用。吾今反覆而求麪筋學生。有志又必有腦。不可盡委運命於學校。此非泛論個個之學生。乃狹義的嚴設限制。專爲機會至少。辛苦艱難。止能入一夜學者言之耳。此等學生。在普通論評。以爲可以不必遠適。吾則以爲正惟此等學生。惟有遠適。正可以夜學及自力參考。自力調查。得有至偉之結果。蓋有參考之價值。有調查之價值者。非遠適則無從可得。假如居於上海。尙有小參考。尙有

小調查。若居山鄉僻縣。則惟有木石鹿豕。老農家可講矣。

客問

所謂工藝之事。有待乎研究與調查之易矣。行之猶有其困難乎。

答曰。困難者事理之所必有。吾之所謂研究與調查。固置其困難而不可能者。僅言其困難而能有獲者。今之論點。既從苦學之人。欲適海外學習小工藝而起。則當限定於小工藝。不可廣漠無垠。試問高等工程師。亦可以研究與調查得乎。工學博士亦可以研究與調查得乎。吾固必應之曰。但奈端有定律。增速不增力。增力不增速。所謂小工藝。乃限定於三數年之工夫而得之。至於高等工程師。與工學博士。如其無相當之資力。助其速成。僅恃困苦之研究。艱難之調查。則三數年固亦有可成之機會。然十數年亦未可定。甚而至於二三十年方收其功。又未可知。有志者事固無不成。早與晚則莫能必矣。累積年月。孳孳不倦。不知老之將至。其力量亦至可偉。倫敦某銀行副總理。我國學生居其家者凡數人。此君每週六日。必晨出赴銀行辦事。晚歸其郊外之寓廬。略如上海徐家匯之距南京路。彼在街車上。必觀法律書。離車即棄去。另治他事。十八

年如一日。遂戲赴律師考試。取得一上等律師之資格。彼無暇爲律師。特驗其十八年街車上之所得。足抵三年入學工夫。乃一笑置之耳。吾今舉此人以爲例。足見高等工程師與工學博士。儘亦可由研究與調查而得。惟視志與腦使用之若何程度耳。現在且置此等奢望而不談。再談我等之小工藝。

### 客問

研究者其重要在書籍。而調查者其重要在見聞。惟書籍則每欠活用。而見聞則諸多阻難。縱西洋見開略廣。以上海比西洋。約略亦可比例之。如以內地比上海。內地固一無

所見。而上海雖有形形色色。無如窮措大一舉一動。皆有限制。獨國中無與立談。有其門不可得入。想在西洋。亦必有此情形。則調查之方。如何入手。

答曰。客言可謂窮極真相矣。上海有然。西洋何莫不然。故未到西洋者。以爲滿地學問。走錯了路。亦能使學問相逼而來。換言之。卽油鍋之說。以麵筋入其中。無不自然發展。爲絕大個兒。豈知三日居彼。所有高大樓房。已經看厭。所餘者惟囊內旅費不充。徧國無與談。有門不可入。皆索然寡味之景況而已。至此憶及研究調查之語。惟對數卷之窮書。無情鑽研。昏昏欲睡而已。此時所望者。但有一各色完備之學校。及親切覓愛之教師。以爲搭救耳。此種情形。不必到西洋而嘗試。想來上海兆人如海中。固大有其人。

然問彼於商務印書館科學會社所有出版之書。縱可憐極矣。不管理理化與工藝。已曾觀看殆遍乎。恐其未也。彼在西門方板橋上街車時。曾見銅錫器鋪之矮脚阿二。坐地上用巨剪敲剪鐵板。腰駝背折。敲鑽三四十孔。兩日以後。即成絕好之黃包車輪箍。鋼絲牛牽馬絆而入之。橡皮條打氣而附之。即其行如飛乎。彼於偷雞橋下車時。曾見磨銅作門外階沿上。坐有拖鼻涕之學徒。調金剛砂于破洋鐵罐內。連帶其鼻涕。黏着於小木輪上。此輪即以固定歪扯之轉軸上。所謂機器者是。兩赤脚小孩。扛一黃銅牀柱。半蓋於門。一黑面之老師父。執磨於金剛砂之輪上。頃刻即精光耀目。陳設於南京路外國家具鋪之大玻璃窗內。充舶來品乎。即彼乘五號電車。赴西門一往還。所不見之事。已多。推而廣之。陳於其目前而不能見者。何可悉數。即此不曾讀盡之書。不曾看見之物。上海極小。已負研究調查者多矣。西洋書籍。自千萬倍之富。道路可遇。又千百倍之多。如何而能窮於研究與調查乎。

客曰阿子之所言。東有所張。西有所望。積而為談資。固亦可矣。若欲倚恃此中得一小工藝。安

客曰阿子

見必有吾之所願習者。適來吾旁。以供採擇乎。如其非所願習之事。何必耗費精神時

問。處處作  
爲無益乎。

答曰。預先謀執一業。千迴百折。準是而進行。此不惟富有機會。能得高深之學問者。必當立此方針。卽困於境遇。止能先謀小工藝者。自亦當略有預算。然吾人處此過渡之時代。吾國當此百荒之境。有志之人。居其少數。自宜於本務外。又當負觸處留意之閨職。此其一也。就工業而言。實互相關連。兩人共見一事。可以各自應用。如昨日所言矮脚阿二之敲鑿圓洞於鐵板。下襯鉛塊。彼鑿裝置鋼絲之輪箍。用此法者。吾又見寶善街有鑿招牌字之珠璣孔。亦用此法。所以今日西洋機器之上。有無數條件。皆用彼中昔日燒飯睡覺等之家具。以改造。所留意者。甲物儘可變通其法。以爲乙物丙物。此其二也。既稱小工藝。略能多習數事。庶可供觸類之應用。古人論戰。不勝於軍器戰術。乃勝於牛醫所製之凍瘡藥。因適天氣盛寒。有凍瘡藥者。能執弓矢。則勝其不能執者矣。然則何物有益於自身。有益於國家。皆非逆料。惟能善一事。必有一事之效果。則爲可必。此其三也。吾今述一老典故。亦足於吾說相印證。英國西北一帶。巨華里六七百。

大小三五十城中。烟突密若森林。所謂製造廠之根據地也。就中尤以織業爲最盛。吾國華僑唐人街所在之一。亦卽爲楊志士篤生先生埋骨所之利物浦。英國第二大城也。其稍東百里。又一大城。名曼哲斯泰者。乃世界棉織業之中心點。我國所用之老斜紋洋布。卽從此城載來。此城如爲南通縣。如爲上海縣。成爲棉織業之中心點。則毫無可異。可異者。此處從古不產棉花。至今其人民仍不曾見過如何是棉花田之狀況。棉花者。最近來自西印度羣島。及新大陸。稍遠則來自印度。自中國。要皆在二萬里以外。何以能成爲世界棉織業之中心點。則恃有能發明棉織器具之人耳。其間最有名者。約在乾隆之中葉。在曼哲斯泰利物浦之中間。有一小村。今亦爲三四等之大城矣。生一理髮司務。名亞克雷。此公雖定其本業之小工。藝爲理髮。然專喜賭留心。起初因理髮之藝過拙。又設肆於下層土室中。故無人願問。曾懸招牌。一銅元薙鬚。同業本惡其過賤價。然明知赴者少數。姑勿與較。久之。又改薙鬚半銅元。生意仍寥寥。於是彼乃輾轉想。出染髮術。染鬚子以出售。略能獲利。此固仍就其本業推廣也。彼心終不足。常與鐘表匠。鐵匠等相往還。其時家家皆用徒手紡織。如吾舊日村鄉婦女之搖紗織布。彼

必欲創造紡棉機器。此時固百物皆未有機器之時代。亞老先生於理髮之暇。日夜或雕或鑿。屢定式樣。皆不得法。一日略有功用之模形成。方得意出門去。其妻恨其荒本務。而使妻孥飢寒。乃擲其模形而碎之。亞氏歸見大忿。遂棄其妻。繼續而成紡棉第一之機器。而曼哲斯泰之世界棉織業中心點。卽由此而成。

**客問**

學習小工藝。於夜學及道路之觸處留意。不識尚有有片暇之攻詢方法否。

答曰。考詢方法之多。亦隨人之腦力。就所觸及之類。而爲之旁通。有非筆墨所能盡宣者。但所謂有片暇之考詢法。則考詢於工藝器具店。頗能得良好之知識。今之所謂工藝。除一切大手術。可由個人生出意匠。挾無多之工具。閉門自造外。其餘工藝。可爲日用商品及專門美術等事。皆有特別用具。如造紙。造玻璃。造肥皂。造油漆。製洋磁。製寫真銅板。製活動寫真等等。皆工藝不關重要。略有特別秘訣。爲特別廠家發明而專利。或暫且居奇者。此又另爲一問題。似此者不惟小工藝家所易習。不能攻詢而得。卽學問家及大廠家。亦無法探知也。例如普通顏料。各國能造。亦且爲小工藝家所易習得。若有特別種類之顏料。新爲德國一二廠所秘製者。歐戰既開。卽無從購求。以各國顏料廠不能製也。而關鍵在商品之銷行。成本之輕重。及資力厚薄等等矣。故目前應用之工藝。並不秘

密。所秘密者。亦惟其最良之法。吾人習得此類工藝。雖決不足適用於商品之製造。而與舶來之物爲競爭。然欲滿吾小工藝之志願。則其人依恃小工藝。得一較豐之衣食。本非以爲商場抵制之武器。則一材一藝。正亦吾人所急要。譬之習得造肥皂術。若必欲開設小小廠肆。銷行於數百里之間。與東西洋之肥皂商相競爭。此十八九必當失敗。然若家人父子。自力製造。僅望銷行於鄰近。恃終歲之勤動。獲利數百元。漸至數千元。則其人之身工已得。不必託情謀事。靠官得食。爲種種寄生之生活。作高等之飯桶矣。而且各處有此人。恃其購求獸油。采取鹼料。皆辛苦搜集。成本既輕。微利可獲。洋皂之數。居然受減。則積小戶千百。儼如建一大廠。抵制外貨不少矣。就中豈無獲利稍豐。信用漸大。適技術等皆有改良。而大廠亦卽由此而生者乎。故人人能尋覓小工藝。不惟直接有益於個人。而且間接有益於團體。所以不能因其暫時不關重要。而輕忽之也。吾所謂考詢藝術。可於造具店者。譬如製造玻璃。自有一種製造玻璃之用具。製造此等造製玻璃用具之店。亦爲今日造具店之一種。玻璃之藝術。固非有所秘密。然配製原料。使用爐具等等。亦非夜學之功課本上。所能言之甚了。若訪問於製造玻璃之廠。終以營業所



關。不願詳告於外人。僅僅身入其中。從而工作。從而學習。亦未易窺其秘要。昔有鄉人某君。在湖北時。忽動考察製造玻璃之心願。得當道派赴德國。然歷觀無數玻璃廠。苦不得要領。最後覓得發賣製造玻璃用具之店。以將訂購貨物相告。該店乃將一切製造玻璃之法告之。後此君歸國。遂在徐州籌設某公司。雖此公司於抵制外貨之能力。未會顯見。然某君之技能。若於上海吉祥街自籌數千元。設一料泡店。吾人行赴城隍廟時。見其間之爐火。日夜通紅。亦必足爭一小小年利。且可抵次優之薪水。不必東闖西走矣。此則一度考詢於造具店之效也。

客問

造具店之詳告人以  
手術。果何爲乎。

答曰。此無難立得近證者。卽勝家公司之發賣裁縫機。多方設立學校。引人入勝。卽爲銷行其貨物而已。彼恨不能使人人能操其器。卽人人必購一具。所以我等欲造玻璃。若往玻璃廠調查。是不啻對狐謀。彼固但願天下不復有第二玻璃廠。則彼可專利。反之而往製造玻璃器具之店。彼卽情願能造玻璃之人愈多。卽彼之器具銷行亦愈

多。我曾親以此法試之於寫真銅板。余在蘇格蘭之扼北浣城。僑習寫真銅板。回國設一圖畫日報社。余雖知寫真銅板無大奧妙。因其時余有同鄉朋友趙君鴻雪。無錫之名畫師也。就其職業而論。此人當清高自放。不屑屑于工藝。就其年齡而論。在今已為五十歲以外之人。又素無學生之生活。不知算學西文為何物。宜與新藝術為絕不相關。惟趙君素嗜技術。三十年前。全國無一人注意西器藝。彼作畫好在夜深。每每停閣其高酬急催之函件。就燈火下試其銼刀刮磨之技。曾用白鐵自銼西式大小袋刀兩柄。就小炭罐上淬而成鋼。能辨火候。得剛剛恰好之良鋼。又以象牙舊扇骨刮磨而成刀壳。彈簧鏢釘。無一不由手製。亦無一不肖舶來品。全刀既成。又仿刻數洋字於刀頁。執以示人。無不以為實假舶來品以欺人。壬寅文明書局將開幕。彼稱寫真銅板可自造。彼全用其理想。人則駭之。因其時惟有陶子方制軍。向日本小川一真刻銅板于紙。附夾于行狀中。人人皆詫為奇物。其實寫真銅板術。在西洋亦僅在一八八二年發明。行之日本。亦未久也。從前刻在格致彙編中之李鴻章徐雪村等。皆雕銅板。雕銅板彼中有之已久。然同人皆信趙君不妄言。遂同至日本。購得器具而歸。趙君雖買得博文館之寫真銅板術一冊。實語焉不詳。日本之

販買造具店。亦言之不了。屢託人介紹至小川參觀。僅得一瞥視。一無所得也。且習寫真銅板術。至寫真銅板店參觀。卽所謂彼固不願天下有第二家者。趙君素信自己。有神悟。攜具歸。無錫。牛牽馬絆。試驗半月。遂得印物一紙。余時在上海。戲致電賀之。其後文明書局珂羅版等。足與日本印物比良者。皆趙君暗中摸索而得之。此君雖不識西文。然於藥物之名稱功用。精熟無比。惟生長中國。非工藝之國。趙君遂埋沒其天才。無所大發明。且其人素恬退。不願競名。亦不願競利。數年以來。夜深無事。獨調古琴以自娛。不幸於前年搆末疾以終。其人若生西洋。必與華特司提芬孫等齊名。發明利賴。入羣之品物。世界蒙其福矣。余在扼北滄。欲習銅板術。乃在趙君製板於文明書局之後。余有趙君之性。儻而無其天姿。無其耐性。凡能動能轉。近乎西洋景者。無不好之。但用陶淵明之法。爲之而不求甚解。且旋即棄置。余之欲習銅板術。其目的因欲設立圖書報社。但其動機之發。則因寓處相近有售賣照相器具舖。余每過其門。必立觀窗中。不覺移時。一日試購小孩所戲之照相鏡一具。與寓中兒童弄之。漸覺可玩。時時添購品物。姑以寫真銅板之器具爲問。向例出售尋常照相器具之店。與寫真銅板器具之

店甚隔膜。獨此店乃藏有倫敦發賣製板器具店之詳細廣告一冊。出以示余。余出五仙令購之。由此按其圖畫。詳知其品物。且附製板術書籍目錄一紙。約有數十種。余購數種讀之。且購得器具一小副。居然亦出板於寫真之房內。比余遷居倫敦。欲觀學校之究竟。卽入向所述之麗景街夜學。同學有英人二十餘。余覺彼等事事皆若新奇。余則並未得有何等特別知識。出乎造具店目錄之外也。因此一事。又發見凡有特別工藝之書籍。普通書舖卽最大者亦不能得。其發行往往皆附於造具之店也。故寫真銅板術。至普通者也。然試就別發洋行伊文思書館。或日本之完善書店問之。必以未有其書對。卽入倫敦市。徧問大書坊。亦止能舉出書名作者印局。然後可以代求也。

客問

子既欲發刊圖畫報於十年以前。今日既歸上海。曷不從事于此。

答曰。理想之與實行。每每懸隔一大段。吾在十年前。卽想發行圖畫日報。至今追念。實覺過早。圖畫旬報在倫敦有一「倫敦新聞」者。發行已七八十年。其初皆雕板。卽現時我國所謂雕黃楊木板者是也。其報尺寸略與今日上海各報相似。卽彼之一「不其」。

抵過上海報紙之一板是也。每分爲十六丕其至二十丕其。雕板之畫圖。方七八寸者。必插有五。六。方五六寸三四寸者。又插有十數。自有寫真銅板後。此報愈改良。至今尙每週出板。惟與此報同式之旬報。又增三四而已。然此等畫冊之報紙。在法國二十年內。亦惟巴黎有一句報。至於日報。直至一九零四年三月。余在蘇蘭愛丁堡時。方見倫敦之鑑報出世。見有牛津大學與圓橋大學在倫敦太晤士江內競漕之圖畫。約有尺五寸之巨。今日如倫敦壽來之誠報。售賣於滬寧火車站等處者。卽二尺巨幅亦有之。區區尺五之畫幅。何足齒數。然在當時。彼中人已極新奇。其時余尙不能讀報。故在蘇蘭時。曾未買看。其年五月。與同鄉莊君。同至倫敦。住於日本輪船停泊之相近處。所得購鑑報一紙。以爲練習看報之資。因該報雖亦有二三丕其之記載。然有四五丕其之圖畫。每圖之下。止注數十字。最便初學文字人閱讀。曾記到倫敦買得第一紙。卽有康南海之小影。其時康先生方遊英倫。該報稱之曰光緒皇帝之朋友。未來之宰相云。有此一趣事。故連帶而此報之影象。影於吾之腦中者。至今猶能了了。自鑑報出後。十年以來。倫敦方有畫圖日報三分。巴黎則四年前方出一分。似覺日本至今尙無其

物。惟措想之耳。恕我未調查也。吾乃於十年前即欲計畫。豈不太早。恐今日猶未到剛剛恰好之時也。

客問 歐洲尚視寫真銅版畫。如其貴重乎。

答曰非也。請客勿誤會。歐洲於寫真銅板畫。幾乎滿坑滿谷。不值一錢。所有日報。惟太晤士報。擺其高尚貴重之大架子。但於紙張加光潔。排印加清朗。所插者惟地圖。從不插寫真銅板之圖畫。其餘大小各報。皆每日有三五六七張寫真畫。或有多至十餘張者。太晤士報每過一兩月。或數週。必有大附刊。其附刊中索性有數十張之寫真圖畫。刻入。於正張。仍不刻寫真畫也。余所見太晤士報最大之附刊。即日本併吞朝鮮之先。聞輦數十萬金。囑太晤士發一大附刊。歷敘日本種種內政之優良。附刊圖畫百餘巨幅。預買世界之好感。以免併吞時之非議。太晤士報正張。常為二十四丕其。即為上海報紙所謂六大張也。上海報紙普通皆三大張。自四大張而止。該號日本之附刊。却增多九十三丕其。蓋增多二十三張。若以此附刊訂為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之本子。蓋得五百五十丕其。售價仍如常時。每一分之報。至小孩不能受舉。信縫不能塞入。即以彼中之寫真畫幅而論。足可以抵

一本日本全國風景冊出賣矣。然在該報視爲甜俗之事。不屑闖入正張也。其餘若週報。若雜誌。若定期分刊之小說。若各種之學報。無不數十紙之寫真圖畫。插滿全書。而且雜有甚多之三色銅版。決非因寫真銅版畫之貴重。而正式之圖畫日報與圖書週報。尙未能十分興盛也。

客問

然則其原  
因何在。

答曰。卽因日報與週報。不能隨便雜取無緊要之寫真充數。必皆爲現時重要之新聞。譬如昨日北京軍警及請願團。在國會將吳郭諸議員毆打。在歐洲之圖畫日報。必負有攝照當場把戲之責任。非能如我國報紙。畫出幾張圖畫。戴軍帽的。算做軍警。着洋服。算做議員。裝成扯扭之狀。算做打架。卽可了事。卽萬一臨打時之狀況。不能攝得。亦必轉轉灣灣。照得相近之情狀。故此種照相之訪員。亦必鉤心鬥角。慘淡經營。往往攝照于擾亂及戰鬥之頃。送却性命。亦爲常事。一紙之貴重。亦匪夷所思。如昔日西班牙王結婚日。在道路遇刺。有一照相訪員。攝得一紙。王與后已易車而行。其擊斃一馬。

之車。猶在受刺之地點。其時炸彈之煙。亦未全銷。此紙即售得華銀數萬元。因照相與新聞及著作相同。例有板權。每報雖刊載。必與以賃金也。故開設一圖畫報館。竟料甚非易事。雖倫敦已有三十七家供給報紙圖畫之大公司。皆資本數千百萬。遣派攝影之員。遍於全球。然所有圖畫日報館。又必自派攝影員無數。爭求特別攝件。博取閱者之好評。采集材料。如此繁費。故已有大社數家。而增設頗不甚易。若資本薄弱。僅能得有普通圖畫。則尋常日報之插畫。已不相敵。可能稱爲圖畫報耶。

客問

然則圖畫日報之不易發生。而材料問題。居其重要矣。

答曰。斯固然矣。然中國在一切材料荒落之時代。亦可用荒落之辦法。即采集外報。造就攝員。勉強湊合。在他人以爲平常者。在我國亦或可以敷衍。惟材料之外。另有一問題。即中國人看報之興會。究已至何等程度是也。雖圖畫報之性質。比較略可普通。然不景氣之社會。於世上之活劇。究有強烈之刺探慾望否乎。甚難言也。故以倫敦情形而論。似新聞之消息。能早聞一刻。與遲聞一刻。大有關係。故晚報之力量。勝於晨報。晚



報發行至六七次。在他國則不惟上海決尙未容有正當晚報之發生。而如夜間最繁華之巴黎。晚報亦尙奄奄無生氣。其人寧可化費其零錢於咖啡館之啤酒。捨不得多看一張晚報也。推之倫敦人好奇之性情。如聞洪述祖在會審公堂前剛剛上車。被宋先生之公子等邀阻而下。重上官廳。倘此邀阻時之照相不能得。自人人失望。即使竟不能得。亦必將洪述祖所坐之汽車停在會審公堂門外者。攝登而邀阻之宋公子與其同人出公堂門時。必攝得一紙。洪述祖重新送往押所。又必得一紙。卽此一案。如洪述祖隸隆里之住宅。其家屬出門運動釋放。延請律師。無論在車在途。亦必被攝多紙。凡皆其人當做新世界之活怪。必欲先覩以爲快者。而吾人則自有牢不可破之成見。假如汽車者。人所習見之物。停在門外。攝在紙上。安見其爲洪述祖者。卽洪述祖之汽車矣。知之亦何意味。此等批評。衝口而出。但是平心而想。假如我等聞有此事。忽發奇興。奔往會審公堂觀看。卽使不會看得洪述祖之面。然尙看見洪述祖之汽車。停歇門外。與門外蹤跡全無。但如平日。止有紅頭巡捕。挾鎗站立。則我等之慰此行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歸而講述此行以報銷。孰爲可銷帳乎。孰爲不可銷帳乎。足見彼人好此

零星夾雜之情景。亦非無理取鬧也。不然隔壁死了大狸貓。與我何干。推而廣之。所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者。孰非可己而不可已者乎。迨緊急之時。他人有此習慣。論天下事爲國事。論國事如家事。是非黑白。即容易了解。必待臨死抱佛脚。到此方議貼告示。派官講員。命使疏通。則遲矣晚矣。今且勿爲廣漠無垠之批評。吾人此等好奇之心。猶未發達。卽就小有實施而論。亦可以證明。平來商務印書館之製版部。屢次因上海之大慶弔大運動等。派有專員。攝其活劇。預先發有傳單。通知各報。倘欲製板。可實指各種情景而取板。然各報館則應者寥寥。偶有一二報擇取登載。閱者亦不見增添。何等之興會。雖登者而不勉強。而閱者自愈無習慣。亦一主因。然卽此亦足見吾國之圖畫日報。發猶未至生之時期也。

**客問** 子所言公堂門外攝照空汽車等等。似亦非爲難題。以登者之勉。促進閱者之習慣。獨不可試刊一二圖畫日報。以爲先聲乎。

**答曰** 客言良是。且圖畫之足以普及。與足使閱者增多。究尙勝過尋常之報紙。或者必有人於最近時代冒險一試。亦未可定。但因攝照公堂門外空汽車。論其是難是易。又

不能不聯想而及於我國照相事業之荒落。必當一正吾人對於照相之觀念。而後各種事業。因之成就者不少。而新聞之寫真圖畫。亦其一也。

客問 照相之觀念。  
如何而正之。

答曰。我國於照相術之命名。或曰照相。或就音義並通之字。名曰照像。間名其事曰攝影。日本採用我國畫像術。稱曰寫真者。名照相曰寫真。近來我國亦通用之。雖無論相也。像也。影也。真也。而照之攝之寫之。不必定屬於人。人相物相。人像物像。人影物影。或真人真物。無不可照。可攝。可寫。精審詰駁。人亦無不知之。然普通觀念。無非對於幾家照相舖。幾個照相業之人。而定其功用。以爲照相鏡者。照人面孔者也。故遇普通之人。示以照相鏡。彼人必衝口而出曰。爾善此乎。我且坐。請君爲我照之。殊不知照相鏡。不必專之於照相舖中之業照相者。猶之乎筆店之毛筆。不必盡供寫大字先生所用。未必推而廣之。但推及於詩云子曰之書生。拆字先生。與報館主筆而已。無論商店簿記。用之極多也。小孩玩器。可供塗抹也。閩中不識字之婦女。用描花樣也。糊匠且以塗漿。

瓦匠且以飾壁。鞋匠且以上油。漆匠且以貼金。甚而走方郎中亦用以抹藥液於爛勝瘡。機器工人亦用以塗紅鉛于關節處。一筆之細其應用之多。何可悉數。照相鏡之面目粗觀之。頗爲應用略狹之器具。未必如毛筆之簡單。可以改變自如。然語其應用之多。亦幾乎苟有推廣。不在毛筆之下。今之照相鋪之照相人。以寫字之法。定其品類。其高等者寫招牌之江湖墨客是已。其下乘者簡直寫旗燈之漆匠。然惟其爲營業之故。必四平八穩。光方圓黑。可供裝飾。而且其技能止餘于寫招牌。狹義的嚴酷比例之。卽代人照一留供追悼懸掛之肖像是也。其餘如屏條扇頁碑銘誌石等等。卽不與焉。若夫脫離字跡。聯結風雅。隨意題字。涉筆成趣。更非所論。然照相與寫字略異者。寫招牌之書趣事。照相人但不爲耳。非如寫字分雅俗。絕對不相能。惟有一種極超之手法。十八九不能寫誌銘等等。照相之則亦非高技人不辨。甜俗之照相營業家。非所解也。略論於此後之問答中。故筆之得其主。非僅得於寫招牌之字匠而已。照相鏡之得其主。非僅得于攝照追悼會肖像之照相館夥計而已。筆得于篆隸南北碑唐宋名家之書家。固得其主矣。卽得於窗明几淨。視精墨良。書法不甚高明之文人詞客。亦未嘗非得其主。甚而至於大蒜頭筆。得握于大著作家手中。揮寫拍煞蚊子之草稿。亦未嘗非得其主也。如此。照相鏡而入于高等遊藝家

之手，固得其主矣。卽伴文學之士，與裁紙刀、墨水筆、時辰表、行篋、工具等，配置于書桌之上，亦未嘗非得其主。卽半舊之敵鏡，入于纏膝裹脚，形容怪奇客之手，而得人生之活劇。科學之重證者，又未嘗非大得其主也。

**客問**

照相鏡於照相店以外之應用，可約略以言其一斑乎。

答曰：照相鏡應用之類別，雖不易細分界域，然其大略，固可得而區分。

(甲) 遊藝家美術之照相。

(乙) 游藝家山川風物之照相。

(丙) 一般人留迹紀念娛樂遊戲之照相。

(丁) 科學家取證學術之照相。

(戊) 演講家示教幻影之照相。

(己) 新聞家世界活劇之照相。

(庚) 廣告家物品貨樣之照相。

(辛)工藝家製版印畫之照相。

此八類者爲其大綱中之最普通者。皆非照相館之營業。所能包括者也。

客問

何爲遊藝家  
美術之照相

答曰。不聞吾友丁芸軒君之言乎。天然縝者直之。斯所謂人爲之美。西洋畫法講光暗。力求恰肖其物。東方畫法講筆法。惟貴能得其神。然筆法之畫。西洋亦何嘗不貴重。肖物之畫。東方亦何嘗不珍賞。終必求其有一種人爲之力量。存乎其中。斷不使拘滯於天然。故肖物而能顯人爲之力量者。中外所同珍也。倘拘滯於天然。則寧取筆法之能傳神者矣。換言之。肖物之光暗。以繁複顯力量。傳神之筆法。以簡單顯力量。僅講筆法。固非拘滯於天然。卽兼言肖物。亦決非拘滯於天然。皆有縝其直而直其縝之精神。以與天然競美。若夫照相也者。肖物極矣。本科學之光理。而變爲工匠之技術。盡屬天然。無一毫人力之能顯。故卽以營業之照相而言。苟攝照之室。不加以配管之後觀。不施以造作之光暗。種版種版者俗名  
照相底子之上。不鍍以疎密之鉛迹。不潤以厚薄之朱墨。惟恃不

擇地而攝照。不加修而晒印。十八九皆成爲紙馬店中之馬子一張。其實肖物極矣。凡有條件。無不畢現。故此等清潔之照相。若作說明畫幻影片等。本亦大段合宜。惟涉及吾人之形態。或欲比美於畫幅者。終覺不甚有快感。所以上等之營業肖像。必幾經設施。使有畫像意味。愈超渾者。愈令人愛玩。卽不知不覺。賞其不滯於天然。有人爲之力量。存乎其中也。然營業照像。究以留一眞形爲職志。不盡着意於畫法。若遊藝家美術之照相。純然欲改照相術自身之天然。利用之而仍返於畫幅。必使愈離照相。而愈近畫幅。斯爲愈善。故照相稜角之至割者。而必設法使之至渾。照相之清楚者。而必使之糊塗。在小孩見之。唾爲不清楚之照相。在畫家視之。賞爲肖物之古畫。甚而至於略含筆法之意味。此卽彼中人神魂顛倒。刻意經營。羣數千百人於社會。談之有味者也。其天姿富者。一入手而工。其去美術性精遠者。揣摩數年而無得。有人以爲糊塗之照相。但將鏡頭之焦點。略加差忒可矣。此與有人議漢隸北碑。可使小孩割之而成。同一見解。所謂毫厘之差。有千里之謬者也。且割渾之說。止舉其一例。其所以脫離照相。而成爲畫幅之條件。至爲複雜。假如位置一端。以東方畫事而論。以擔柴漢停柴於蹊徑。舉

手作欠伸。亦自古野有致。而醜瓶酒。位置得宜。亦卽樸茂可愛。故選材之事。無方無定。在山水清淑之處。不知畫意者。未能得半幅之圖畫。卽貨物委積之地。能講畫理者。亦可得傳世之畫幅。諸如此類。可以講求之事。迨難悉數。因此一項。卽有無數俱樂部。無數雜誌。專講此事。此較執筆作畫。稍能容易。因執筆作畫。竟可握筆而不成。求之照相鏡。雖不能佳。必可得一下劣者。以慰藉。且此事與畫雖近。非卽同物。儘有極工於此。而絕不能畫者。則開一特別工畫之法門。足以消遣其永日。琴棋詩畫之外。又添此極風雅之消遣品。倘能成一社會。麻雀撲克之力量。必又可稍減。嗚呼。此照相觀念之所。以不可不正。否則幾誣照相鏡。眞爲江湖技術之工具。而不知其爲書房之清玩矣。

### 客問

山川風物。宜爲美術照相所取材。胡爲又獨立而專門。

答曰。美術照相。取材於山川風景者固多。然意在配合於圖畫。不必定與風景爲緣。孤燈茅舍。老婦獨紡。美術照相。傳其神也。階石蹲巧。瘠犬相伴。美術照相。寫其愛也。蓬頭稚子。啼笑天然。美術照相。博其趣也。老樹之根。瘦貓穹腰。美術照相。寄其諷也。此皆無



與於山川風物。卽有割取於山川風物而成者。夕照餘光。落於客帆之外。不必其山川定在名區。荒蹊茅屋。倚於頽垣之旁。不必其風物定有古迹。若主於山川風物。不必定合圖畫者。則其意趣。全然不同。山川必出於名區。風物必取於古迹。此既爲一定之條件。而又無取乎過有圖畫之意味。但當成爲不俗之照相。其與留迹紀念。又不同者。留迹紀念之照相。惟倉卒任取其部分。足以說明此爲某某名山川。某某舊風物。則已完事。此置諸記載或雜誌之中。以爲名勝之說明者。斯無憾矣。若夫欲刊於風景畫冊。或置諸錦鏤綾嵌之照相冊中。以爲客座之上陳飾者。懸壁則必美術照相。懸風景照相則俗館等。否則車站之待合室。商店之陳列窗耳。或以爲郵片之留迹。物鏡之幻看者。皆當別有斟酌。爲專門之研究。譬如同一西湖湖心亭。照於何方面。或照於宜晨宜晚。或照於若冬若夏。登高而求之。距遠而索之。候有特別襯託而攝之。去其妨礙之條件。而圖之。照數十紙而竟得一佳製。亦有之矣。故今日我國風景畫冊。雖稍稍間出。而有僅供說明料者。雜其中。皆無特別研究山川風景之照相家。惟倩營業照相人。鹵莽滅裂爲之耳。但西洋市間流行之風景畫冊。亦不過光方圓黑之高手匠工。選取四平八穩。脫離觀念說明料之面目。

者充數。若夫恆心貴當之風景照相。惟遊藝家此藏一紙。彼得一幅。歷數年心苦。聊以自娛。或亦有貨之於市塵。充商品風景照相之上駟者。

答曰。美術圖畫山川風物之照相。均屬之遊藝家。而留迹紀念遊戲娛樂之照相。則屬之一般入者。豈因其事有難易。故遂有普通不普通之別歟。

答曰。遊藝家者。卽就一般人之中。指其有特別嗜好者耳。美術照相。與風景照相。語其工者。自然較難。然亦有性極嗜此。而不必求工。正若有人潑墨作畫。臨池習書。止以消閑遣興。並無欲名一家之意。則照相之留意於美術及風景。亦卽無所謂難易。此當然亦必稱之爲遊藝家也。然照相鏡必挾有目的而置備。已非今日西人觀念中之所有。吾向所云照相鏡。當與裁紙刀。墨水筆。時辰表。行篋工具等。爲一般人必備之隨身清玩。實甚切當。其備於人人之照相鏡。偶攝圖畫。或照山水。原亦爲事之所必有。然此會不屬於遊藝家之範圍。不過聊供遊戲娛樂。爲其照相鏡作用之一而已。其所以備此照相鏡者。僅以爲不時之需。非有所專用。大都歲時閑暇。藉與親友兒童爲歡笑。行旅遊觀。得存舟車城市之經歷。或製郵片。而寄親朋。或黏手簿。而娛賓客。或爲家禽留影。

或爲園卉示狀。此實佐助吾人筆墨記載之窮。照相鏡之爲物。可稱爲一種變相之懷中日記簿也。

**客問**

然則所謂科學家取證學術之照相。而一般人之治科學者。其懷中變相之日記簿內。必富有資料矣。

答曰。一般人中治科學者之照相鏡內。必富有取證學術之資料。原亦爲事所當有。但留迹紀念遊戲娛樂之照相。即可取證於學術。往往不賅不備。不能適應於系統學術之研究。且照相之應用於學術者。其攝照之條件。大都有需乎特別聯結之器具。非尋常照相鏡所能爲功。如天文之必連于望遠鏡。微生物之必連於顯微鏡。光色之必加分光器。草木之必加顏色簾等等。皆必有特備之附屬物。又有特別應究之手術。非能普通於人人。營業照相之人。將有見其器而不識爲何物者矣。

**客問**

演講家示教幻影之照相。亦無非取山川風物。留迹紀念。取證學術等之照相。實地應用之耳。豈另有手術之當講乎。

答曰。凡一物而有特別之應用。自必另有手術。但亦甚爲簡便。如製造幻燈片窺影鏡。

等等。不過一照相晒印術之變通處辦者而已。終之皆包括於照相樂事之中。余之所以分類討論者。非謂照相必有此等分類。不能相互應用。余亦正因國人狹視照相鏡。但以彼為營業照相。代人攝照。追悼會遺像一種之事。則照相之功用不顯。而於社會之有用學術。及學界之有益教材。失却無算助力。且於吾人日常生活之中。亦少却無算樂意。故不完不備。縷縷指出各種之功用。冀吾人對於照相鏡之觀念。應當不若從前流俗之狹隘。而且已述各種之趣事。若美術。若風景。若紀念。若學術。若示教等等。其關係固大矣。然猶不若我等發端討論。講說圖畫日報。其有補於新聞事業。從而發達一般人之智識。可得無方無定之效益者。其為關係更加巨大。

客問

新聞家攝照世界活劇。其為手術。當亦不出於比例諸種照相。變通處辦之而已。然而曷為我國之講求者甚鮮。

答曰。此正由照相觀念之不正。未能視照相鏡若人人必備之一物。於是。由冷談之意興。變而為雙方之滯阻。一方則社會人人。素不習於事物之留迹。至易。故對於世上之活劇。無強烈必親見於紙上之要求。一方則社會方視照相營業。止有人像之一種。而

理想中決無有爲子弟購一照相鏡。卽圖予以照相訪員之職業。此亦由於新聞事業尚在幼稚。報館主筆報館訪員。皆看作斯文敗類之末路事業而已。有其前一方之原因。則報紙雖增插畫。尙不能得普通之特別歡迎。

兼有後一方之原因。卽望有人能設供給新聞照相材料之會社。照相營業人無新聞之興趣。新聞界中人又無照相之興趣。一般子弟又少看做小小職業之傾向。故仍常在於因循因循之中。彼中則因照相之觀念。大異於吾人。所以人人之需要於照相圖畫之說明者。既已甚切。而且不惟供給新聞照相材料之會社。林立於巨大都會。卽一般失業無聊之閑民。亦視爲救窮之末計。故有破舊衣冠之人物。挾一下劣之照相鏡。蹀躞於公園鬧市之間。擁擠於演講賽會之場。冀得意外之照片。可以立刻發財。或得尋常活劇。可換明日一飽者。無時不相遇也。至於入用會社。藏有高等訪員之憑證。行篋中備具利便之照相具。周遊世界各國者。固比例於專司記載之通信員。其位分之重要。初無一毫差別也。

**客問** 照相之應用於智識者。已聞其略矣。不知其應用於工藝者。所謂工藝家製版印畫之照相。大約卽指寫真銅版之類。而所謂廣告家物品貨樣之照相。又何說歟。

答曰。此與製造之興衰。爲直接之比例。而於照相。不過生間接之影響。西方商市之出品。既盛。欲便利估客。故各業皆有繪圖貼說。詳細之貨目單冊。假爲衣服店。則將最新衣飾之式狀。一一隨時繪圖。刊發告白單冊。登載於日報雜誌。藥物店。則繪其瓶匣之外形。或並繪丸散之內容。珍寶首飾店。則插戴懸佩之品。無不詳細繪列。鐘表店。則遍圖其鐘表之種類。工具店。則畫繪其工具之形式。卽爲印刷鋪之於書籍。不惟詳說其內蘊之精卓。亦且繪示其外貌之美備。其餘若機器工廠之出品。陳列商場之百貨。更以圖畫告白單冊。爲日夜散發之要事。此在中國。雖近年亦稍見於日報廣告欄等。然其劣陋可笑。其八分之過失。固當歸之於商業之過衰。而二分劣陋之緣故。半歸於特別圖繪貨樣之畫家無其人。半卽由於物品貨樣之廣告照相術。亦無人研究耳。其研究之法。卽綾綢宜若何配其光色。金銀宜若何顯其珍貴。器具宜若何而襯影。食品宜若何而顯味。三四十年以前。彼中貨樣廣告。皆出於繪畫。稍後則由照相而描改。今則十八九皆直成於照相。自直成於照相之廣告盛行後。每一廣告冊。爲美洲百貨陳列場所贈發。有厚過尺許。函圖十萬。如價購其冊。需銀至十元者。幾乎各種實業學問。

於貨樣廣告册。皆有甚大參考之價值。故物品貨樣之照相。近來照相校中。亦無不別列爲專門。

客問

製版印畫之照相。是否即以寫真銅版爲正宗。

答曰。製版印畫術。凡三類。甲類爲印其凹面者。卽彼中古時之雕銅印。所製之版。爲陰文凹雕。嵌墨於凹紋之內。拭清其平面。所印之紙。必先着濕。而後以濕紙與凹紋嵌墨之版相切。軋印於機中。此等印品。其印墨高起於紙面。甚爲美觀。今在中國所常見者。郵票一種。卽用此版印成。西方則講究之名片。常用凹雕銅版刷印。其餘則如嵌於照相鏡架內之成幅圖畫。十八九皆用此版印成。若其雕版。出於百年以前之高手。徑尺之小幅。可值千金。其餘書籍之插畫。舊書中往往相遇。新書則已甚少。中國凹銅印之品物。余未多見。惟參觀商務印書館之印廠。曾見一部分。方從事此種工作。因同去諸客。過此未久立。余亦未留意其究印何物。大約工緻之鈔票。亦必以此法印刷也。此種凹印。與照相頗少關係。然有一種之照相凹文層塵印。層塵印不必畫凹文也。三十年前曾大出風

頭。卽代用雕銅版畫之第一步。爾後寫真銅版及珂羅版次第發明。此層磨版之手術繁難。遂亦變爲製版遊藝家之美術工作。今雖未絕其種。亦幾與雕銅手術同爲一種雅技。非尋常工藝家之所有事矣。

客問

其乙丙兩類之印畫術。則又何如。

答曰。乙類爲印其平面者。平面之意。卽不凹不凸。印墨浮於版面。每紙軋印。半脫其墨於紙上。而成印刷品。半仍留於版上。重將墨棍加墨於上。然後再付軋印。卽石印及珂羅版是也。珂羅版因全爲照相之產物。而石印則不必定用照相。而照相爲之增擴其能力者也。我國攝印古畫古帖。皆用珂羅版。此技不啻爲我國畫帖開一大方便之方法。因水墨之畫。其性質與珂羅版最相合也。若西洋之油畫。則與三色銅版接近。故西洋高品之印畫。雖亦或借重於珂羅版。惟反不若中國需用此版之處較多。西洋珂羅版之應用最廣者。莫如郵政花片。郵政花片之印刷。雖不必盡屬珂羅版。而珂羅版實爲其大宗。吾國尙絕無珂羅版郵政花片之迹。所有者寫真銅版套石印之色者而已。



此在彼中爲下劣之品。卽郵政花片一事。年來雖漸見發達。從郵局寄遞。亦不至爲郵差所偷匿。然此事荒率之情形。亦殊可哀。不惟村鎮之間。自無此物蹤跡。卽名區勝地。若西湖之類者。其風景之郵片。不能得之於湖山近處。反止能得之於城市間。上海印局之分店。彼中則雖一小村鎮。皆有其村鎮特別之風景片。而名區勝地之風景片。止能得之於其本城邑。

惟大都會之大販賣店。或頗有他城邑之有名風景片求售。

凡半日之旅行。偶至一小村閑遊。或訪友者。必購其地之郵片。寄示家人。假如朝去滬寧鐵路之陸家浜。下午其家人卽收得一陸家浜之郵政花片。以道平安。而好奇者。遇有數百里清遊。由上海去南京。每經一車站。例如崑山蘇州無錫常州丹陽鎮江。必急急下車。購一郵政花片。以投郵筒。又有一路留滯者。從上海則自寄一郵政花片。寄於崑山郵局。寫明本人赴局自取。至崑山則寄於蘇州。一路如是。非但所至之地。必得其郵政花片。且必經過郵遞。上蓋郵局之戳子。方足證信實。曾經行其地。並非某處之郵政花片。購於大都會中之大販賣店。假如西湖之風景片。亦可購於上海之商務印書館。故若其上無杭州郵局之郵戳。安見寄自西湖耶。所以若瑞士四州湖上之高峯等。皆特設郵局。往往有人從上山鐵道而

上耗車費華銀十元。專爲就其頂上之郵局。蓋一郵戳寄於親友而得片之人亦如獲至寶。今我國收藏郵票者有之矣。收集郵政花片者尙無其人。若郵政花片一一必以上蓋郵戳爲珍奇。簿嵌而陳於客座。對客數之曰。此寄自巴乃馬。此寄自埃及。此寄自亞琴丁。此寄自千葉島。則尙無一人知此風味。此固無關於布帛菽粟。可以救窮國之飢餓。然郵政花片之遍於城邑。實足以藻飾有情之人境。此一善也。嚕噠之函札。以搜事措詞而因循。不若郵政花片。但署姓名而寄發。已足以表示殷懃之情懷。倫類中多一簡便達情之具。此二善也。花片之所函。風物古迹。奇狀異俗。莫不畢備。流行於一般之社會。不啻多一互增智識之印品。此三善也。郵票雖小物。已與古錢舊印。同認爲高尚之雅玩。增一郵政花片。豈不更多一有益之消遣晨夕法。足以替代麻雀撲克賊強盜之勾當。故今因珂羅版之印刷而屢論及之。至於石印之印畫術。自三色銅版興。而書中插畫。已有一落千丈之勢。然自橡皮膠印術附益之。其軍又張。且我國牆壁上之三色大告白。今惟紙煙公司及外國戲院等在上海市上。年增一年。吾之戲院及各種營業。尙少加意於此。偷異日漸次發達。而石印出風頭之時日正多也。

答問 丙類之印畫。是必所謂印其凸面者矣。

答曰。然。印其凸面者。卽從前之雕版印刷。及普通之鉛字印刷。皆是也。此爲印刷之最普遍而最廣行者。印畫之法。有尋常刻木之版。有現時上海所謂黃楊木版。有電鍍銅版。是皆與照相無涉。與照相有涉。而全藉照相之力者。曰寫真銅版。可藉照相之力。亦可不藉照相之力。與石印之手續。有多數相同者。曰鋅版。寫真銅版。其實亦可不用銅。而用鋅。西名本爲半色版也。鋅版亦可不用鋅。而用銅。西名則曰線版。所以名線版之意。蓋言畫之深淺。皆用點與線。皴勒而成。譬如畫一人形。身著淡灰色袍子。濃棕色馬褂。其淡灰色袍子。必用疎線或疏點。皴勒。濃棕色馬褂。必用密線或密點。皴勒。此人人所知也。然則此等畫圖。非卽用點線構成者乎。製點線畫幅之版。名曰線版。乃名副其實。不兼言點者。稱名從簡。略之而已。凡畫可以製線者。皆可以石印。如鈎勒之山水人物花卉。如不着色之地圖。如器物圖。又如字迹。字迹雖非畫。亦點畫所成。又凡可製線版。可付石印者。亦卽可以雕刻木版。點線粗者。交尋常刻字人刻之。點線細者。則交刻

黃楊木版人刻之。

客問何以名寫真銅  
版為半色版。

答曰。假如淡灰色袍子。濃棕色馬褂之人形。而以疏線或疏點。代表淡灰色。以密線或密點。代表濃棕色。此刻木版者可刻。而付之於石印。亦即可印。倘使換一法子。用沒骨畫法。或用水彩畫法。袍子則竟以淡灰顏色塗之。濃棕色馬褂。或以深墨。或竟以濃棕色塗之。若以付諸刻木版人。刻木版人止能於馬褂袍子外邊。刻成馬褂袍子之形。馬褂袍子之中間塗色處。即無從更着一刀。如是而付印。必成深黑馬褂深黑袍子。全不能顯濃棕色與淡灰色之意味矣。此又人人之所知也。若照相中之人形。其淡灰色袍子與濃棕色馬褂。亦與沒骨畫法水彩畫法同一理由。其濃淡止以顏色分。並不以點線分。故照相亦不能付刻字匠雕版。亦不能石印。自然亦即不能製上海叫做鐸版者之線板。故照相及沒骨畫水彩畫。止能做平面印刷之珂羅板。珂羅版由膠質鹼縮而成天然之點線。與寫真銅版不同。其用凸面印刷者。則製所謂寫真銅版之半色版半色云者。謂其能顯中間之色。除

最黑者爲一極端之色。最白者爲又一極端之色。其餘兩極端以內之色。千層萬層。皆可名之曰中間之色。簡要言之。則曰半色。義亦豁如矣。假如一人形。濃棕色馬褂。淡灰色袍子。白布襪。黑緞鞋。則白布襪者代表一極端。黑緞鞋者代表又一極端。而濃棕色與淡灰色。是卽兩種半色矣。此版之能力。能使千層萬層之半色。一一如其深淡而各顯。則兩極端之黑白兩色。自然更能顯出。且線版木版石印。皆能顯黑白兩色。故線版畫。西名又稱黑白畫。其所短者。若非有點線之疎密。卽無從顯中間千層萬層之半色。不藉點線而能顯半色者。惟有寫真銅版。故獨居有半色之名也。

答問

寫真有銅版。不必藉點線而能顯出千層萬層之半色。其理由何在。

答曰。吾所謂寫真銅版。不藉點線而顯半色者。乃就大概言之耳。若嚴格的評論。安有不藉點線之疎密。而能顯現千層萬層之半色者乎。不過線版之畫。乃用筆墨而爲手成之點線。半色之版。則用光理而爲天然之點線而已。且僅僅有點而無線。故若戲題一新名。鋅版名線版。寫真版亦可名點版。其成點之方法。亦可以前所舉之人形分論。

之。

(一) 黑緞鞋最深色也。

(二) 濃棕色馬褂次深色也。

(三) 淡灰色袍子色漸淺矣。

(四) 白布襪最淺之色。

寫真銅版之大發明。即藥水煎之網目玻璃片。藥水片者。於尋常照相。習稱為乾片。寫真銅版之適於銅版者。亦逐漸改良。故爭用乾片。惟中國尙用濕片。此網目玻璃片發明未滿三十年。網目片未發明之先。曾有人用女子覆面之絲網巾等。經營慘淡。而成不完美之半色版。縱使不完美。尙需有極巧之手術。方能奏功。故當時能者甚鮮。迨網目片發明。而爲美國費拉特費城之雷微公司所專利。半色版遂人人能之矣。成有今日之寫真銅版世界。我輩對於網目片亦當致小小之謝忱。網目片之細者。一英寸函有四百網目。粗者爲三十六網目。網目之粗細。雖有數十等。而尋常最普通者。一爲一百三十三網目。或一百二十網目。用之雜誌等之粉光紙。一爲六十網目。或一百網目。用之於日報紙等。我國上海所製之版。

大約不論粗細美惡。皆用一百三十三網目。卽日本之日報亦然。可謂惡作劇矣。我國日報之印手又劣。宜乎偶然插圖。竟成黑皂紙一張。吾嘗好笑。以爲曷弗竟取木頭一塊代之。但題曰某某風景。某某活劇。人亦勿之責。因橫豎製了銅版。亦印出黑皂紙一張也。吾前年曾告文明書局之趙君曰。君何不忠告各報館。改製一百網目之版。趙君笑曰。如此彼廬外行。但看與銅板印送之樣張。還你一個批評曰。做得太粗。粗者腐蝕。尙費事。吃力而不得好評。故局中購備一百網目八十網目之片。皆閣置不曾用過。卽此小事。亦見社會智識方低。無法可以勸誘。寧可有時寫真圖畫甚多。改用好紙。爲種種之銷費。仍不得好果。若西洋則日報之寫真畫。皆用一百或八十網目之版。惟上海大陸報等。則有東方意味。亦似常用一百二十網目等之細版也。網目片置於藥水片前之作用。其意卽將鏡頭內攝入之畫影。分爲千百部分。每一部分。各從一個網目中穿入。成一點子於藥水片。合千百點子聚於藥水片上。仍爲一完全之畫影。惟畫影之深色者。例如黑緞鞋處。其進網目也。因黯淡其光。而成點甚小。畫影之淺色者。例如白布襪之處。其進網目也。因強烈其光。而成點甚大。今將網目放大而取譬之。譬如每一

網目之尺寸如蠶豆大小。

白布襪處。光強烈。穿入網目。光芒四溢。故成點亦如蠶豆之大。且幾過之。於是此點與彼點相接。四點接合之處。露出小米大之一孔。異日成版。轉倒其結果。而蠶豆圓點大之圓點。皆即爲白色之部分。惟小米之微點。乃爲小黑點。一片白色中含有小黑點。人目可欺。遂覺其爲全白。若就寫真銅版畫之白色處。用看布之小顯微鏡擴大其影。即見有無數小米大之黑點。布滿於白色之中。固非全白也。黑緞鞋處。光甚微弱。穿入網目。惟中心聚光尙濃。故於蠶豆大之網目內。止能成小米大之微點。異日成版。轉倒其結果。惟此微點。留爲白色。餘則成爲連片之黑色。倘印手不善。並白色之微點。近乎湮沒。但見爲全黑而已。必用顯微鏡。方見寫真銅版畫之深黑色中。亦有極微白點。非全黑也。濃棕色馬褂處。光雖亦弱。然較之黑緞處。鞋光亮已多。故由蠶豆大之網目中穿入。竟能成爲蠶豆大之點。此蠶豆大之點。成版以後。即於黑色中顯有頗大之白點。目中亦即覺其黑色之不甚完全。定可代表濃棕色矣。



淡灰色袍子處。光雖無白布襪處之強烈。然較之濃棕色處。光亮大增。故由蠶豆大之網目中穿入。能成黃豆大之點。異日成版。結果轉倒。卽成黃豆大之白點。以黃豆大之白點。在蠶豆大之黑色中。自自然人目觀之。便是半白半黑。定卽可以代表淺灰色矣。

假如以黑緞鞋處黑色中有微白點者。爲全黑色。作爲一極端之色。又以白布襪處白色中有微黑點者。爲全白色。作爲又一極端之色。而於是濃棕色馬褂處之黑多白少。淺於黑色一層者。及淡灰色袍子處之黑白相等。深於白色一層者。皆卽所謂半色也。其成此半色之兩層。仍由於點。惟此點非用人手點成。仍用網目片之光理攝成者耳。至於上之取所譬。僅舉濃棕淡灰兩層之半色者。簡約言之。以便討論耳。若實在照相畫。必有數十層半色。故成點之大小。亦卽有數十等。客但心知其意。偶反之可耳。且最白色處。中間必有無數微黑點。此種微黑點。固由天然成功。不可除去。然卽能除去。亦萬不可除。因有此微黑點。既不碍於人目中全白之感覺。而且此微黑點之作用。至爲偉大。寫真銅版。在強水中腐蝕。所蝕凹者至淺。如一片白色之處。無此小黑點密布。而

將印紙鑽簇相抵。則紙面過大。其勢下傾。必與凹處着有印墨者相觸。成爲全黑矣。故得此密布之微。點鑽簇相抵。紙面無從下傾。以觸凹處之印墨。始能保有其白色。此又發明網目片人之一大勝利也。

客問

半色版以光理破成點子。得使照相畫可以印行。誠爲印畫術開一新紀元。如此。木版與鋅板。幾成勢力極微弱之附屬品矣。

答曰。此種觀念。在西人對於照相製版術。則斷斷不生。吾人止知照相銅版。即半色版。初不知照相鋅版或脫墨鋅版。皆即綫版。故以照相銅版與木版較。自覺木版之勢力甚薄。假如報中偶有遊戲畫等之插圖。尙可借重木版。然畫時極當留意。必粗細可適於刻木。方能下筆。不能粗細隨意。畫畫家胸中之邱壑。使情韻兼盡。倘偶逞筆興。觀託極其細緻。描寫則極其靈活。而尋常刻工之木。窮於刻劃。尋常刻工之力。雕成呆滯。必弄巧反成其拙。否則必倩刻黃楊木版之人爲之。始能合意。價值與時間之問題又生矣。此等下筆先計刻木。不能隨意縱筆之苦衷。想現在繪畫報館畫圖之畫家。皆可歷歷告人。所以一聞有大張插畫。付諸石印。反覺與會略增。因下筆較可自由之故。惟因節省經費。用脫墨直寫於傅迹紙

上。則又有別種事拘苦。即紙面當保護。脫墨難舒轉之類是也。若知有鋅版。則石印之所能者。鋅版無不能之。而且石印或當擇取略佳之低線板。則印於平常之報紙。與木版鉛字同其性質。不擇紙而皆可。又石印必另行編印。而線版則可編排鉛字之中。宜用軟體字者。即寫入綫版之部分。說明之文句。欲用鉛字。則排附版外。較諸石印止能純用軟體字。優勝特多。而且綫版可以留版。以後另編書冊。石印則隨報而去。僅留不值幾文之照相紙底子而已。脫墨者並此而無之。此粗就今日我國日報界已有之條件而討論之。覺失却線版之功用。直可謂印刷大不健全。語其本無者。報紙之重地圖。世界皆然。獨中國報紙。不見一地圖。則以刻木爲難。製圖時填字太細。亦甚不易之故。若用照相鋅版。可就大張縮小。任何細密。皆非所論。則報上之地圖。與各種幾何圖畫。皆出現矣。即以圖畫日報而論。固當偏重於半色版。然而相間以滑稽畫故事畫。地圖器物圖等等。皆當要求點線畫。參雜其中。方疎密有緻。而且半色版往往必當連結線版。或加流動飛舞之框邊。或爲挖嵌補綴之花樣。庶愈增美感。凡此皆略就日報言之。至於教科書及科學書等之插圖。則半色版近乎絕迹。惟爲鋅版之世界矣。

客問：儉學會有六百元西洋留學之計畫。果能不紊乎。

答曰：用錢之事。至無一定。繁華之城邑。比例之相差尤甚。不必言其荒唐者。即言其正當者。假如上海學校有三四百元。一年方敷澆裹者。亦有百十餘元。即能敷衍者。三四百元之學校。不盡爲上材。而百十餘元之學校。亦不盡爲廢物。一皆以其爲學之勤惰。而爲其人成就之深淺。假使其人生長僻邑。無學可學。其家境又不能有巨資可措。能勝百十餘元。不能勝三四百元。將來上海學乎。抑因不能入三四百元之學校。反甘心蹉跎於窮鄉。從而輟學乎。則智者必不待躊躇。而挾其力所能勝之資。就上海百十餘元學費之良學校而自進矣。推而廣之。在家本穿青布長衫者。至上海而必效同學穿熟羅長衫。在家本青菜黃米飯者。至上海必嫌三色一湯之校餐未佳。頻往馬路酒館會食乎。在家本安步以當車者。至上海必數馳車出遊乎。在家本熟讀課本或借書誦讀者。至上海必見書則購。所有預約券不肯放過乎。凡此所謂穿熟羅長衫。吃館子。坐黃包車。上棋盤街。至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買書。皆至平常之事。即上海至高等之學。

生不以爲非。我亦不以爲非。然必出乎在僻邑出門時之預算。與百十餘元之力量。多所反對。則斷斷然也。平心而論。其人挾百十餘元之始願。特止欲得某校之功課耳。而熱羅長衫之華美。館子菜蔬之滑適。黃包車之安閒。羅列羣書之富麗。乃又一事不能。因百十餘元之預算不敷。遂根本推翻。歸咎建議之未當。甚而浮慕之人。必且得隴望蜀。欲並遷於三四百元學費之校。方爲快適。蓋此等麵筋學生。深信高價之油鍋炸成大個。更可不費自己腦力。謀之而不能。反至放廢無聊。輟學而歸其僻邑。始嘆故我依然。百境皆非。則悔已晚矣。今不必提起蘇州之夜航船。紹興之烏篷艇。如豕滿載。你之脚大指。抵於我之酒槽鼻。爲人境之至不堪。且亦有失風師爺。土頭財主。旅行其間。視若尋常。今加一等。爲長江輪船之三等床架。又進而爲香港天津之統艙或房間。則除今之議員老爺。毛頭政客。造孽有錢。洋氣直沖外。餘所謂曲辮子之詞林丈人。初赴考之青年學生。皆資爲惟一交通妙境。望大菜之間。過官廳之門。皆不甚生其比較之情感者也。乃儉學會學生。初聞日本三等艙價。莫不欣然。語其實在。其待遇實優於長江之床架。天津之下間。如安心作爲內國旅行觀。方富滿足之不已。然登舶而見頭二等。

之快美。加以長途之厭倦。頗有人忘其乘行之本意。甚且毒詬之曰。不是人境。充此論而處處爲齟齬。明明無所謂不可儉學者。竟亦可謾爲儉學爲理想。此則天下事皆在有志者自爲之矣。

客問

子所謂三等船者。爲價幾何。其實狀果奚若。可聞其詳乎。

答曰。日本有恒言。凡人當分利之年。或爲分利之人。旅行例當以三等舟車爲合格。分利之年則學生。分利之人則軍人。故軍人與學生。乘坐三等舟車。走盡世界。皆不以爲非。非如外交官等。服御不飭。乘坐街車。則傷辱國體也。例當從儉之人。更有教士。昔年有日本教士。以同教之誼。挈湖北鑛學家曹亞伯君西行。該教士自充頭等艙之侍僕。而勸曹君乘坐四等甲板。此教士抵英後。到處爭迎演講。因彼實爲一日本有名之牧師。其西行目的。卽欲以演講所得之錢。歸建禮拜堂。後聞得資三四萬元始歸。由上海至倫敦巴黎伯林。資費出入有限。因既抵西洋。到處止有一半日之車路。所多亦一二十元耳。歐戰之前。有定期之郵船四家。皆兩星期一發。四家更迭而行。近乎每星期皆

有在上海開行之船。曰英曰德曰法曰日本。英船無三等艙。德法三等艙。其待遇有中  
國內海輪船官艙之身分。故需價二百七八十元左右。日本三等分兩類。曰特別三等  
者。等於德法之三等。故爲價亦需二百五十元。尋常三等。則價止一百八十元。卽余  
前所言之長江牀架。或天津下艙房間者是矣。與上海往日本之三等艙。無甚異。同惟  
上海日本間之輪船常小。歐行者較大。而艙中飲食。似亦略較優也。由上海至新加  
坡。三等頗擁擠。因有廣東南洋之華人。及往來南洋之日本小販賣商。而日本龜奴與  
妓女。亦頗不少。既過新加坡。終止有寥寥數十數人而已。常能遇日本學生。大都赴  
德。無論如何。每一客人。終能占得極闊之席。如岸上獨睡之牀。較長江之架子。大而且  
高。新加坡以後。一人可占一二牀。鋪睡其一。其餘則陳設書籍食物玩具小箱等等。若  
善於收拾之人。亦能羅羅清疏。安排得別有天地。三等雖不供被褥。然旅行適在熱帶  
之下。雖在冬間。一抵香港。直達地中海。皆如夏令。彼本有土蓆。所謂「撻撻米」者。是更  
加一東洋摺蓆於其上。卽光軟無比矣。攜布單及氈毯各一條。儘足供此四五十日之  
舒服。食物每日白米飯三餐。光潔可食。惟肉燒洋芋菜燒魚之類之飯菜。皆東洋風味。

久居東洋者。甚以爲適。未嘗東洋滋味者。莫不唾之。故若預帶醬油。麻油。皮蛋。火腿。臘腸。冬菜等。愛食之品。一二十元。而又廣東茶食。餅乾。糖菓等等。長途消遣。亦卽比於神仙。且三五六七日。必抵一埠。停泊登岸。就酒館小酌。攜同水菓各事。又添無窮風趣。聊用以慰辛苦。皆廉而不費。海行之極。可羨慕。較長江內海之船爲適。三等或較頭二等爲自由者。長江內海之船。三等無寬大之甲板。可供憩息。而外洋輪船。則頭二等固特置寬大遊步場。卽三等亦在大艙之面。建搭帆布之棚。任客徜徉其間。海行最不可少者。爲一二元一具之籐躺椅。近乎每日十許小時。皆躺坐其上。啖果餌。觀書籍。談空話。望海天之澄碧。嗅海氣之潔淨。若無世俗之見。浮慕頭二等之虛榮。亦幾南面王不易其樂。而且酷暑之時。三等則科頭箕踞。惟不露赤膊等之惡相而已。儘可御日本之道袍。寬博迎風。行坐自如。若頭二等艙。則會食必整西裝。揮汗必襲重衣。拘苦或亦如獄囚也。若在頭二等艙。而失其儀節。反受外人之恥笑矣。

客問 六百元儉學生之飲食起居  
及學校修業。可聞其略乎。



答曰：學生西去。必程度至不相一。今當以預備完足。可以徑入大學或專門學校者爲甲類。語文及普通學各有欠缺者爲乙類。今先言甲類之學生。其飲食起居及學校修業。雖因儉學之故。略當從儉。然究與尋常官費學生等。亦可無甚分別。因用錢從寬從緊。決不在乎飲食起居。及學校修業等之正用。惟在乎零錢。零錢之爲名。雖終若不過爲附帶之費。但儘可指大於股。股大於腰。譬如我等在上海包飯。一月止須三五元。然一月應酬朋友數次。共上食樓。反可不止三五元。諸如此類。可見消耗之巨。敵。惟在零用。儉專注意於學校修業。不必十分刻蓄其飲食起居。惟與零用爲嚴格之相持。則零用眞爲零用。儉學正有餘地矣。假如有甲類學生。籌取二百五十元之旅費。乘日本三等船。抵英國之倫敦。二百五十元船資。與小船到時必有介紹友人來碼頭相接。或竟在船邊雇一汽車。與行李同載。至曾經介紹之華友寓所。其友必知來意。卽爲覓一廉價之寓。大約華銀八元一星期。此寓必在一中等人家之家中。普通有中國六架大小之房間一間。同運佳者以如是之價。能得較大之房間。房中上有光潔之白墜平頂。下有華美之地毯。壁糊精雅之色紙。照相畫架。必大小十數。爐鉗煤插。排列整潔。精銅耀日。

窗光淨明。白紗花簾雙垂。書桌靠窗。上覆五色線單。軟絨交椅數事。或壁角有大躺椅一具。非有特別衣櫥。卽有特別壁櫥。雕花鏤嵌。可貯書籍。獨睡鐵牀一張。銅柱精擦可鑿。羊毛毯爲被褥。白竹布之被褥單相裹。溫軟光潔。被上罩以白花線單。此單乃覆被之行。取爲客寓中之褥單。已屬可笑。更有妄人。用以罩桌。西人見之。必作嘔三日。西人吃飯桌上白花單。乃平花無邊鬚。絕非同物。且惟吃飯時罩之。餘時止覆色線之單。我國習慣桌上罩一白竹布。名爲洋式。此等洋式。實出杜撰。鴨絨之枕。枕單與被褥單。皆七日一換。白磁便盆。或盆箱。或簡便置於牀下。一壁有大理石之面盆檯。嵌寬大之磁盆。能含斗水之磁壺。滿貯潔水。漱口玻璃杯。肥皂磁缸。位置於檯角。惟牙刷肥皂必自備。面布兩條。搭掛小架。每晨十時至十一時之頃。客必出房。或往客堂。或出步公園。讓女主人或下婢。整治其牀鋪。傾潔其便盆。更換其水壺。拂拭其臆牖。如不依時出房。非但此日卽百物不爲整理。且被看輕爲妄人矣。夜睡之時。將所着皮靴提置房門之外。明日房主亦爲拭淨而上油。有包在房金內者。有另給一瓣。土一天者。大約包在內者爲多。如其有衣領等應當洗濯。卽於晨間出房。讓其收拾時。將應洗之衣物。捲置床中。彼卽取去。不置床中間者。彼爲盪好。以無欲洗之表示也。洗衣大都另給袋。惟局運至佳者。亦能得包入于房金。終之所有卑褻之勞役。皆以慣例之方式表示。不可以言語使令。雖語下婢。皆爲謬妄。以上卽八元一星期之寓所。房間大約占

有三元五角之價。尙有四元五角則算入飯食。以三元五角一星期之房間。舖設至道台之簽押房亦不過如此。西洋儉學較諸北京儉學。租寓旗人家中。廂房煨着炒鍋。實天上矣。

客問八元一星期之儉學客寓。而其飲食又奈何。

答曰。世上之飲食。以中國爲最穠郁而油膩。意大利次之。以日本爲最清淡。而英國次之。兩島國之飲食。皆清澹寡味。而頗合於衛生。然吾國寒士家風。黃米飯。香青菜。熟大多數之人民。亦何嘗不淡薄。深印一青菜黃米飯之觀念於腦中。則嘗日本白米飯。黃蘿蔔之滋味。固無所謂不堪者。而食英國之簡便大餐。更如登天矣。英國儉約家風之食物。以晨間及晝間爲優。夕餐則淡薄。惟富貴人家。始夕餐尤豐於晨午。恰得其反也。今就儉學生八元一星期之客寓而言。早八時或八時半。主婦設早餐於客堂。叩客之房門曰。早餐已設矣。客應曰。唯。至客堂就坐。每人盤中油煎雞蛋一枚。火腿兩片者。其常。有時鱈魚一尾者。其暫。麵包切片已塗牛乳者。陳於桌心。任取多少。茶注於盃。和以

牛乳方糖一盃與兩盃聽客之所嗜。平花白檯單上。盆盞刀叉整如瓶中設。且食且談。問題大都出晨報。是日早餐。午十二時半。又叩客之房門曰。午餐已設。其時檯單益潔白。盆盞刀叉益增。瓶花益燦。主客畢坐。主婦割牛羊之肉。或魚塊。或雞脰。約拳大者。一品置大盆獻客。番薯或菜或蔬。另置大碟。遍傳桌上。而各色取少許。和肉以食。調味架上之鹽缸醬瓶醋樽椒盒。任客自取。肉食既罷。乃進甜食。所謂「補丁」者是也。此爲英人之特色。補丁凡數百種。新婦必以能做補丁爲賢慧。一如我國閩中學作餅餌爲大家女子之天職。補丁之常食者。無非杏子或蘋果補丁。葡萄乾補丁。細米或涼粉補丁。大米雞蛋酪補丁之類是也。西洋糧食店亦售大米。卽作補丁之用。在彼人視大米。一如吾人之質。則以爪哇爲最佳。日本次之。肉食一盆。補丁一盆之外。各得麵包一塊。不塗牛乳。飲則清水。貯於玻璃。是爲午餐。非有能如上海之番菜。五六七種。連連而進。雖餐館與富室之餐。亦與上海番菜相同。品類繁富。然尋常中戶之食。決無有過三品者。儉學之寓餐。菓則絕迹不見面。惟水菓甚廉。間可自購。晨夜作消遣品。午後五時。名曰吃茶。茶和乳糖一二盃。麵包塗牛乳或糖醬數片。客氣者復加蛋糕一盤。夜八時半或九時。又有茶一二杯。麵包與糖醬。或加餅乾。是

名晚茶。或局運佳者晚茶與午後之茶。並在六時。另加冷肉或雞蛋或油魚一盆。於是九時則進咖啡。或可一杯。餅乾一二枚。是皆可稱之曰晚餐。一日之食料乃備。大食者惟以麪包爲進退。然據衛生家所說。吾人食物。但嫌太多。不嫌過少。則英人儉學生寓中之食飲。於養生之料。固已綽乎有餘。此八元之權利。除房間飲食外。又有一餘福。可以享受者。則每星期得洗浴一次。今日英國之住房。雖中下戶人家。莫不各有絕好之澡房。卽上海洗清池所謂洋盆者是矣。便房則潔淨精微。機關抽送。不見纖毫糞迹。又必近於我等臥房。夜半清早皆便。

歐洲嗜茶之國。以英吉利俄羅斯爲最。大陸視茶。僅如我國之視咖啡。偶飲之而已。俄羅斯之狀況。吾不能言。而英國則視茶爲主要之食飲。故晚餐卽名曰「茶」。我國救荒。則施燒粥。佐以鹹蘿蔔。英人振貧。則送麪包茶葉。故若茶價之上漲。一如吾國米價之漲。使人愁嘆。茶飲如是之普。亦不過七八十年以來。吾於五六年前見倫敦日日電報一報告。言一八五零年。時華茶進口七兆元。印茶僅半兆元。一九零九年。華茶增至二十二兆元。印茶則增至四百五十兆元。如此大戰爭中。糧食以缺乏爲憂。不應反阻華茶。某先生曾以歐洲阻止中國絲茶進國爲問。余愧於商賈未有調查之經驗。尙未能一答。據西報之傳說。則因潛艇萬險之中。欲戢其急者。而暫置其不急者。華茶本爲上等人家之飲料。在所不急。故暫多裁印茶。少裁華茶。此必

爲確因。若絲則爲奢侈之品。更遭暫禁。又無可疑。然絲但進口於法國。而法國不欲於戰時減少女工之生計。並不禁運華絲。若英國則本少大要華絲入口也。英國華茶之價。平時至少兩元一磅。若印茶止六七角一磅。故茶店印茶止售五分或一角一盃。華茶每盃至少角半。故如小茶館及中下戶人家。華茶絕迹。彼中人未嘗不珍視華茶。無如力抽重稅。使其價至昂。以保障印茶。故華茶欲其如何發達。恐終暫無希望。

**客問**住此八元一週之寓所。飲食起居。則已無問題發生矣。其學校修業之法。則將奈何。

答曰。每年星期五十有二。四百一十六元之房金。並年終致送小小禮物。對於房飯錢一項者。共支四百二十元。無論習法政文學工科理科。皆能選得年費一百元之專門學校入之。其餘八十元。則以四十元爲添補衣服洗濯領衫等之用。二十元供給郵票車費。二十元供給筆墨書籍。若夏期旅行。購買書報等等。當然皆止。可以近邊公園。公家書樓等代用。不復能與資費寬綽之同學相比例矣。若有人但欲於學校修業上多得利便。而飲食起居。能自減損。尙有自炊爨之一法。此法不惟省錢。在不佞與李右曾先生之理想。以爲新時代之人物。於飲食一項。應當設一簡便法。以適於旅行。不當煎熬炮炒。務爲繁瑣。使口腹一項。造出許多不便。故卽如圓心火油燈。在歐洲儉約之家。

仍復廣用。因其價較電燈煤氣燈終止得半。火油燈加一文明燒架。利用之以爲個人之餐飯爐。配以華美輕巧之鍋壺。頗不礙於觀瞻。置之書桌之上。一面燒煮。一面寫讀。亦不害於時間。一人之食物。若料量周到。配搭精審。於食器可無贅餘。於衛生可無妨礙。於滋味可無厭倦。余曾介紹二三人。在倫敦實行此法。皆稱無少費事。內有兩人。因房東止供電燈。且皆以火酒點之。每人每星期約費兩元。能使食料不減於寓主之所供給。且偶參家鄉風味。於口福略增。足償手足稍忙之勞。如此。覓一三元一星期之房間。但管牀鋪收拾。不管食飲者。亦甚易。以三元之房金。加上食料兩元。不過五元一星期。年止二百六十元之房飯金。積下三百四十元。供給學校修業及添衣買書等用。使精神上大增愉快矣。我等方擬配置精美之燒飯器具一副。總括而置於小皮包。又配合食單一紙。購辦食物簡便法之說明書一小冊。以供願就簡便生活法者所採用。不惟可適於儉學也。且並適於我等之旅行。及輕便之家居。如內地食物店之不潔。直以性命相委託。方知個人自炊爨之風。倘成。亦社會不良時之衛生法矣。

### 客問

所謂乙類之儉學生。其赴歐之備狀。則奈何。

答曰：乙類之儉學生，則於詳述居歐狀況之先，有可以討論者甚多。所謂乙類之學生，卽指預備工夫不甚完足，不能直接竟入大學或專門學之人，或簡直尙有不識字母之丁東者也。昨得某先生書，欲僕詳答英法德美之學制，淺陋如余，安能縷答。且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卽調查書籍，詳細開列，必成巨冊，非雜俎欄之談話所能容。況此等斷爛朝報之章程，書肆必已有譯本。然僕揣某先生之意，必非泛問學制，其意必代爲親友訪問，欲知如何程度能入如何學校，有所整備耳。此僕可以簡單之詞答覆，且可併於討論乙類學生之時，夾帶而出之者也。今最要者，又當分乙類學生爲三種。

(一) 年齡幼稚者爲丙種。

(二) 已成年而欲得一種系統之學問者爲丁種。

(三) 無論已未成年，限於境遇，止能於雜藝雜學，隨便獵取者爲戊種，而黨人遊子，墨客奇士，與夫頂出洋之招牌，吸文明之空氣，尙非荒唐鬼者，當附庸於此。

今當先定丁種學生之標準。此等學生，卽欲由乙類成爲甲類，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學習有系統之學問者也。其預備至何程度，方能合格入學，則可武斷言之曰：無論日本



莫法德美。即走盡世界。當先有三件要事。

(一)學於何國。必何國之語言十分精熟。雖儘可七纏八紐南腔北調。勉強混列學籍。然至上課之際。但能心領神會。考試之時。不免借抄講義。一樣半生半熟。得畢業文憑而歸。其學生之受用與否。惟有個人自覺之矣。

(二)學於何國。必何國之文字。看讀寫作。比諸中國舊學。有高、等秀才之程度。而且因試驗之關係。於該國之地理歷史。亦當勉強研究。熟其大概。

(三)算術則於數學代數幾何三者。皆有今日國中學校最優級之程度。

此三者爲基本。倘於此三者無所欠缺。不必問英法德美學制如何。皆可。有有系統之學問可學。否則必歸於戊種學生內計算。三者之外。又有兩事。

(四)無論古文如希臘拉丁。或今文除所在國之文字外。假如去英國者。英文之外。或法文或德文。必當兼習一種。其兼習之古文或今文一種。程度雖可稍低。然照例亦必看讀寫作。皆有規模。否則雖二三兩項。已經入格。此第四項。或可通融。尙有以華文替代等之把戲。將於自己前途之學業。甚多吃虧也。

(五)於理化博物中必有一小門特別研精毫不歉於中學之程度。

二者雖於前三項預備充足之後補習至易然欲正當而習有系統之學問於入學之先亦不可不一并預備也。

故若上五項工夫出國時已經完備是曰甲類學生若猶待出洋後添補不足者名曰乙類學生。自小出外添補者乃乙類之丙種成年而出外添補者乃乙類之丁種。無論丙種丁種無法於五項添補滿足者即無系統之學可學是即乙類之戊種其人儘亦有自項有系統學問之招牌實皆野雞學生也。野雞學生何嘗不能成「家造博士」或「發明大家」然此爲別一問題論及戊種辦法時或再討論之可也。

客問

如子之言。乙類丁種學生之程度似皆可於內國預備滿足。成爲甲類學生而後出。

答曰此乃正當之辦法。雖然事有未易一概論者。一國之立國自有一國合理之辦法。譬之如中國之中學校。照情理而論極能造成出洋入大學之甲類學生。無如在理論上與實際上皆未易造成出洋入大學程度滿足之學生。因出洋求學乃一時之現象。

必非永久之事局。苟將成其爲一國。必計畫內國有學可學。此理論上之中學。應當爲正式中國之中學。不能看作出洋預備學校者也。出洋求學。終爲至少之數。全國多數中學之青年。但求受一中等教育。而供其一生職業上之應用者。乃居百分之九十。此實際上之中學。應當爲中國中等教育完全之中學。又不能辦成出洋預備學校者也。故必欲於中國中學。求達預備滿足。無歎於甲類學生之程度。在勢定有所難能。惟有特別供備出洋之學校。如北京清華學校之類者。可以副此目的。然昔年吾鄉胡君敦復。主該校教務時。卽微嫌辦事人無意使程度切合。建議欲增高其學程。至與校長齟齬而退。乃發憤集合同人。至滬上發起大同學院。極數年之擘畫。一意傾向此一目的而進行。無如往學者多數。皆非有直接出洋之計畫。仍止以一良中學或高級文科視之。辦事人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心力乃爲之愈勞。舍此以外。惟一二人所設之中學大學等。差亦易副預備滿足之希望。然而學費亦幾等於出洋之儉學。惟其人苟於經濟有精密之計算。殊亦值得少安毋躁。在此等內國之校中。預備滿足。然後出洋。三年止需兩年外洋之費用矣。但有最要之一言。貢諸學生之自身者。無論在內國學校。或

外洋補習。真能滿足其程度。且生許多之活用者。必其主要恃自力。切不可委之於學校。照例之功課。以麵筋學生自待。以爲學校中照例功課之力量。能使我等自然發展。自然滿足。若但委其運命於學校照例之功課。在內國悠忽歲月。滿足無期。遂思掘苗助長。或入西洋之大油鍋中。可以不勞而獲。則大謬大謬。成年學生至西洋預備普通中學之困難。乃異乎尋常之困難。在儉學爲尤甚。因其爲成年之人。而正式之官立中學不得入。止可入私立中學。因其爲儉學。高價完備之私學不得入。止可入飯桶私學。（法國公立中學。雖成年者亦可強入。然此等能許成年人強入之公立中學。其情形亦與飯桶學校相等。）所謂飯桶私學者。乃吾臆造一遊戲之名詞。形容其真相者也。其立校之宗旨。直如我國從前之私塾。乃一種之營業。專門供失風文人。爲無聊中之飯碗者也。而在英國爲尤甚。英國社會。表面上之階級雖平。而心理上之階級。實爲世界最重之國。雖今日官立之中小學。日良一日。其功課遠勝於私學。然官學則平民子弟必多。而高等社會之父兄。必不願其子弟。與平民子弟相周旋。故寧出高價。就學於有怨之私學。而中等社會慕效之。却不能勝高價。於是荒謬絕倫。舍却甚良之官學。情

願入飯桶私學。供求相應。飯桶私學。即因之而盛。每至暑假後第一學期開校之先。而廣告中。登載某某私學招盤。或某人欲於某處租設一私學。或買一私學。觸目皆是也。私學皆為中小學之程度。其受國家之監視。自亦不必說。然有名無實。必為經濟困難者原諒。中外所同也。

**客問**

然則成年之乙類學生。初至外洋。可入者即此飯桶私學乎。

答曰。在儉學生之預備好區處。即此飯桶私學為最佳。客或驟聞之而駭。然討論終結。或又頗增想望。倘其人不耐內國中學之曠日持久。即竟赴外洋預備。亦無不可。內國三年之費。固止能供給外國兩年。然亦未嘗無意外之捷獲。可償費用之稍增。惟有兩事。仍當留意。

(一) 必具獨脩精神。富於自動之力。此即在內國學校。亦所傾重。至外國為尤要。非惟飯桶學校。其照例功課之敷衍。遠甚於我國腐敗學堂。即良好之官學校中。亦少硜硜講解。大都側重自習。其名即欲發達其自動之精神。

(二) 無論如何。文字必粗通。文法。算學為略有根柢。然後可以成行。若不識字母之

了東不知數目之多寡。冒昧而行。除是其人甘爲戊種學生。否則若有系統學問之希望者。未免吃虧大巨。因其人雖有自動之力。然動無可動。當言語不通之時。雖至淺之講解。飯桶校長亦願效忠。而無如彼有其口。我無吾耳。亦窮於指點。則初習一二年。或至非常困苦。亦未可知也。

倘既具自動之精神。又有淺薄之根柢。且行篋中多攜良好之字典文法書等等。則坦然成行。必收好果。

客問

子將述乙類學生到歐之生活。即指生活於飯桶學校耶。

答曰。正即指此。前述甲類學生之客寓。若乙類學生。非爲戊種。而爲丁種。則斷不可住。吾人亦已深知預備不足之學生。若赴日本住於下宿貸間之中。即斷送其留學之生涯。即甲類學生。縱使號稱預備充足。然至少有過半之數。於語言終未精熟。或有一二項功課。亦未針對於系統學校之試驗。不得不稍有補習。有廣東刁君作謙者。上海約翰書院之特班生。功夫爲全校之最。約翰操語素熟。然彼於十三年前赴英。尙先住飯

桶私學八九月。然後方入圓橋大學。若乙類學生。非特功課諸多欠缺。而於語言一項。必更形幼稚。若居私家客寓。終日止有三言兩語。甚少講話之機會。其餘則徧國無與立談。理想中以爲置之莊嶽。齊語自來。此或齊楚同在域中則然耳。實驗之於域外。語既成熟。亦或多此機緣。若在格格不吐之時。必當擇地甚善。庶講話之機會較多。富人則擇地易。而儉學則必以住宿人多之學校。爲最好學校。而有住宿生者。惟私校而已。成年之乙類學生。官中學固不能入。在英則官中學且不留宿。大學則如看戲。然上課時畢集而聽講。課罷則各散。吾言語格格不吐之人。有誰耐與其語耶。故卽戊種學生。爲言語計算。亦以先居飯桶學校稍久。最爲有益。

客問

飯桶學校之情形。始請隔一日而再談。自子近數日之談論。似於學習外國文字。極如「剛八度」聲口。注意於語言者甚至。然何以吾子平日勸人自習外國文。又以計較聲音爲多。

事。毋乃自相矛盾歟。

答曰。孔子有言。「言非一端而已。夫固各有所當也。」昔日細蒧剛八度等之學習外國文。僅注意於語言。並不曾由文字而進研學問。故相承而爲習外國文字者之詬病。然此事大可相恕。以昔年此等學習外國文字之子弟。其父兄之希望。本以細蒧剛八

度爲一種之職業。此種職業最適應用者。卽普通之語言。及淺俗之文字而已。對其職業之應用上而專注研習。亦何所病。卽細蔥剛入度。至今畢竟爲一種正當之職業。吾卽有子弟。如其不堪大就。而性質實近於細蔥。或近於剛入度。吾必勸其針對應用。仍專注於普通語言。淺俗文字而止。此實爲特別之另一問題。非可與學校學習外國文字。字一概比而同之。混而言之也。然畢竟因數十年前。我國開始學習外國文字。有此一段之歷史。至今留遺兩大謬觀念。爲絕相反之阻碍。吾之矛盾。正欲針對兩謬。而求各適其所適。

其第一謬曰鄙薄語言。

其第二謬曰拘滯聲音。

鄙薄語言之結果。凡我國官學校之學生。皆以不作外國語。矜持其高尚之聲價。在號稱重國文之校爲尤甚。彼夫滿口鈎駘格傑。作小滑頭之形態。不惟詞林丈人惡之。卽我亦必爲之忍俊不禁。况厭薄作他種之語言。以語其所親。古今中外。皆有此特性。故六朝人之痛惡鮮卑語。鄉父老騰笑仕宦回里者之作官話。與今日官校不說外國



話。爲同一之條件。但平心思量。矯枉實有其不可過正者。揆以「執事敬」之要義。吾人既耗費寶貴之光陰。研究此項之文字。以爲參考學問之資。此種文字。又實有接近語言之性質。爲以相當之場合。加以相當之習鍊。一既可爲交接外人之資。二復足爲考詢學問之助。倘有出國遨遊。吸收世界學問之機會。尤爲惟一之要素。如此設想。竹頭木屑。皆爲有用之物。矧已捐棄時間而習之。而不順收其旁效。豈智者之所爲乎。且不惟內國官校。因詬譏外人教校之故。有此不語鳴高之趨勢。卽挾此性習之人。往往流行其病於外洋。一至外國。貪與二三邦人爲晨夕之相伴。好高務遠。但閑闖街頭。購買門面之書籍。以不求甚解之法讀之。欲求其避地于鄉僻外人之居。先以家常閒話爲生活者。不可耐亦非所屑也。實則彼所謂研究有得。或畢業某校者。因此口耳不重之故。暗中失却無限效果。爲其勢力所應得之物。而僅得其十分之六七。或四五也。僕之言此。乃爲公言。因僕亦詆詆拒人。格格不睡之一物。與不語鳴高之諸君子。素賡同調者。並非舌底瀾翻。挾其所長。攻人之所短也。僕實見夫在外國入學。不熟外國語。真撒木屑於頭上。自稱鋸匠者也。

客問所謂拘滯聲  
音者奈何。

答曰。學外國文字。而望兼習熟於語言。此固我之所主張。既欲從事語言。而聲音自不可不重。但吾意則又以爲文字自文字。語言自語言。世俗慣語。以爲西洋語文合一。此實似是而非。世界無論何國文字。莫不相同。皆有高深與淺俗之分別。淺俗之文。則與語言密切相近。近世紀之談教育者。知高深之教育。能受者必爲少數。偷以艱深文字。作普通教育之器具。而大多數實受其敝。因此普通教育。皆主張以近語之文。撰述其課本。西方遵此法而改良者。已有數十年。中國近來有經驗之教育家。編撰國文課本。亦羣躉此說。我等學習外國之初等課本。本皆近語之文。細蕙剛八度之目的。又止借粗淺課本之文字。作爲熟習語言之資料。於是西洋語文合一之說。羣然遂奉爲典要。且吾人素性自大。以爲外國蠻夷之文字。照例自不能脫其語言粗俗之本質。故中心已預斷其語文之合一。語文之合一不合一。乃爲別一問題。我今不必預論。且卽其人信仰合一之說。於吾漸求學習外國文者。必兼熟語言之旨。亦無抵觸。惟半守此說於胸中。而有兩種人。則大受其阻礙。

(一)爲境遇不能得良師佳校之人。則姑犧牲語言。儘可任聲音之小舛。而在文字上多記生字。精核文法。實大足爲異日得遇機緣之預備。惟中語文合一之毒。以爲今日聲音之偶乖。卽全般工夫之徒作。若將聲音不密合之文字。自由研究。非徒無益。而且有害。此真不通之謬說。自小習中國語言。尙能改讀外國文字。豈有偶乖聲音。異日得良師或外人之指導。不能追改。縱改之之時。略生困難。然較之輟學以待時。坐失辨認字體。研精文法之許多工夫。豈不大爲可惜。況語言卽習於內國之佳校。亦不過粗得大概。若欲聲調腔口。爲彼中人所許可。仍非久居彼人之中。不能爲功。故聲音之事。究如何而能得其正確。非素居內地。任一二良師之指導。卽可圓滿。至於聲音之規則。在今日西文字典。及獨修書籍。頗多精確之昭示。而大端不謬。實閉門亦能達到。故拘滯聲音。而苦學之士。爲之阻礙。研讀外國文字之與會。其弊一也。

(二)爲年歲既長。或職業相拘。其人實富於學識。而有考文治學之能力者。此實不必再習語言。但視外國文字。如鐘鼎篆籀。治之如說文。則有華解字典及獨修書籍。

橫七豎八習之。其人若富於記憶力者。一樣一二年之歲月。即能看書讀報。儘可自闢一參考之途徑。吾以爲老少績學之士。無不可自治一二種外國文。作爲消遣之品。自亦收其多解外籍之效。惟又中於語文合一之毒。以爲字體固可自辨。而聲音必經師傅。一若聲音讀乖。卽文字難通也者。故以爲我輩名流。與彼教西文之流氓。曰師曰弟子。有所不屑。遂於此事亦無意問津矣。豈知四十年前。江西有吳子登者。算術名家。曾國藩之畏友。我國初次派遣出洋幼童百人赴美。吳卽爲監督。而以粵人容閔氏副之。吳之治西文。非但不屑讀其音。並且不屑寫其字（A B C D）而以甲乙丙丁代之。然頗能讀算書。看日報。吳之迂頑固可笑。然其不爲聲音所拘。不願從師。以玩索之自力。了解外文。實非今日受欺於語文合一。不敢無師問津者。所可及矣。故拘滯聲音。而績學之士。又爲之阻礙。研讀外國文字之興會。其弊二也。

觀此二弊。則吾所謂鄙薄語言不可拘滯聲音。又不可各有一義。非矛盾矣。

客問乙類學生之飯桶  
學校請言其狀。

答曰。此等學校。爲我被之以飯桶之遊戲名詞。未免令人有不快之感。實則其內容甚有足述者。惟吾若不先予以貶詞。恐一言學校。而客遂以爲外國學校盡屬此類。則又不免貽誤。今則又有一問題。而於詳述飯桶學校之先。所當略論。吾國風俗。惟舊日有遠道受業名人之家。不惟承受其學業。而且薰炙其品性。除此以外。其寄食人家。皆因貧困以倚親友。或因遊觀以候朋好。從無有爲慕效他人之言論。幸采行動習慣。忽議借居其家者。因中國除客舍廂宇之外。亦斷斷無居家留寓客人之事。西洋則不然。凡純粹之住家。皆可留宿一二外客於家中。與之同其起居。同其飲食。視若家庭之一員。在英國尤爲普通。欲覓上戶稍艱難。必得介紹。而中下戶則幾乎十家有五。皆如客寓之招客。有空房者則懸帖於窗際。此等中下戶。前述儉學生八元一星期之寓處。卽包括於此類之中。每一街巷。人家數十百。而窗上懸有招客寓宿之帖者。多必二三十。少或十數。寓宿之目的。異乎客寓。倫敦客寓。大小亦有數千。大抵不出乎左所列之性質。

(一) 亦有近於客寓之客者。則由他城邑而來。遊觀至一星期以上。適朋友在左近。遂亦寓居此等人家。卽費用亦可略省。

(二)因在商店作夥。或在學校作學生。或去家太遠。或來自外方。而終年住宿一人。家有至數年者。

(三)簡直並無家室。其職業則爲夥計。爲教師。爲工匠。爲報館主筆等種種事業者。卽寄宿人家。爲此家庭之一員。甚有同居一世。邊居卽隨之同遷者。故所有不娶之男。不嫁之女。已鰥之老人。守寡之老婦。爲兒媳所離居之老夫婦。爲父母所析出之小夫妻。皆可自由選擇。寓居人家。享一室團聚晨夜笑語之樂。不似中國鰥夫寡婦。及老年無倚靠者。卽廣有資財。獨立門戶。尙爲僕婢所欺。如其僅有過度之資。則尼庵僧廟。皆至感不便。吾人親友中。頗有似此孤獨之人。常爲之無法安排。搔首不寧。所以今之社會改良家。極議中國之家庭。應當改變組織。其事固甚不可緩。然而社會生活之法。若不能先變。則新式之家庭。既出。必有一時。甚感困難。

(四)卽青年子弟。或外方遠客。欲薰染性習。擇一良好之人家而居者。其第四類。本亦爲留學所急要。借有名詩書之人家。地分每居中上。非有二十元一星期之費用。不能必得。必富家子弟。或公費學生。始能備辦其資。至於儉學生。甚難如願。

若八九元一星期之寓。人家亦儘可善良。大都必無學問之顧問。或道理之商榷。及儀式之講求。其補救之法。欲覓上等之窮人。古今中外。惟有教書先生而已。諺云十條黃狗九條雄。十個先生九個窮。西洋亦復如此。故又可曰飯桶學校者。不惟可以讀書。並爲儉學生良好之寓所也。

**客問**

洵如子言。飯桶私校。又可爲儉學生之良好寓處。不知比較於八元一星期之宿舍。其得失若何。

答曰。此又一言難盡。姑先略叙飯桶私校之情形。而後再與尋常宿舍爲比較之討論。所謂飯桶私校者。卽個人或一行人。集資設校。得學生之束修。藉以開銷。而此個人與一行人。復倚以爲生活者也。其等類亦至不一。儘有校長學問高明。聲名佳好。而建設已幾代。規模甚可觀者。則其校修亦可年需千金。非儉學生所能入。儉學生所能入者。其等類皆居中下。中下却亦不盡以功課分。而分在飲食起居而已。甚或止分於聲名之微著而已。雖爲中下之飯桶私校。其房舍之外貌。必遠較八元一星期之寓舍爲闊綽。且以招徠學生之故。往往皆建設於清雅之僻街。或山水之佳處。此等私校。全英國

不下二三千處。年來以儉學之目的，曾細細調查，且會約得十數校，皆許以學生源源而去。約成一至廉之價。學校本論學期，以暑假後九月初開學爲第一學期，正月初爲第二學期，四月中爲第三學期。年假半月，暑假半月，暑假兩月。例當別納高修。吾人近來所約束，乃不論學期，不問假日，某日入學，扣算至兩月後之某日，爲十足三個月。納費一百元，束修膳宿洗衣一應在內。如是則每年實納四百元，較諸八元一學期之寓舍，反廉二十元。間有教法稍優之一二校，則年納四百八十元。此等校舍，皆在鄉僻，或在他城邑，却頗有屬於名勝之區者。如英倫南海邊第一名勝，所謂白麗登，黎世昌，薛福成等皆爲之作記者。亦有約定儉學之校，在彼，倘以消受山水而論，富翁或有費數千金一月，方能居此。何物儉學生，居然與享幸福，四百元真極廉矣。惜此等約值低廉之私校，在絕大城市，相近大學或專門校者甚少。故甲類學生，已入大學或專門校之後，即無從寓居此等學校，不得不住入元一星期之宿舍矣。最近於倫敦城之西南郊，得兩學校，近處有大學及專門校可入。此後如有願受私校之拘束，而得應酬之實益者，或於入大學之後，亦可不寓尋常寓舍，而住此等之私校矣。私校飲食起居之不如尋常寓舍者，每晨不能天天有雞蛋火腿，止間有火腿一片，大都則麵包奶茶之外，復有麥粥等。



而已。午餐之肉食。亦不能如厲處之豐。晚餐止有麵包奶茶。間有糕點。此飲食之略菲也。住房因華人喜在房間作事。故曾與訂約。給一房間以獨住。雖桌椅床鋪俱全。然不能如尋常寓舍之華美。此起居之稍遜也。然亦有開明之人。因圖說話之便。喜與英國學生數人同居一房。效法西人之性習。願在公共之地作事。自修等等。皆在課堂。此尤為飯桶校長所歡迎。因不必供給房間燈火矣。華人非關門不能作事之惡習。實為受累。且與新時代公共生活。甚多衝突。故頗有人不願要求獨居之房間。而所得利益。則疑難有所顧問。身體有所約束。說話能多得朋友。鄉僻能多得空氣。洗衣不要錢。看書頗可借。而且名為預備。自力強者。真正大可預備。

### 客問

然則飯桶學校。遂無功課可言乎。

答曰。此又一言難盡。以飯桶學校。而遇麵筋學生。雖竟斷之曰絕無功課可言。亦非厚誣。因此等學校。除校長一人外。多則二三幫教。少乃一二而已。常有中學一二班。小學三四班。故並師母世姊。一同帮忙。亦覺人人日不暇給。所謂成年乙類之學生。以年齡而論。中學已嫌難插。以彼中功課而論。語言尙不盡達。小學亦且不合。故在彼校。本止能作為野雞學生。此等野雞學生。中國人本為少數。普通者為德奧法比之少年。特來

英境熟習英文英語者。而尤多者爲西班牙南美洲印度之人。或來專習語文。或亦預備求學。故往往中小學諸班之外。又有野雞學生數人。即或多給錢文。或廉價預約。必求校長於課餘另給功課。自然亦頗有懇切施教之校長。或熱心指示之師母。然亦有名爲教書。使學生循讀課書一過。先生一面看報。不問錯誤與否。但以 Very Well 等之應酬語敷衍了事者。其各班課堂。野雞學生之權利。例可自由選擇。隨意旁聽。然彼中亦止剩柴瘦之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味。蓋旁坐惟聞發問演習等事。幾乎彼中教習。全不知詳細講解。究爲何物也。彼亦自有彼之長處。乞勿誤會。教嫌我國教習過於認真。不與他處談話。互相參觀。自無弊病。若必得自動之學生。隨處皆能發問。逢人便相請益。又能納交於帮教之先生。或同校之高才。自能開此門徑。則此飯桶學校之利益。又幾乎爲內國最佳學校所決未能得者。故即冒昧出國。舍內國懇懇之講解。而易客居寂寂之自修。亦不爲過於吃虧。盡其優點約略有三。

(一)發生於自然。不與飯桶學校相干者。在內國所讀外國之書。雖意思亦能了解。然未嘗目覩情形。頗多不知所語云何。迨身入其中。日日親見其社會之生活。書報

之爭論。則於所讀之書。甚多目注而卽心通。此於進步之時間。可望縮短也。

(二)一齊爲傳。而嗽以衆楚。於語言固受敝矣。卽屬文尤少佳望。蓋雖內國良校。教以西人。於文規詞格。講解入細。然鼓盪於故鄉空氣之中。文情文思。俱有鄉味。不合殊俗。充其量。作得高等中國腔之外國文而已。惟日沈浸於彼中。富有詩書之氣者。之中。方能落筆卽成洋調。富有詩書之氣之人。儉學生之所能遇者。惟飯桶學校中之竊君校長。夫人師母。校長常有碩士學士之頭銜。開校時必戴竊君皇帝之帽。師母常扮成Mrs.式。以壯觀瞻。維新幫教。進取同學而已。故飯桶學校。足爲儉學生變化文章氣質。乃爲惟一之道路。

(三)熟習語言。非至外洋不可。儉學而求其語言稍高等。非住宿於飯桶學校不可。前已論之略備。不必更贅。

若我前所謂養成甲類學生。能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其滿足工夫。若全恃飯桶學校。或欲自力。卽亦殊難達到。惟飯桶學校。實爲預備之第一段。斷不能不先入者耳。

**客問**飯桶學校。既不能備得滿足入學之資格。  
而乙類學生。究何從而變爲甲類學生。

答曰。若仗飯桶學校之力。文筆能圓轉。口耳能靈便。第一難關已過。不但無虞於入學工夫之預備。而且畢生之受用無窮。至於自力甚強之學生。預備入學工夫。道路頗多。方其在飯桶學校之時。一年之費用。止需五百元而足。尙有准備之百元。最好充爲函授學校束修之用。在英國如圖橋郡之函授學校。不惟入學資格。可由函授而預備。卽學位考試。亦可由函授而通過。且飯桶學校之教師。大都如我國人服冬烘。談說考試。口津欲滴。聞其野雞學生。兼從事於函授學校之工夫。非惟不妒。而且必從旁指示。以通過入學考試。能進專門學校等等。爲彼校無上光榮。惟欲速則不達。倘語文並未。在飯桶學校中。得有把握之時。不必急想天鵝肉。勉強從事於函授。且苟索居飯桶學校。自力與耐心。皆足成就筆舌。使之達於佳境。卽脫離飯桶學校。適都會而改入大學等之預備科。亦儘有學費在百餘元之數者。倘其上課而講解領略至晰。講義抄錄至完。預備科中自無預備不成。亦無預備不速。故飯桶學校者。實爲成年乙類學生根本之根本也。

答問 乙類學生中之戊種學生。本不求預備入學。滿足之工夫。惟隨便獵取一材一藝。或爲黨人游子墨客奇士。止求收文明空氣。或爲異域之遊觀者。當與飯桶學校無緣矣。然耶

耶。

答曰。是何言歟。凡適異域。無論所求何事。如其書報不能暢讀。語言不能通曉。必將一步不可以行。

惟目的真止求遊歷一周。或不得已而避地海外者。此又另一問題。旅行西洋。除意大利西班牙俄羅斯等文明程度稍下之國。或多欺人之事外。餘皆實至如歸。卽爲啞旅行。亦全無困難。較諸旅行內國偏僻之鄉。尤安全快樂也。

書報或能仗自力而乞靈字典。久久亦或通曉。惟語言則非蟄藏於相當之場。所耐有短時。與國人離索。幾莫能自修。甚有數年流寓而依然啞巴者。所謂相當場所。窮人之力。亦惟飯桶學校是求。至於青年而往習一藝。欲求速成而歸。尤需嚴格的先獨自住一飯桶學校。最好一年。少則八月。故飯桶學校者。實爲乙類學生出洋後必過之要關也。

客問

乙類學生中之丙種學生。卽指年齡幼稚者而言。亦與飯桶學校有緣乎。

答曰。此斷斷與飯桶學校無緣者也。飯桶學校。必其人已自治力者。始能入之。如年齡幼稚之學生。必託管理之人。始能出國。既有管理之人。而學生之年齡。又適合中小學。則竟入官立中小學。其功課之真足。斷非飯桶學校所可比倫。倘在內國。得有高等小學之程度。其造此程度之時。又或稍偏重於洋文算學。洋文讀過讀本三四冊。文法能了解其大概。無多錯誤。尋常算術各要法演習略完。又稍解代數。如往英國者。於英文已有上舉之程度外。復於法文或德文。讀過一二冊。拚法甚熟。而又略知文法。如往法國或德國者。德法文程度稍高外。對於英文。當知其粗淺者亦同。年齡十四或至十六。如是而出國。竟入彼等之官立中學。此等學生。將來所得之成績。必尤較在內國預備滿足。竟入彼中之大學或高等學者為優良。因各國之學校。最致謹於中學。由彼中合格之中學。不合格者。則中下之飯桶私校。循途而入大學。如在鐵線孔內抽過。當其為彼中大學學生之時。自然另有一種針鋒相對之合格。惟此等學生。若無父兄或負責之親友。可託管理。則必高價而託之於上等之西人。甚難由幼稚生之隨眾而自往。因公立中學除少數特性者之外。大都無宿舍。使年幼之人。自由寄居人家。終不妥善。亦有特別強有力

之少年。性行至高明。青年卽具老成之資格者。其年齡或已至於十七八。甚而達於二十。西人頗有量其身材狀貌。可作十五六者。在內國預備之工夫。亦過於高等小學之程度。於吾上文所舉洋文算學等等。其程度皆有增無減。此人本爲了種學生。當入飯桶私校。而亦未嘗不可寄宿人家。竟入近處之公立中學。但此畢竟爲少數。吾儕之所熱望者。最好望有開明之父兄。設法攜其幼稚之子弟。得有相當之監督。俾能早年就學於外。其足以助長我國能力教育之發達。結果必不甚小。既有父兄爲籌相當之行動。亦且不必限於中學生之一項。卽年齡甚幼。需入彼中公立小學者。亦未嘗不相宜。其行動之法。大略有二。

(一) 竟爲子弟讀書而遷家海外。

(二) 湊合成數之子弟。結團設監以爲之。

**答曰** 子所謂移家西洋。以適於子弟之就學。無乃小題大做歟。

**答曰** 吾人論事。無論何人。皆不能無所動於一部分之感情。而輕有所主張。其實凡一

人之主張。必實有適宜於一部分者在。而復實有不適宜於他部分者亦在。假如我國近時受美人衛琴西氏新教育論之影響。致年來教育部遣派學生。取限制主義。衛氏所設「必須成年之人。年在二十五歲以上。曾於本國受有完全教育者。始可出洋留學。蓋留學目的。端在極深研幾。或特別調查。彼英德法美諸國學子之互相遊學。莫不如是。」此與日本派遣留學。限定卒業大學。會任助教。且限額五十餘人。其旨趣亦合。然吾不必多下斷語。即以衛氏英德法美諸國莫不如是一語反詰之。中國今日之國情。及學界之程度。得比英乎。德乎。法乎。美乎。抑退一步言之。得比日本乎。當無不以為甚滑稽者也。衛氏之新教育論。趨重力役。吾五體投地崇拜之。至於所論派遣留學法。若作為教育部方面。挑選出洋學生時之鵠的。於此一部分。亦至為切當。年來成年而受過比較完全教育之人。日多一日。教育部取其僅少之學額。多選此等人。自亦在情理之中。若衛氏又設採取彼之方法。「則派遣學生出洋留學之舉。直無所用。」此實謬說。其謬點。以我血誠所論斷。彼但欲取信其說於吾人。故不覺推挹太過。以為吾人感情既洽。而信其力役之說亦固。殊不知獨立文化等之諛詞。全不適用於新世界人。



類惟以力役優劣之結果。爲文化消長之現象。力役之真理。重在真美與真適。必就世界爲比較。萬不能偏於歷史而獨立。衛氏抵華。所遇者皆爲國拘之詞林丈人。彼以爲大多數心理爲此。進言必求先合於輿情。故聊復云云。觀於彼所專注發揮之力役論。全不與國粹問題有所關連。即可見獨立文化等之楔子。皆應酬世故語也。但此問題太大。非今日談話中所能盡情討論。且衛氏言論。實有適於一部分之價值。即吾移家就學之言。正居其對面。自亦不過適於一部分。倘執吾之說。以爲內國學校。可以不開。皆應移家就學西洋。非特吾無其意。亦即變爲滑稽之談矣。終之吾敢爲大前提而斷言者。

今之新教育。皆有覺悟。當趨重力役。

卽力役之教育而論。是世界的。非一國的。

力役之智識。是世界的。故交通愈廣博。而成就者愈多。

我國力役之教育。既已發達。尙不可忽於交通。當其未發達。尤應多設交通之法。促此教育而進之。

移家就學西洋亦爲交通諸法內之一種。

且以升役之教育爲大前提。學生豈止學校而已。則移家之說已殊有確以討論之價值存在矣。

客問

移家就學之說。甚爲離奇。且始妄言之。吾將姑妄聽之。

答曰。今日中國之所缺者。學校教育。與所謂力役教育內之高等能力。皆知出國而求之矣。其實與人類相關之事物。有待乎增進智識。逐一改良者。實千端萬緒。非僅講學之一事。必事事能多換智識於世界。而後適宜於時勢之俗尙成。乃得優存於人羣。移家之事。取吾一部分人之家庭生活。生活於世界改良之城邑。取吾一部分人之起居習慣。習慣於世界進取之社會。卽無子弟就學問題。已覺移家之重要。況就子弟就學而論。我國學校之驟難完備。尤於高等力役之能力。一時決不能取諸官中而足。而又因社會上四圍現狀之無所補助。故卽在學校中成績最優之子弟。往往不比於留學普通畢業之學生。所謂普通畢業學生者。乃指普通學習。特成績非甚優者耳。決非指頂一留學招牌之麴筋學生也。卽因一則於學校外無所

聞見。一則聞見於學校之外者甚多耳。就學常赴通都巨市。即取近證而易明。如北京上海。亦有議之爲阮陷子弟之魔窟者。但無可如何。父兄寄託其子弟。或親率其子弟。合四方而集者。仍比較的視爲子弟可望成學之地。雖勝朝之遺老。詞林之丈人。開明之樸學。寒素之老儒。皆別有適宜於此中之生活。不盡爲子弟之學業。然其間亦頗有爽雜此問題而滯留。以北京上海作一小影。擴而充之。即知有特別之一部分。可以紛遷於倫敦巴黎。並非離奇。且不惟爲子弟得佳校。廣四境。終能充其力役之能力而已。即於其父兄之生活。亦豈無可以適宜者在。特上海北京。不以爲遠者。習慣而赴之。而倫敦巴黎。以爲甚遠者。有素。憚於輕赴耳。偷去之者多。共忘其遠。又爭先恐後赴之矣。比倫敦巴黎稍近。而較遠於上海北京之東京神戶。二十年前視着天邊者。今皆作爲檻外也。頑固如不識丁東之京官。亦且販賣舊書而往。彼特未知倫敦巴黎。類於舊書之事業。或較可發展之把戲。彼能開創者尤多。所以吾且不暇爲種種部分之人計畫。但爲帝制派如梁士詒楊度輩設想。彼若全副骨架內有一兩根雜骨。改其伺隙香港天津之陋觀念。挾其多財。爲倫敦巴黎之生活。超全家於海外實業。世界學問之途徑。

彼之所以與家者何如。而間接即所以拯國者又何如。即若二太子之袁克文。以其三年中在上海爲惡濁生活之化銷。移而爲海外改良之度。日其前途家庭之結果。亦必大有影響。故其人而不安於窮鄉僻壤之老生活。輸送其巨資。爲內地洋場之浪費者。皆可勸移海外。比較的所得結果。不至爲洋場下台之下劣也。雖然此等移家。亦爲一部分耳。非即吾所希冀移家就學之一部分。吾所希冀移家就學之一部分。仍就力量僅足之人着想。或簡直又爲窮措大作好夢耳。

**客問** 移家就學。有若何之狀況可名。曰力量僅足若何之狀況。即稱爲窮措大。

答曰。此止能大概言之耳。所謂力量僅足。所謂窮措大。隨人之觀感而異。終之即吾所謂力量可名僅足之人。決不是富豪。此亦客之所能會意者。且吾前次之談話。雖有盼望梁士詒楊度袁克文等。亦可移家域外。然此終是癡人說夢。況自維新以來。凡能棄入股而就學。冒百險而遠適者。其初皆爲窮措大。故今日面團團活畫官僚態之學生。向日皆窶人子。未嘗做官風味時。痛罵官場腐敗。十許年前我在南洋公學。對此輩寒

乞子弟。卽勸彼等未吃燒烤。且勿亂罵。今日果然頗有若干寒乞鬼。已爲政治上之大  
蠹。卽梁士詒楊度。十許年前。亦寒乞鬼隊中之人物。今日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居然亦  
稱元老矣。今日勿說閒話。凡與新事業奮鬥。必先爲窮措大。而貴官富人之子弟。初皆  
勿屑也。必至大勢所趨。無可如何。於是方施其近水樓台之手段。亦使子弟濫公費。行  
捷徑。讀外國入股。就外國考試。而十八九仍用以爲進身之階。眞實研學者。仍讓窮措  
大。迨窮措大成學而歸。卽如彈詞中破窰內人物。中了狀元。招贅於宰相之家。故無數  
舊式官僚之千金。許配寒乞子弟者。今亦成爲流行之佳話。此卽表明世家大族門當  
戶對之子弟。鮮有成學者之實證也。且今日舊家子弟。拚命擁戴張勳之徒。必欲復舊  
式政治。不管與世界適宜與否。爲民國之大梗者。畢竟卽爲彼等。仍不屑從事新學。卽  
有出洋者。亦銀樣蠟鎗頭。所謂留學生遊蕩。卽彼輩居多數。一部分舊家子弟。富有舊  
學者。其腦中止有官缺幕僚。期得替大帥相國。發揮電報。謀有位置。卽算了事。彼輩亦  
儘有聰明鈔襲法政書。翻潑張冊報。居然亦有爭法律談政策之大文章。頗可傳誦。所  
以倒楣之國。每由世家大族。篤舊不化。貪吃現成飯。死保老位置。而方與之國。卽從世

家大族子弟。嗜學如命。藉登高易呼之勢。而成才衆多。烏乎此中消息。向誰痛哭乎。故移家就學等之廓落語。爲貴人世家富翁等所掩耳不欲聞。諺云。患病人向鬼商量。仍止有商之於寒乞相之窮措大。或反興會淋漓耳。故所謂力量僅足之人之狀況。與夫窮措大之狀況。初無何等分別。吾自議倫敦儉學而及移家。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皆對窮措大言之而已。故後此談話。姑名力量可僅足者。稱曰高等窮措大。力量不能足者。稱曰普通窮措大。

客問

所謂高等窮措大者。可比况而說其情狀否。可

答曰。假如其人夫婦子女。一五六口。住居上海。租廬兩幢或三幢之房屋。子女三數人入學。自身略有補助之事業。每月一二百元之開銷。可合其家本有之出息支持之。而寬然有餘者。此卽爲高等窮措大矣。以彼廬居上海之費用。寓居西洋。斷無不足。第一次出發之費。及到歐置備家具之費。約需二千元。倘此款不能特別增多。則可於三年內。將在歐之家用。樽節以資彌補。今姑略述生活情狀。合於此類之高等窮措大者。以

便與上海比較。

(一) 住房。

(二) 飯食。

(三) 家用。

(四) 學費。

客問 住房  
奈何。

答曰。上海兩幢之屋。合巡捕捐計算。常至三十元左右。三幢則需五十元。今以倫敦同品類之房屋比較。同於兩幢者。止需二十四元。同於三幢者。止需四十元。惟二十四元之屋。大都工人居住。客居之讀書人。必住四十元者爲宜。倫敦之屋。本無所謂三幢兩幢。今以三幢兩幢比較者。指其間數之作用言之耳。倫敦之屋。自然卽上海洋房之款式。四十元之住房。雖比於上海七八十兩租金之洋房。外貌不能如彼之大。而內容之便利華美則過之。約有正房六間。副房如竈間等三間。一律皆裱糊上等之花紙。舊則

由房東改裱樓上樓下有廁房兩所亦裱糊精緻抽水管子等樣樣俱全浴室一間裝置新式之洋浴盆一壁另裝自來水之洗面盆四壁皆糊上油花紙洗浴洗面之熱水由廚房通來需熱水者將熱水龍頭旋放冷水龍頭即在熱水龍頭之旁更可自由開放浴罷則提起橡皮之塞不必再管穢水自然流去次等住房中之浴房如此其上等者可知。略有公澡堂。皆備下等窮民之用。廚房中燒煤之鐵竈燒煤氣之鐵竈皆裝備完全其鐵竈等均位置精整銅柱鐵座爛然耀輝非如上海煤氣鐵竈惡陋甬軍營中供布帳內用者耳煤竈之上安置一巨大鐵箱於壁間約可容水兩担鐵箱通於冷水管滿則有塞抵住稍空則冷水流入補之另有管條以放熱水煤竈熱火一面可以煮菜燒飯一面即將鐵箱之水騰灼而熱常至於沸故不惟供洗浴等等而且終日熱水不斷不啻開一節儉之老虎竈於家中因廚房惟有爐竈等耳然其位置得宜與房東做現成之雕花玻璃門壁廚等相映成趣窗明几淨儉樸之家將客堂關起即就廚房為小客堂兼充飯間好在英國絕便宜之煤終日爐竈之火融融熱水取足焉飲食取足焉一室之暖氣取足焉假如夜餐之後電燈通明三數子女圍棹而坐補習夜課父則倚窗下



大櫥讀晚報。母則就爐旁躺椅休息。撫弄狸奴。觀彼跳躍花毯上。卽此廚房之生活。已勝過三幢房子內廂房之敷衍矣。若上海所謂亭子間。所謂廚房。實地獄也。廚房近接後院。其外必有套間。壁上裝有冷熱自來水龍頭。下承以大石盤。凡柔物盞碗。皆就盤內洗濯。穢水由盤底自然流去。通宅之內。裝自來水龍頭者三五。到處自由取水。萬無取水院中。至於拖泥帶水之事。石盤之旁。煎衣之太鍋竈在焉。西洋洗衣。皆用大鍋之水。浸衣於中。加入鹼粉。熱煤燒煮。略搓於稜板。復以清水淋之卽畢。凡一切家用之要具。皆由房子內預備完全。大門之外。必有隙地。密植常青小樹。略闢花園。臨街纒以短垣。鐵檻鐵門。花色翻新。務極美觀。後院必有一進房子之寬。雜蒔花草。或成遊步之場。各隨寓客之意而布置之。故四十元之住房。雖號稱間數作用。僅抵三幢而精美之與惡陋。安適之與阻難。迥不稍侔矣。

客問 飯食  
奈何。

答曰。飯食問題。若獨客異域。自然俯就他人之食物。不當生出適口不適胃等之分別。

至于移家海外。無異即移家他省。食品之不能甚繁。種類之不能無異。西洋客居之中。自有此感覺。但較之道路不通之邊徼。與生產不富之窮省。定當彼善于此。故若閩廣江浙之人。欲在陝甘晉豫等之腹地。備具閩廣江浙之食。略有為難。若陝甘晉豫之都會人家。遷居閩廣江浙之中邑。欲備具陝甘晉豫之食。終能略得近似。因原料尙易取求也。至於西洋貴重之食物。真可稱龍肝鳳肺。無所不有。然此必非措大所能問鼎。但舉尋常食用必需之品物。較之上海。必不及上海之多。然較之天津。決不能算少。故無論其為陝甘晉豫之人。為閩廣江浙之人。必能自由備具其陝甘晉豫之食。或閩廣江浙之食。或豐或儉。各照在上海旅居中一樣處辦可耳。惟實行措大風味之限制。必當牢記。若如上海一月中必有數次宴會。竟享富豪盛席。此或不能無所犧牲。假如僕本江蘇無錫之下等窮措大。即照無錫普通措大家之食物備具。

早上無錫人食粥。我家在倫敦。則改食蘇格蘭之麥粥。加入白糖牛乳。即省去鹹菜。蘇格蘭之麥。名曰○。上海惟福利公司等有之。西醫勸人病中買食。富人得嘗其味。因上海價昂。半元方得一小罐也。上好之白糖。新鮮之牛乳。皆彼中俯拾即是。此

豈不衛生之至乎。

午間實行三色一湯。一葷兩素。或兩葷一素之老套。佐以淨素之白米飯。全是惠泉山下風味。毫不雜一點西洋氣。

晚間吾鄉儉陋。將日間之飯泡煮。名曰泡飯。佐以鹹菜三四碟。幾乎通於無錫常州之上下。飯時所剩飯菜。西洋日本例當傾入拉圾桶。吾鄉則寶之。以爲泡飯時特別之佳肴。此雖洩漏於外人。殊欠文明。然好在此種談話。惟一二同志之窮措大能讀之。亦不妨一述。乃其有合乎孔夫子寧儉之旨。或丈人碩德亦有取焉。如此。晚上食物。更窮形盡相。爲純粹之鄉味矣。

歲時令節。與夫星期休息等日。或做餅餌。或下湯麵。或具多看。亦聊代家鄉之宴會。至於碗盞鍋罐之屬。彼中皆色色靈便。可用者多。惟華式之碗。筷。煎魚之淺鍋等。內必國搗去。較爲受用。且略帶小石磨。煮烙器等雜件。磨豆腐。烙麵筋。漚豆芽。切刀麵。到彼想念華物。自然不學而能。而且決不憚煩。以爲甚有味之工作。可見魯濱孫漂流海島。變成百工皆備於一身。決非人類之不幸事也。至於華用器具。應帶何物。此乃南北嗜好。

不同。待客真將移家西行時。自度處備家鄉風味。何器必不可少。開單問我。再答西洋有無其物。以便將缺者帶去可也。至於食物之品類。明日再談。亦可藉博一粲。

客問西洋食品之  
詳可得問乎

答曰。西洋食品雖覺寥寥可數。然足以供窮措大之食料而有餘。必無疑義。今且不以食品爲嚴格之分類。姑從出售之店鋪性質。類敘之如左。尤覺略有興味也。

### 一 雜糧店

西方生活程度略高。固爲物價昂貴之由來。然因店面裝飾。日趨文明。而品物必加以絕好之袋匣瓶罐。決無中國原料堆積散售之狀。則加包裹之費。而物價又暗增矣。其品物必秤准分量。包裹完好者。不但形式美觀。鋪中陳列整齊。及買客取攜便當等而已。且因西方情勢。今日皆現大資本家掃滅小資本家之狀態。凡日用飲食之店。皆組織大公司。貨品配自總店。分設數十百小店於全市。故雖大街開大店。小街開小店。其情形略同於上海。然若細細留意其招牌。而大街之大店。小街之小店。皆係一家。因總

店配達分店之故。袋匣瓶罐。劃爲一式而包裹。其檢數既易。而售法亦遂盡。一故在西洋購物。不惟不索虛價。無講論之繁。而且認定袋匣瓶罐之式狀。惟國與國稍異。而一國之中。城與城則大同也。購物數次。即能到處一見而知。

售賣麵粉。雜豆。大米。苡薏米。煮粥之蕎麥。通心麵。餅乾。糖。醬。等等。又馬食之眞珠米。麥皮。狗食之餅乾等。大米去自日本南洋美洲。亦有中國。皆供補丁之用。彼中人雖一星期內止食一兩次。然雜糧店中則品物不缺。爪哇米最佳。日本次之。然皆大貴。而南洋之米。其價甚平者。尙潔白適口。過於上海通常之米。以華法計之。價約十五六元。

一擔。彼中常爲一辦士半或兩辦士一磅也。爪哇日本米。則貴至三四辦士。加一辦士約加銀洋五分。以華法算之。則加價太多。在彼止知加一二銅幣耳。故輔幣最下等之價值既大。物價遂愈覺不平。譬如小制錢盛行時代。十錢之物。因品質略好。驟加至二十錢。人爲譁然。今行銅幣。則一銅板者加爲兩銅板。人頗安之。西洋用錢之低昂太過。即爲幣值過高之故。往往有同一品物。或包裹之粗略華美不同。或天然物之大小略不同。如果品等。華美之包裹。及略大之果品。售于大店。售之富人者。可半元。

粗略之包裹及略小果品售于小店。售之窮人者可五分。因此層層之不齊。故有廣東盧姓兄弟姊妹五人。每人年用二萬元。亦並未浪費。公費生二千元一年亦留學。儉學生六百元亦留學。移家就學者二三百元一人。亦留學也。平時麵粉之價。約合華價六元一百斤。故若北方之家移彼國。烙餅、拉麵、片兒湯、炸醬麵等。尤較大米飯備之易而食之廉矣。

大約關於食品之店。所當略略鋪敘者。一糧食店。二蔬果店。三糖物乾果店。四雞魚店。五鹹肉店。六鮮肉店。七糖茶店。八雜貨店。九饅頭店。十牛乳店。十者之外。亦有攤賣車賣者。別依類附叙。我國生活之程度。自決不如西洋。然西洋人在彼國所見。以水手華工洗衣等人爲多。一若我國之人。所見印度安南人。止有(阿三)。遂彼此心疑全國之人。皆同此品類。自爲錯誤。卽我國之人在上海止見洋行老班。又疑彼中全是如此之體面。亦屬過於推崇。在其對面者。見小說中敘述流娼竊賊乞丐等等。又覺彼中頗有我國之惡狀。則又同一謬誤。今爲括言。則曰走盡世界。其職業同品類同者。而狀貌則無不同。故西洋教書先生與中國教書先生。其寒酸同也。西洋屠夫與中國屠夫。其肥

頭胖耳同也。西洋乞丐與中國乞丐。其苦惱同也。所不同者。文明程度高者。惡狀必滅。文明程度低者。惡狀必增是也。故糧食店之夥計出店。雖全無翻米籩麥之事。然殊覺其面上有米灰。則一見即知爲糧食店內之人物也。倫敦亦有糧食大市場。不零吾入其中。則覺此中人之卑劣。亦如吾鄉米僮之卑劣也。其闊綽亦如吾鄉米僮之闊綽也。維妙維肖。何以相隔數萬里。其職業既同。而精神狀態。竟不能不同如此。

客問

子之敘述食品。本爲窮措大旅廬之飯食起見。可否於每品之下。皆示以價值。卽如昨日雜糧店中所售之雜豆。果何種豆乎。亦能分別言之否。

答曰。每品皆標價值。將變爲海關貿易冊。而調查詳悉至此。不惟僕既無此智識。卽談話之趣味。將成乾燥。僕爲備辦飯食起見。如其關乎旅費之統計者。必自有線索。擇要舉示。譬如於雜糧店特舉大米麵粉之價。因此將占飯食預算表內之巨款。且既舉一二種價值。則他物之價值。儘可以華法類推。如華法米價與豆價之比例。西洋亦同此比例。如真有大不同者。僕當特別提論。至於豆類。因省略談話。稱爲雜豆。似亦允當。以豆類乃極微之食料補充品。不必縷縷言之也。惟客既問此。引起一有味之談話。則當

知西洋所謂豆類。僅有扁豆。豌豆及鏡豆三類。扁豆有大小及紅白花數類。白洋扁豆。常出現於上海番菜館。豌豆之老者。廣售於雜糧店。其嫩者裝入玻璃瓶。亦渡重洋而來上海也。鏡豆者。其大如小豌豆而扁平。凡讀書顯微鏡及照相鏡等之中心厚而四旁薄者。皆即取此豆之名。以爲名。蓋肖物以名之耳。嗣後除照面孔之鏡子外。凡一切穿光之鏡頭。皆以此豆之名名之。其足跡似未到過東方。法國食之最廣。蠶豆則新鮮者。亦爲蔬類中之上品。而老者僅于糧食市見過甚多。據云以飼貴重之馬。人不食也。故雜糧店頗不多見。所見者惟種子。以供園蔬家之取求。至於黃豆。莢豆皆蹤跡全無。李石曾君農學專家也。詳考於法境。據云歐洲土內少此微生物。故黃豆不能產生。年來千萬擔從關東運入歐洲。皆供工作油類之用。直運工廠。不見於市場。惟法國豆腐公司。近將黃豆製成麵包餅乾糖醬豆腐漿等。廣銷南市焉。

## 二 蔬果店

蔬與果同售。卽上海虹口等之供給西洋人而設者。亦同此例。然亦有果自果蔬自蔬者。有果與花爲類者。果有攤賣及車賣者。蔬亦如之。惟西洋人不肯肩挑。則少擔



賣者耳。西洋上落貨。物則用背駝。惟稍有距離。則必用小車。不肯背駝。車必推。不肯拉。推車亦止。距離甚近之地。如果車良。則必忍驢。比利時至於德狗。日本人亦甚有氣骨之民族也。不知何以作備無後。創出人力車。拉勢雖省力於推。然於人格上太多問題。吾於上海聞人罵人力車夫爲兩脚馬。車夫亦氣阻憤。坐者必不寧。此等損傷他人人格之慘事。大約東方方日增月盛。西方則必不染及。因摩託勢力。將代用一切。即驢馬亦可告卸義務。何況人類。蓋東方賤文夫。隱隱尙有不尙奇技淫巧之觀念。牢固於腦中。本其牛馬之生活。以爲美德也。車賣蔬果之人。亦必舉其品物。叫於街中。複街及小街耳。大街不准叫。亦不准停。與中國日本無異。卽此亦見品類同。則舉動無不同也。西洋街中叫賣者。一卽蔬果車。最喧嚷。二爲牛乳車。尖利其聲。三爲煤車。沉宏其音。四爲收舊貨車。慘怛其調。其餘街頭巷口。有喚賣報紙者而已。一切響器禁用。惟巴黎有吹牛角者。倫敦禮拜日下午。有搖鈴賣倫餡糕者耳。若如日本以鼓吹揚廣告於市中。西洋絕無其事。蔬果之品類。決不能不稍稍詳敘。俟諸明日。

**客問** 蔬果之品類。西洋大約將大異特異矣。

答曰。決決無此事。地球之小。造物主能造物品之少。果有上帝。上帝亦誠可笑。六足者爲環節動物。四足者爲椎脊動物。外形雖略異。而內容不少更動。舉此以類推。八十餘

原質。幾遍大千世界而皆同。上帝之懶。上帝之草草。其造物之法。真上海所謂撒爛汚者耳。若以小小立異者。遽駭其殊觀。遂嘆造物多能。千奇百怪。則真受給不小矣。用此矮人觀場之法。以觀世界。眞王聘卿罵李厚基。所謂大驚小怪者耳。宜乎對於洋鬼子。藐之之時。既已看做蠻夷。而畏之之時。又復看做神聖。其實一齊弄錯。又宜乎其簡單之機輪汽電等等。不過因其尺寸略大。轉灣略多。又復忽而不屑而技巧之。忽而崇拜而神異之。皆大驚小怪之結果。此等閑話。今且不必深論。姑述西洋所謂蔬果者。皆不過眼前常見之物。其形式略異。而品物都同。

蔬之類。一年四季常有者。則爲番薯。彼中雖無山藥芋頭之類。凡蒸山藥。曬芋頭。烙蒞蒞片等。皆可以此爲代。

青菜一類。則有類於山東黃芽菜之大捲心菜。有如馬鈴大之小捲心菜。有類於捲心菜之菜花。雜菜則有菠菜。有高苣菜。彼中人皆食其葉。而長條之根。則棄之。其實長條之根。削剩其心。卽絕嫩之高笋。彼無鹽漬醬拌之法。故不能不拋棄。有蘿蔔菜。我國蘿蔔莖有辣味。彼則無之。燒爛後味如上海之油菜。又有極嫩生菜兩三種。價

略昂。且不中燒。然拌之以醬油。爲甚佳之粥菜。有芹菜。白梗。闊而大。可燒。可拌。

有新薑。豈。出市之日。子不多。價較尋常菜類略貴。有新豌豆。出市之日甚長。價亦較廉。可燒。可魚。較之我國之生毛。豈。似乎優勝。有扁豈。莢。

有葫蘆。而無冬瓜。亦無茄子。有黃瓜。有白蘿。葡。切片。煨肉。切絲。醬拌。無乎不可。胡蘿。葡。最多。且好。有小紅蘿。葡。鹽食。羹食。皆宜。

有鮮豈。出市之日既短。且其味決不如吾鄉之松茸。價亦不廉。

有洋蔥頭。北人必大賞識。有胡葱。惟無大蒜。亦無韭菜。又有番茄。嗜之者甚多。

蔬類略盡於此。惟法國則生菜之種類略多。故欲比江浙蔬類之繁富。已不相敵。何況閩廣。欲卽以上之區區。勉供窮措大之旅食。亦已無虞不足。

### 客問

果類如何。

果之類。惟蘋果。產自歐洲。廣柑。來自西印度。終年不斷。今日上海南京路等。亦有洋蘋果。洋廣柑。其味實勝於華產。

有香薰亦去自西印度羣島亦幾乎終年不斷。

有蒲桃種類甚多皆產自法國西班牙。

有橘子小者如洞庭橘大者如上海所謂密橘然上市之日子既短且不普及而昂。

偶有波羅密則去自南洋。

有嘉慶子無花紅有腰式之杏且有黃紫多種上市時極普通有桃則爲珍貴品。

有梨產自法國等處其臭如檀香其味甘其質軟今上海亦植有此種梨樹梨且有

大小數種惟色香味略同。

既無荔枝亦無甘蔗荸薺亦無枇杷。

西瓜則法國南境頗多偶至英境食者甚稀西洋止有似西瓜又似香瓜之物名曰

(美倫)約如小南瓜大小上市時買食者尙多。

有艸莓而無楊莓英國以艸莓出名在暑天上市皆作西瓜食之味甚甘甜汁水亦

多洵佳品也。

乾果則有鮮核桃有栗子有榛子有杏仁。栗子上市於秋冬之間街上烘栗子之攤

甚多惟高等人不能在街上自購。有落花生亦非高等人所食。而小孩且生食焉。果子本非飲食所取材。今既有此種種。慰情亦聊勝無。至問蔬果之價值。平均皆倍價於華市而已。

客問

第三類所謂糖物乾果店者略如上海之南貨舖乎

答曰不甚相類。因中國之南貨舖。包含品物太多。所有南貨舖內之魚翅、海參、燕窩、乾貝、金針、木耳、香蕈、扁尖、蝦米、皮蛋等等。不惟糖物乾果店無之。即遍歐洲亦無人嗜此。此等物品皆華人飯食內所不可缺。僥倖又有唐人街。故於西洋十類食品店之所缺乏者。皆可於彼取足。姑俟述西店既畢。更附詳焉。

### 三 糖物乾果店

出售黃白糖。白糖皆蘿蔔糖。成方塊者。供客座茶盃咖啡等使用。而粒糖上海所謂益粉者。供甜食料等使用。粉糖所謂雪花者。供添加補丁等使用。黃糖爲蔗糖。皆作糕餅。各糖平均合華銀一角一磅。

售大小各種蒲桃乾、杏仁、乾榛子、土耳其尖棗、烏棗、蜜橙皮、蜜瓜乾、種種罐頭果食、種種餅乾、間售咖啡茶葉。

此類糖物乾果店，彼中因每飯必有補丁，店中貨物皆補丁要料，故開設極多。若華食則不甚急要也。

### 客問 何為雞魚店

答曰：彼中牛羊豕之宰殺，皆非宰自零星小戶，乃宰自上海所謂殺牛場，惟魚與雞鴨，粗爲小鮮，可以零殺。彼中常常併合一起，大約職此之故。然此定爲余之穿鑿其詞，在彼實不過習慣同售，無甚意義也。且凡大魚市及禽鳥市，又並不併合。

### 四 雞魚店

雞雖我則稱之爲小鮮，而彼人則視爲貴品，尋常一雞之價，常過一圓，故彼中中上戶，一年止食數次，鴨則尤爲貴重。普通店家不恆有食之者，皆富人，必兩元一頭也。火雞自然尤貴，每頭終需五六元。我國惟變戲法人在城隍廟作珍禽異獸陳列，其

冠能變五色。常常開屏放屁。故我國小孩。又名之曰放屁雞。西人食之頗多。富人常年食之。窮人於度歲時亦必勉購一頭。且親友互相饋送。聞郵政局於耶誕後數日。檢點失去住址。無法郵遞之火雞。常堆積成山。火雞之味。確勝於尋常雞鴨。我家年尾亦買食之。用華法與栗子蘿蔔等同燒。栗子蘿蔔亦變爲異常可口。鵝則介乎火雞與鴨之間。若極窮之人。度歲不能得火雞。止購一鵝。皆憐其至苦。鵝與野鴨等亦有之。亦如我國不視爲常品。雉則略少。且頗貴重。

吾國市遠不能兼味。始殺雞爲黍。故鳥類食物。卽不易多得。固無妨於措大之生活。況物既矜貴。則滋味愈覺無窮。如魚翅燕窩。廉若蘿蔔青菜。家家食之。天天食之。老饕饕味之情。卽不能如今日之濃。惟其價貴。偶一食之。淺吞細嚼。遂信得嘗異味。憶三十年前在北京致美齋得方寸之南豆腐。和新椿頭及香麻油食之。始識豆腐真味。不然居吾鄉大盤佐餐。直戚戚以爲以豕食自奉耳。故于西洋一年中雖止食三數次。其滋味實遠勝於中國。且一雞常食半月。尙有殘骨可咬。扯算亦頗廉賤。姑發凡於此。他物之稀有者。無碍其稀有。可卽此而類想其情也。

客問魚類  
若何。

答曰。英國爲島國。四面環海。魚類定然不缺。惟魚皆海產。而河魚則爲珍異之品。少見出售于普通市店。法國雖亦三面環海。然巴黎去海較遠。且法人不甚嗜魚。故魚食較英國爲銳減。魚在英國市上。合於華餐者。以其肝可熬油。名曰魚肝油。之鰵魚爲最普通。其魚之外形。在中國每於藥瓶及藥房告白上。見一人背負而立。故其魚肉。亦與吾鄉之青魚爲最近。其肉略嫩。頗可算一佳魚。油類爲吾人身體內所不可缺。然諸油皆有礙病者之衛生。惟此魚肝中之油。既得油之益。並無油之損。故用爲藥物。稱爲補品。足見此魚性尤宜人矣。價尙不昂。約二角左右一磅。又有一種貴重之魚。名曰（薩門）。肉發紅色。其味恰如中國之新鯊。據云我國東三省亦有之。若在出產地。裝爲罐頭者。價頗廉。三角可買兩磅。新者五角一磅。又比目魚。魚狀平扁。其肉味亦如鰵魚。而尤嫩。此魚較鰵魚爲廉。且倫敦無數窮街。皆設炸魚之小店。比目魚及番薯絲同炸。一角能食一大盤。足供一飽。吾人食之。皆以爲美味。然彼中皆窮人買食。富人以爲有礙衛生。



以其用豬油炸也。吾人又適以爲佳品矣。窮街小學之生徒。道遠不能回家吃飯者。卽以炸番薯爲飽。魚則多有不能得者。彼中富人唾而不食者。窮人又欲食而不得。貧富不均如此。所以食番薯者。皆倡社會主義。我國以爲救飢最易。何不食肉糜之徒。於社會主義亦多所駁難。若以番薯一品。常年飼之。亦必變調矣。其餘尙有雜魚數種。兩種皆煙薰。有七八寸長。彼中以供早晚代用火腿雞蛋者也。此兩類之魚。新鮮者亦間有之。味如吾鄉鱈魚。又有甚小之一種。皆三四寸者。有一二寸者。味亦如鱈魚而略損。其狀則如貓魚。吾鄉婦人孺子亦喜食之。上三種價皆廉。

有海大蝦。長約尺許。可零切而購。價如（薩門）頗昂貴也。有類似中國內河之蝦。已燒熟。來自荷蘭。一銅版能購一木筒。約有數十頭。銅版乃彼中銅版卽所謂辨士。值我國五銅版。木筒者。量器。約吾升四分之一。粗人

小孩消閒食之。亦如天津之食蟹。作爲花生瓜子之小吃觀也。但從無自由啖食於途中。如天津之食蟹法。偷買兩筒。駁其肉。亦頗可充作蝦仁。特味不若我國蝦仁之鮮美耳。慰情聊勝無。亦足解嘲。另有英產之河蝦。則有新鮮者。其價三四十倍於此。蓋必每辨士一頭。余未素食以前。亦從未敢問津蟹。有小海蟹。價亦廉賤。味乃如嚼木屑。故炒

清蟹一品。決不能借以搪塞也。

英國有著名之海蛤。爲羅馬該撒大王所賞識。故看作珍品。過於張翰之四腮鱸。價頗不廉。止能用彼法嘗食。若欲烹爲華菜。恐一碗之價。必過銀一圓。未曾嘗試也。尚有內河小蛤。尖長過尺許。則爲賤品。小蛤肉燒菜。價如吾鄉食蠶肉耳。有小螺。亦如荷蘭蝦之賤。且有小灘。挑出其肉。聚三五於小碟。供過客之食。此等過客。自亦無非車夫脚戶之流。亞惟無田螺。而法則有之。英小孩聞法人食田螺。一如吾人聞閩廣食蛇。吐舌而駭。其實小螺食之矣。於田螺又何致怪。真俗拘而已。亦有鰻魚鱗魚。常售於窮街現食之小店。不售於雞魚店。故恐另有怪現象。且我家皆不慣食鰻魚等等。故未一詢其價。且但售於及時之一季。非終歲有之也。價必不昂。水產之物亦略盡於此。黃河之鯉魚。南越之嘉魚。諸若此類。未可悉數。我國魚產之富。當數倍彼中也。

客問

其五爲酸肉店。想卽所謂外國火腿之類矣。

答曰然

## 五 鹹肉店

鹹肉者。火腿爲一種。鹹肉又爲一種。火腿一種。復有好壞數類。外國火腿。止能用外國吃法。切薄片而油魚。若以之湯煮。則味同嚼蠟。全與中國火腿不同。若用華菜燒法。或惟蒸燉尙可。價六角至一元二角一磅不等。鹹肉亦有數類。有價比火腿者。有廉過鮮肉者。最廉之鹹豬肉。僅三角一磅。大都去自南洋之濠洲。亦有從漢口運往者。有人亦頗以中國鹹肉爲佳。然彼中鹹肉商之濠洲派。則搆造謠言。謂華豕食糞。並在街中食死人。故亦有聞而作惡者。若以爲空中樓閣。必不盡然。因聞長江一帶之賤街豬。實有嚼食糞穢等事。而散走荒郊。在義塚齷齪。亦或千中有一。但聞漢口之鹹肉。皆外國人設廠自製。且運往國中後。必經衛生檢察員檢過也。惟何者。去自濠洲。何者。去自中國。我等却不能十分分別。鹹肉店內。又有薰香腸出售。香腸之種類甚繁。而以德國爲尤夥。且嗜之者衆。故英人予德人以綽號。卽曰（香腸）。大者如王瓜。小者如香蕉。惟無有如廣東香腸之小而味且濃郁者。此亦如外國火腿。與中國火腿之別矣。外國大香腸能切片而售。然不中於華菜。

又售(雞絲)牛奶油。雞絲者何物乎。以牛乳淋去水分。一變而為奶漿。今日上海流行之(冰忌廉)。外國即成自奶漿。由奶漿分出油分。再變而為牛奶油。即番菜桌上塗麵包吃者。西洋上中戶人家用以燒菜。最宜衛生。據云油類之最無弊者。魚肝油第一。牛奶油次之。惟氣味皆有劇烈之不快刺激性。故魚肝油止入藥。而燒菜則無人請教。牛奶油則中國之阿官小姐。亦嫌有牛腥氣。而嗜之者亦衆。由牛奶油壓而成乾。則名雞絲。

牛乳本與豆腐漿同性。其成分及滋養料。幾無不同。故以牛乳與豆腐漿對照比較。而奶漿則如豆腐腦子。或曰豆腐花。牛奶油則為水豆腐。(惟油分不充。無可塗麵包)。雞絲則醬油豆腐乾也。雞絲之味。則如臭豆腐。而臭氣尤烈。且上品者必蟲蛆活動。霉點縱橫。價亦甚昂。嗜之者如命。不嗜者掩鼻而過。真與雞屎同視矣。西人所食不近人情之物。惟此是也。

又售椰子油。椰子油之顏色性質。與牛奶油正同。惟無劇烈之牛腥氣。且帶鹹味。中國婦孺不喜食牛奶油者。皆喜用椰子油塗麵包。價又略廉於牛奶油。此油產自印度。今

則中下人家貪其價廉。皆代牛奶油而食。食牛奶油之家。四。食椰子油之家。六。此亦近時之變遷也。西名馬加林。頗亦足爲性質善良之油。故豆腐公司之豆粉水桃酥等。卽用此油和烙。西人美之。我家燒菜。亦常用也。不知上海番菜館已有其物否。不食牛奶油者。可乞（馬加林）一試之。又售豬油。豬油皆蒸溜而成。其色潔白。團成方塊。以油紙包裹。價亦廉於牛奶油。約三角一磅。彼中雖製糕餅等等。用之甚多。然羣以爲不合衛生。故下戶燒菜。年來亦改用馬加林。我家則因中國難得此好豬油。仍以中國觀念。視爲油類可食之一種。若視之爲有合衛生。則亦未也。然除此之外。既無豆油菜油。麻油。止有橄欖油。則窮於取用矣。橄欖油別見雜貨店。

又售雞蛋。雞蛋雖鋪街皆是。而合之華價則不廉。最廉者必四十錢一枚。昂者一角半。低昂如此。不過略判新陳大小而已。此又爲輔幣之價格高也。雞蛋雖價甚高。決不能如吾鄉之村人待女婿。烹二十枚一碗。然兩枚三枚之雞蛋。製成或湯或炒之品。亦未嘗不滋味無窮。且可作爲常食之品也。鴨蛋亦間有之。價等於最昂之雞蛋。故我家未嘗問津。

**宰割**。子嘗言西洋之屠夫。酷肖中國之屠夫。則鮮肉店之情形。必略與中國相似矣。

答曰。維妙維肖。既有大木板之肉砧設於簷下。其壁間縱橫掛鮮肉。所謂賣肉者之屠夫。彼不屠也。惟屠後割之而已。稱屠夫者。從便言之耳。手持尖刀。腰圍短裙。肥頭胖耳。三五雜立。頗有致也。而且其野蠻之程度。過於我國屠夫。向吾言叫賣街頭者。止有賣牛奶賣蔬果收舊貨諸種。而喊賣於鋪頭。如中國衣店。及上海民國路賣肥皂洋傘等之把戲。西洋亦有之一。即熱鬧市中之小拍賣店。一即英國之鮮肉店是也。鮮肉店自然無力設於頭等市街。然二等之體面市街。則頗有之。體面市街本不許賣販人等叫賣。然不能禁鮮肉店之喧叫。彼等之喧叫。且非尋常之喧叫。往往一面連聲亂叫。一面將手內之刀。磨於石上。爲霍霍之聲。或擊於砧上。爲登登之響。在小街爲尤甚。常有數家鮮肉店。望衡對宇而設。則叫聲如沸。出於燈火千盞。人頭萬點之中。亦足爲星期六日一種之活劇。更有趣味濃厚之一事。則星期六夜間十二時。平時十時一鐘閉門。惟星期六日。至十二時。大鮮肉舖之門外。預立窮人數十百。以老婦及幼女爲多。衣衫亦不蓋縷。惟皆爲下戶人物而已。俟時間一到。該肉

店即將剩下之肉立高檯而拍賣。一霎時拍賣罄盡。歡聲雷動而散。其價自然大廉。而肉亦多爲零頭落角不成片段者也。

### 六鮮肉店

十店有六七。止售牛羊肉。然亦有二三兼售豬肉。豬肉固不爲彼中主要之肉食。却亦未嘗看做低廉之物。卽在事實上豬肉亦貴過於牛羊之肉也。豬肉以排骨爲最貴。上海番菜館內所謂豬排是也。而蹄肉爲華饌所需者。價反較廉。豬肉大約四五角一磅。牛肉則三角至五角。羊肉有廉至二角者。

牛之臟腑。另有窮店出售。豬肚之物。惟腰子夾於蹄肉中。餘未見出售。

鮮肉店復售鮮香腸。間有小鮮肉店。下午出售燒熟之肉。豬肉亦有之。另有雜肉店。以購之取資。故不列於十類食品之店中。卽麵包店亦爲食物取求中必要。然不關於華饌。故亦不叙。而麵包至廉。一角二分一枚。四人放量食之。不能盡也。故吾人如有以麵包爲主要飲食者。亦極極相宜矣。

復有一種小店專售白燒豬脚爪。中國偶有老饕。買歸重新紅燒。價自低廉。

鮮肉復有肉市。其大過於上海大馬路之小菜場者十倍。止有鮮肉。不言其他。卽常見。

有巨大馬車。每車載羊頭數百，連接二三十車行動於市柵之外，真奇觀也。

客問何謂糖  
茶店。

答曰：向者不云乎。茶乃爲英國食品大宗之一。中國荒年救飢，則燒施粥，餼以鹹蘿蔔乾。英國救飢，則贈麵包及茶葉。或加以糖。因茶又非糖不食也。如是英國之視茶葉店，幾視如中國南方之米店。故取印度茶與中國茶競爭之大公司，名（李布敦）之類者，皆遍設數千家。茶葉店於全國。有如倫敦一市。大街小市，如李布敦者，有數百家。其門面裝飾，同一格局。惟大街則規模較大，小市則局面較小而已。遠遠望之，皆能辨其爲李布敦也。今與彼同樣之大公司，又有兩家，亦皆全國開有數千家。而且售茶葉者，除專門之糖茶店外，而已敘述之糖物乾果店亦售之。近又新發生大咖啡店一家，名（雷杭）者，兼售茶葉。在倫敦城內之耀武揚威，如日本人之售仁丹，然製成小小招牌，遍送一切小街之小店帶售。

七糖茶店



糖則與級述於糖物乾果店者無異。亦分方糖末糖黃白數種。其價亦與糖物乾果店者無異。因百物市價漲落。皆另有機關司之。非能隨奸商之意。十分低昂也。

茶葉在糖茶店內者。以印茶爲主。難得華茶。華茶惟得之糖物乾果店等而已。所謂茶葉者。皆惟紅茶並無綠茶。中下戶常食之印茶。大約五六角一磅。貴至一元二三角。華茶必起碼一元二三角一磅也。印茶味苦。而香氣亦遜。然彼中一般人。則以茶內反正必和糖與牛奶。而却以味較濃苦者爲足。殺渴亦美。華茶有香韻。然殊嫌其苦澀之程度不足。不能痛快。故華茶在一般之銷路上。難與印茶爭鋒。非特價昂。且嫌味淡。所以華茶幾又成爲奢侈之古董品。但被賞於少數之高等人物而已。華貨幾莫不如此。凡銷流於外洋之華貨。非原料品。即奢侈品。若日用食品。惟有彼貨銷於我國。決無我貨能奪其毫末之利權者也。印茶萬不能用華人泡食法。故糖茶店惟精與他物。足供我等居家之取材。茶葉則無庸問津也。供華食采用者。惟一至六論店而已。自七以下。皆帶敘之耳。故尚有抱憾一事。麵包店實列於我所類敘之十店中。昨偶忘之。注以爲不敘此店。則成誤甚矣。幸讀者恕之。人家方做皇帝。我輩尙做米鹽。宜乎顛倒錯亂。誠失其次矣。

又售豬油牛奶油椰子油。則與鹹肉店所售者無異。又售加非可。則從飲料之類。

也。我家有常來常往之人。華茶常堆積一二十斤。惟年尾轉送西人。因舉家不甚喜。茶惟買加非末子一小罐。爲價一角。加少許於開水中。其味略同炒麥芽所泡之湯。終年以此爲飲料。一角之罐。能供一二十天。據云此等乃假加非。係德國一種草類所成。眞加非由豆式之物現磨而成者。價當倍蓰。然我等不喜眞加非。正喜德國之草末也。

審問

雜貨店有何食料可取。

答曰。雜貨店中可取之食料。自然無多。然此店實與居家有密切之關係。而且所可取之食料。雖屬微末。却亦爲不可少之品物。

### 八雜貨店

關於食料者如鹽。此一日不可少之物也。西洋無物不較中國爲昂。惟英國之鹽。則廉於吾鄉。吾鄉並不距產鹽之地爲甚遠。然年來已昂至六十錢一斤。而英鹽則六十錢可得兩斤。而且精細提煉。其白如霜。其味鮮美。近來上海裝入玻璃瓶出售之。

洋鹽。卽其物也。雜貨店中出售者有兩種。研至甚細而包裹略精者。名曰桌用鹽。價亦微昂。成塊而大包者。卽普通菜燒所用。其實品仍實與桌用鹽無異。亦售糖。

又售素油。如橄欖油。而燈用之油。若火油之類者亦售焉。又售醋。及燒物之火酒。推可飲之酒。必得之於酒店。吾鄉燒菜必用酒。米酒自然不可得。而代以麥酒。酒。即皮。居然功用香味皆同。麥酒卽當求之酒店。又售西洋醬油。西洋醬油有各種。一一皆已出現於上海之番菜館。皆不中於華菜。惟有番茄醬油一種。或食北方炸醬麵。偶有取焉。華菜所最不可缺者。醬與醬菜。西洋皆無其物。聞西洋醬油之原料。仍含東方醬油在內。惟加辣味及果汁等在內。已全失其本味。且價亦太昂。市間惟偶有日本醬油。由東方貨物店附售。惟價亦甚昂。大約合一元三角一磅。幸而英國則有唐人街。中國之醬油。去自南洋。價約三角一磅。可以取用無窮。醬則絕無其物矣。且曾以玉豆試使發霉。迄不可成。曾造麵醬。其霉點亦異於中國。據云成醬之微生物。西方空氣中所含極少。故不能製醬。

又售胡椒末。茴香。辣椒末等等。其餘不關食料。而出售於雜貨店者。如缸盆碗盥。茗帚。蠟燭。繩索。釘鐵。火柴。木炭之類。凡家常應用之物。無所不有。其店亦布滿於大街小市之中。

客問

子既言麵包店。當數於十類食品之店中。請亦約略言之。

答曰。麵包與糖茶兩店。在彼則視爲糧食舖。而於華食固關係甚小。前既置在數中。當畢其詞。

### 九麵包店

麵包有成個而售者。其大如小西瓜。卽吾前日所謂一角二分能買一枚者也。普通於英之全國。偶有製成長方形者。分量亦同。法國則皆爲木棒之式。長至三尺餘。英人戲台上戲。以法國麵包作打球之棒。卽調笑法人。法國麵包於法人聚居之地。亦有製售者。

其餘拳大之小麵包。月牙形之小麵包等。亦間售焉。德國普通之麵包皆小。

並售糕餅。其花色甚多。今上海南京路之廣東店。頗有仿製者。在英國市價。粗者三士華錢。一枚。精細者一角二件。

麵包於北方人。固可作爲主要之食。卽南方人。因其合宜於衛生。亦頗喜取以代飯。惟糕餅之值太昂。僅買供客點。而措大家中之小點心。皆可另用麵粉等。按中國各鄉土之花色。而自爲之。既可口而值亦廉。

**客問** 請言牛乳店。於食品之作用。而終結之可乎。

答曰。牛乳在西方。既取攜極便。且於衛生爲最良。故居家不能不與之有緣。牛乳萬不用取求於店中。因街頭牛乳之小車。絡繹不絕。皆卽近處牛乳店所分配。每家新遷。牛乳車人卽來訂說。每家每晨。皆有牛乳瓶。安放門前。不能我家而獨無。故至少與訂每日一辨士。合華銀五分。其量有尋常飯碗一滿碗。牛乳瓶皆爲厚錫製成。蓋既嚴閉。不易傾出。每晨人家未起。卽置其門外牆邊地上。偶亦有野蠻小孩偷食。而並竊其瓶者。然一年中此種案件甚不多也。

### 牛乳店

售賣牛乳外，又售雞蛋糖漿。雞蛋則以為來自鄉間。糖漿亦稱鄉間土製。大約賞其新味。或家造之鮮濃耳。故價亦略昂。間售麵包。乃販自麵包廠。星期日麵包店往往停歇。則緩急向牛乳店購之。

所以十種食品店之內。惟牛乳店甚少交涉也。

**客問**

綜吾子所舉十店之所售。西洋之食品。詢不為多矣。所謂英國幸有唐人街。而於旅食可得之品物。能詳言之乎。

答曰。西洋食品固少。然即所舉十店之所有。閉目而凝想。亦足供措大之消受。華餐不可缺之要物。為西洋所無。而唐人所有者。約舉如左。

即向所舉之醬油。及花生油。麻油等一也。

在華售於南貨店之物。如蝦米。香蕈。冬菇。東洋菜。金針菜。木耳。紫菜。粉條。海參。江瑤柱。魚翅之類。二也。海參魚翅之屬太貴。然非居家常食所需要之品。餘物之價。大約一倍或二倍於上海。

廣東之香腸臘肉鹹魚風魚之類三也。

而雜物如乾豆腐皮廣東鹹菜醬乳腐及一切大蒜頭生薑廣東罐頭竹笋油魚之類四也。

利物浦又有粵人集三萬金設一菜圃於郊外專種華蔬頗能獲利故常有廣東晚  
悉菜售於倫敦之唐人街五也。自亦可取中國菜子植於高麗之園圃我等亦曾試爲之惜占  
地太少。糧產絕美之蔬菜。僅獲五六次之大嚼。已空其圃。

再增右舉之唐人街上物則旅食之物品亦能算爲完全我等再添以家造之三物而  
饜飧愈覺豐富。

其一爲豆腐。既去兩年方從中國攜去小小石磨一具王豆亦載自中國。中國載輸食  
旅居節儉之法。尙未十分試驗  
妥當。談話有餘興。當別論之。我等不完全之造腐法。先以王豆水浸一宵以磨碎之用  
布濾取其汁煎於鍋中沸後傾於盎入以滷汁嚴蓋之少待腐已成入布中壓出其  
水則豆腐成。壓之甚緊成爲堅塊以豆豉同煮則成醬豆腐乾每爲一次能食水豆  
腐者兩三天食醬豆腐乾者半月且可送人店中。因醬豆腐乾值及滷去之一事。即雞魚店或鹹肉  
爲常食。以華法煮食亦好。取其肉撕爲絲。與醬豆腐乾絲。及菜豆牙  
相醬油拌食之。兔肉之味。竟同於雞絲。亦可作爲小碟中之美味。惟磨煮豆腐一次全家終

日忙碌如狂。人人至於腰酸脚痛。故不能常爲之。豆漿點花。用石書者。其豆腐嫩。然在西洋試之。迄無效。大約功夫未到之故。

其二爲蒙荳芽。蒙荳唐人街出售。或可運自中國。製法最爲簡便。用五十文在雜貨店買一裝。肥身之空木匣。於其底面開一大孔。約二三寸。另以密鑽細洞之馬口鐵補之。以便瀉去積水。然後入浸過之蒙荳一茶盃。每日澆以微溫之水四次。置近爐火。必常保溫度華表七十餘度。夏令隨地可備。七日而滿匣絕肥白之豆芽成。可食五六日。有兩木匣。輪流爲之。終年不虞缺乏。惟王豆在西洋不肯發芽。故無法以食。王豆芽亦一憾事也。

其三則爲麵筋。說到麵筋。因有麵筋學生之故實。已忍俊不禁。且頗亦有小小佳話。明日再談。

客問

麵筋有  
何佳話。

答曰。此乃極可笑之故實。無所謂佳話。佳話云者。雜俎諸文中張大其詞。以取一笑而



已。我等肩不挑擔。手不提籃之措。大誠有如吳縣張東蓀先生氣矜用事之批評。所謂太無常識者也。

其二製麵筋之法。習見鄉人皆淘洗自麥麩。在西洋爲馬料。一日就糧食店買取最粗麥麩兩磅。回寓淘洗麵筋。用盡氣力。竟無麵筋蹤迹可見。所謂最粗麥麩。卽純爲麥皮。色作深黃。無纖毫粉迹在內。以爲此中所含麵筋。必愈加豐富。既淨麩不得麵筋。乃換買灰色麥麩。含有粉迹者淘之。始得麵筋少許。余遂主張改用上白麵粉淘洗。乃得多量之麵筋。始憶通天曉之常識。須知中。所謂麵粉中含有小粉質若干部分。麵筋質若干部分。某某等質若干部分。我等乃習焉不察耳。吾人習慣以麥麩淘麵筋。乃一廢物利用法。因向日磨粉之法太簡單。欲於麥麩中取出餘粉。頗非易事。故就中淘取麵筋。至於麵粉。則製麵作餅。尚不捨得。安肯用以淘取麵筋乎。不知到底如何。因此種常識。尙未有工夫去理會清楚。只好暫時閣起。求麵筋於眞麥麩中。無異前代王孫公子。謂飯米產自席子包裏。固爲一種顛預可笑之佳話也。法以麵粉一大碗。用少水拌勻。勿使過濕。但令可以揉搓成團而止。余則立時卽以淘洗內

人則主張稍加食鹽。隔一宵而淘洗。因中國在麵粉中淘洗麵筋法。卽如是也。究屬何法。取出麵筋較多。却從未有工夫去稱量比較。中國用竹器浸多量清水中。將麵團在竹器上擦出麵筋。余則但將麵粉搓成之團。在多量之清水中。輕輕在手中揉擀。則小粉之質。如乳漿溢出。揉擀甚久而一團之生麩麵筋握於手中矣。此生麩麵筋。摘之成塊。或拉之成條。捩之成繩索之形。卽可用多法煎煮爲飯菜。此生麩麵筋。卽僕輕薄之語。形容今之學生者也。設取此生麩麵筋少許。放入沸油之鍋。如學生之入學校然。頃刻卽成中空之大個兒。余等在西洋。則用橄欖油滿鍋沸之。入以生麩麵筋櫻桃大之一團。卽得柑大麵筋一個。余等所得者。且純然與無錫麵筋毫無分別。無錫麵筋。質堅而體輒。有大名於近郡之四鄉。以爲出此百里。卽水土異宜。決不能製無錫麵筋。他鄉之人。亦認定無錫水土。有此特產。然我等竟在三萬里外之倫敦得之。豈製自無錫人之故歟。一笑。此亦一佳話也。沈澱而得之小粉。又取製吾鄉所謂麻腐。亦入菜品。惟此非葷葷之澱粉。故粉皮粉條。尙未有法製出。

終之除却以上豆腐豆芽麵筋三事外。可以杜製之物。尙當不一而足。可笑我等所具

常識太少。且在家鄉。習慣俱求於市上。區區食品。不願以貴重時間理會。所以知識與能力反俱減少。因此而悟魯濱孫飄流海島。百工之所爲。必取備於一身。決非人生之不幸。因海外之家居。增出無數有味之食品。亦一趣事。卽如吾鄉多有在居家自造餛飩皮子者。然決無自造切麵。因留寓西洋之故。雖意大利之小東麵。西名（浮米賽利）頗足代切麵食之。然終不如切麵風味之佳。而價亦太昂。於是卽由餛飩皮子。試爲切麵。習慣久之。頗爲易事。其撻甚捷。其切如飛。一黃昏在竈間共相笑語爲之。明日卽開一壽麵之筵。到客十數。而數十碗之切麵。出諸廚下矣。若歐戰既罷。英法德日四國之郵船。每一星期。皆有在上海香港出發。四十立方尺之貨箱。不過取水脚三十元。而大豆。王豆。荳蔻。豆麵。粉。南貨。醬油。麻油。菜子。瓜種。一切皆可運自中國。價必銳減於唐人街。至於火腿。皮蛋。筍。脯。菜乾。泰豐公司之罐頭食物。老大房之茶食等。固已常由出洋之人便中帶送。我等之旅寓中。未嘗有缺乏也。

述食品既罷。而措大移家。其樂固有如是。一家去而三四人材必能成就。數十百家去。而於國亦不無小補矣。且地球者人類之住宅也。彼能來。我不能往。感想於靜安寺路。

霞飛路一帶之風景。他人入室。能不興反報而搗其巢穴之思乎。卽此淺隘之陋見。亦不能安土重遷。忍受實逼處此之後災也。

**客問**

窮措大移居西洋後之住房飯食。依如何狀況而布置。已開其略矣。請舉第三項之家用。及第四項之學費。更詳言之可乎。

答曰。家用者乃廣漠無垠之問題。每家不能相同。然就普通舉要言之。亦不外乎衣着之費。遊娛之資。酬應之錢。日用之具。數者而已。

衣着之費。實可謂之爲無問題。因在上海要穿衣。在西洋亦不過穿衣。力能移家之措。大當寓居上海之日。四時衣裝。略備綢綾。兼襲羊裘。亦必有百數十元之章身物。逐年之添補。亦必數十元。若居歐洲。如英法諸國。氣候頗較上海爲佳。無酷暑。亦無甚寒。我等在倫敦。往往自元旦至除夕。終年可着一套之衣。不必更換。乍寒乍冰。則以裏衣添減而已。倫敦巴黎製西衣。又廉於上海。西衣且較華衣爲經久。每人製備三四十元之衣裝。可以開始敷衍。此後則年年增補一二十元足矣。靴襪之類。所費亦與上海相彷彿。因現在上海新人物。本亦線襪革履。以趨便當習慣。化此小錢者。

也。

遊娛之資。在上海偶赴大舞台或遊新世界。或至吳淞看飛機。或向西湖看香市。一年之中。亦有數次之適興。卽以其資。爲同樣之娛樂。亦無不可。若省却上海上酒樓吃館子之消耗費。移作遊玩博覽會。旅行暑假節之用。亦已綽乎有餘。

酬應之錢。雖遠赴重洋。必增多簡牘往來之郵費。或客邸同鄉之交接。然家鄉之婚喪喜壽。年禮節敬。遠避海外。例可暫免。轉移此錢。補添彼費。亦必無有出入。卽或兩斤茶葉。一對磁瓶。年尾貢獻。以爲子弟學校校長之壽。亦復所費無幾。大足引起獠獠王之好感矣。

日用之具。若拂塵掃帚之更置。窗帘地毯之補添。肥皂油蠟之耗費。皆爲上海措大所不能省者。爲西洋措大亦不能省。區區日用之附屬品物。西洋並不遠昂於上海。故略略解剖言之。舉家用全般之實。皆可謂之爲無問題也。

客問 請言子女之學費。又校中有無零雜之費用。

答曰。就移家而言。專爲未成年之子女入中小學。欲得父兄照管。其父兄或則亦有人學之祈禱。則必爲大學或專門學。其學費已詳答於從前諸問。亦或父兄並不爲入學。專爲一家同遷。省子女之旅費。亦且遨游海外。樂文明之人境。又或考訪殊俗。爲內國之改良。否則研究外國語言文字。視與研究說文廣韻相似。藉讀其書報。以求擴充調查之能力。而亦增旅邸之娛樂。凡此種種校外之計畫。均不必論及學費。因研究書報。藉以增擴智識之語文。儘可仗獨修書籍而自治。加以虛心咨詢。萬不需形式授課之教師。化去多額之修金。視乎各人之識力。有志者頗可深造。惟自修之學問。如往日之研治經史者然。儘可得名山著述之家。而不能爲操勝利於名場。欲操勝利於名場。必造入股大師之講壇。如今之入學校是也。故移家就學之學費。但述中小學子女之費用可矣。若入英國之小學。非特學費全免。而且書籍紙張筆墨。盡歸校中供給。英校最重家課。故每日必有三四問題。於下午散課時發出。以備夜間在家中作答。作答之格本。亦校中所發。吾從前已言之矣。若我國使館人員。及留學高等學生。並不悉英國小學校內容。但聽一般上流社會之論調。頗蔑視公校。且以出於公校爲恥辱。此實其階級

心過重之弊。故致飯桶之私校林立。其實普通之私校。遠不及公校之成績。近十年來。時人亦頗覺悟。故中上戶之子弟。改就公校者。亦日多一日。管理國民教育之人。亦暗將窮街之子弟。歸入一校。將上中戶之子弟。又歸一校。聊遷就於人情。雖不能顯然分別甚清。然因公校每區至多。派撥學生。主事者自有其權。不至過使就校太遠。而暗中略加分配。人亦不能有言。我國學生入校。頗有自然享得之權利。必分配於中上戶學生之校。因彼不欲以窮戶子弟之破落情態。令外人熟見也。且不若在日本欲入其公校。頗非易事。而西洋則彼負其義務。倘子女年在十四歲以內。雖為外國人。亦不准不入學校。不入公校。即當入飯桶私校。常有查察之人。在區內周行。倘有學齡兒童。查出不在學校。無論國籍外籍。一概處罰。善學校歸入自治。非為國務。自治之團體。止問住民。不問國籍。故我等賃屋而居。既出房稅。即上海所謂巡捕捐。即於區自治所內。有選舉之權。吾人不知其市法。而香港華人充議董人。詬之曰入籍洋奴。亦因其人入籍者居多數之故。曩年上海人亦不屑為之。今方知其為輸納市稅之結果。因公園書樓學校等等。皆不為華人設備完全。欲爭添議董之額。彼人已持而不許矣。若子女入中學。必有學費。平均為五十元。

一年筆墨紙張。由校中給發。書籍則有特別數種。應由學生購買。大約又需五六元一年。西洋中學。最為精嚴。凡子女能在彼中中學。從容卒業。不患無極良之根柢。且當此十五六至二十歲。最為吾人一生製造氣質之大關頭。以彼中社會之良好。子弟習尚之正當。受此四圍之感化。決不至弄出中國式青年之狀態。吾勸人移家之主旨。尤以此點為重要。所以中國學校。今日無論辦得若何良好。即使功課能駕歐美而上。亦未可定。然能有一校長敢出而擔保曰。吾校習尚。能多得西洋式之青年。吾敢斷其棘曰。因校門外之空氣。非此空氣。學校不任其咎也。吾所謂中國式西洋式者。決非指土頭土腦。或洋氣十足等等。所謂中國式。即指輕薄。佻。健。浮華。猥鄙等言之。所謂西洋式。即指翻習勇壯。誠信。快美等言之也。貽子女以善良多能之教育。較貽以產業為得計。在家得賢嗣。在國得良材。恐中國如是之社會。非有完全西洋式之人物數千百。不足改變此沈痼之社會。成此數千百之人物。端賴有數十百家之賢父兄。能有決心而移家。

### 客問

子又言中小學之學生。可組織住宿機關。湊合各親友之子弟。由長者挈之而行。其法若何。

答曰。觀於移家之情形。變通而為結伴遊學。若彼此成年。結約於朋友之間。此當別論。恐青年意氣一時之發。豈能持久。吾尚未能見此種團體。



存在於一地也。今所論者。以父兄師長之資格。教養成年之子弟以行耳。亦卽有極省之法可行。譬如有人其鄉里尊行之資格。自學一二子弟。而親友亦各以子弟相託。定其名分。爲國學之教師。俾可受其監護。且能稍理華文。

華文問題。於子弟出洋學習者。言人人殊。在我則曰。已通順者固佳。卽尙未實通者。亦未嘗不可暫拋。國家學校。必以國文爲重要。此一義也。吾人之天職。國文應當通曉。此又一義也。變通辦理。可以暫置而出洋。此又一義也。吾個人之信仰。以爲文字者。不過記號耳。學也者。由記號而得智識。無論由何種之記號。以得智識。但使智識能極高明。則其人之性情與才力。皆足造福於社會。故若果使子弟。能從容卒業於外國之中小學。從而更入大學。復卒業焉。其子弟必不爲棄材。而復自小扶植於文明人境之社會。受其相當之教育。而氣質亦十有八九。自有可觀。若復有同國老成之師長。與之相處。不必朝課夜談。困以無謂國文之功課。但稱述圖史。瀏覽書報。爲晨夕之談話。卽足利用其學校遞高之智識。相說以解。引導少年之子弟。第一當戒勿矮人觀場。若能引之使有超解之識力。自動之觀察。半年一載。可以頓悟。否則十

死笨伯。雖十年教督。亦如導龜上山。牽牛下井。勞而少功。且吾所注意於新式之子弟。必使專習科學工業。所需於喋喋自炫之文字者至少。苟此人無志大成。則使衣食於功能。較以文字媒於勢要者爲善。倘彼實命世之英。則必發明奈端之律。而或創造瓦特之機。亦不失爲宇宙一偉人也。況夫壯年成學以後。外國文且必兼通三五。何有於國文。果子弟各有異稟。其天才近於文學哲理。如其能深通外國之文理哲理。而其篤好國文。亦必出於成年後之自動。嚴幾道非亦近時一通品乎。其留學英倫時。年亦二十三矣。曾劄剛之日記有云。嚴生宗光呈文三篇。才氣頗有。而瑕疵尙多。吾爲改之。此後回國。猛攻八股。赴鄉試者八。天演論羣學肆言等之結果。皆中年以後之學力成之也。然嚴先生時代。至於十年以前。實爲舊式留學時代。其學於外國也。不必果會爲合格之學生。而國文又不通。故剛八度細仔等之嘲笑。騰於留學之界。今新式之留學。意境頭腦。皆先有讀書子弟之氣息。而在外國能爲合格之學生者又日多。故此後十年。無復再有細仔剛八度之學生。國文將無復問題。且更有一事當分明者。除文學哲理之學生外。國文當至若何程度。皆非今日父兄所

能臆斷。今日之父兄。大都尙受斗方名士干祿腐儒之毒。一若子弟非文彩彬彬。足令徐菊人張季直梁任公輩。留坐紗帽頭椅子中。不足稱佳子弟。是實老牛受累不足。誤國不足。尙欲隱驅其子弟。陷入腐敗之官僚窟中者也。吾言雖激。亦或一解。

客問國文之問題且勿論。所謂集合親友中子弟。由長者挈而聚居。其要點何在。

答曰。以移家之法。暗組一少年留學之寄宿舍。則費用可省至無可省也。譬如子弟八人。均在十六七歲以下。（偶有一二年稍長。可入專門學者夾在內。尙可處辦。）

挈此而行者。爲一八人內之父兄。齒學俱足服人。其人亦饒有漫遊海外之興會。更隨一體力俱強。忠實之健僕。以司飲食。以理門戶。其縫紉洗滌之事。可於彼中短雇一女傭。偷出門時。能得向來家中服用之忠僕。本與其妻同役主家。年事在四十內外。本不生育者。得此夫妻同往。更爲得力。今爲約計費用如左。

房金年四百八十元。

十一人假定有男女二僕。飯食。每人勻計七元一月。年共一千元。男女僕丁資二百元。

此三項由八學生分擔。每人年二百十元。聖行之長者不取照料費。故學生爲任房飯錢。此長者之零用等等。則歸自理。亦略擔道途域外。吸受新空氣之義務也。

此外每學生應需零用。及添補衣履等費五十元。入中學者又需學費六十元。則每年每人之總費。小學生爲二百六十元。中學生爲三百二十元也。此皆從寬估計。如兩僕工資。或六元一月。亦算不菲。則不需二百元。飯食七元亦可略省。倘爲習話便利起見。不帶華僕。到彼盡雇西僕。亦無不可。蓋兩僕來往船費八百元。勻計於四年之內。連原應年給之工資二百元。有四百元。又每月四元之一僕費用。亦已相差無幾。蓋西僕一僕二十元一月。一僕十五元。合計適符此數。惟略得談話利益。而飲食間不免稍費。蓋不能以中國之食飲法示外人。未免多所擲棄。故欲嚴格的省儉。不如仍帶華僕爲善。且多得兩人往吸文明空氣。亦有利益。至於寓中之家具。每生但於初去時各派五十元。已綽乎有餘。赴歐三等船之船費。其以個子高者。出全費爲二百元。個子矮者。出半費百元可矣。

中華民國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融齋客座談話全

精裝一冊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洋一元二角

翻印  
版權  
所有  
必究

著者 吳稚暉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 上海泰東圖書局

## 黑切餘生錄

平製兩厚冊 閩杭傅開裕著 定價大洋八角

昇書藉鴉片之餘毒寫社會之現形而連貫之以英雄美人其中騷變茹姜刁僕以及劣紳奸商貪官強盜無不活活畫出而復視以廉吏明師賢女淑始愈顯得英雄本色美人真情不但警醒世人之迷夢並特示人以處世立身之標準誠小說界未有之佳構也

## 芙蓉淚

平製兩冊 江山淵遺著 定價一元二角

著者江君為經學大師顯宦先生之哲嗣幼承家學著述等身多關於攷訂經史之作詩古文辭尤為擅長當南學者宗之近以其著述之餘兼及於小說凡數閱月而後成此書又一收雅奇詭誕化萬狀如行山陰之道如過五都之市及其結局終歸無成一則投身弱水一則寄跡空門聲情凄惋一字一淚讀者亦當為之泣下邇來哀情小說多矣然皆陳陳相因令人牙酸非事不足以驚人即詞不足以動目此書構劃則千鍊百鍊辭彩紛披敘事即柳暗花明天地別有奇情文兼至意態環生此書一出定必空冀北之羣貴洛陽之紆讀者宜急購一編勿失之交臂也

## 風流集

精製皮布字 李金聲著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是書搜集近今名人香躡之作如樊山寶甫等多為世未經見者加以抉擇附以說明如詩話之例實集體之大成極才人之能事讀之如親鄰澤真個銷魂凡具審美觀念者幸速購閱當以換去俗塵三斗也

## 雙墓孤碑記

平製一冊 滄海生譯述 定價大洋一角

是書敘一德賜波蘭之未婚夫妻脫難後男入英女流於比會戰戰起男應募屢戰擢至少將彈貫胸不起絕命時大呼已名與女者數女適任該處看護婦聞聲馳往而氣已絕遂殉之以身中間彼俄德之殘暴夫妻十餘年流離之慘痛不堪卒讀而其痛念祖國思殺仇敵一腔悲憤百折不撓之概不但為亡國人之借鏡即受制於強暴之弱國之國民讀此亦可藉以激發其廉立之心讀者慎勿謂為小說而忽之也